
國聞周報
第十一卷 第十五期
民國廿三年四月十六日出版
中華郵政特准掛號認爲總包立券之新聞紙
要目
我之新生活運動觀 [illegible]
關于現代婚姻問題的又一解 陳衡哲
十年前美國羅斯福發表的『我們應否相信日本？』 蔡不傑譯
甚囂塵上之日俄戰爭談 竹村譯
對整理專科以上學校兩個提議 楊振聲
一九三四年度日本的國防預算㊂ 松軒
理想中的娜拉 夏英喆
邊城㊈ 沈從文
攻：退 師白夕
執着 叔文譯

商務印書館發行

日常生活之顧問　基礎智識之源泉

重編日用百科全書

六開本布面精裝三厚冊
定價七元
現售預約四元五角
郵費包紮費各行省五角、
廿三年五月十五日截止
樣本索閱請附郵票五分

—特　色—

(1)**澈底改編**　本書體制爲益求系統明晰起見，依照材料之性質，改分爲三十編。目次大體依照中外圖書統一分類法，面目煥然一新。

(2)**材料新穎**　全編特輯最新材料增入者及編目雖同於原書而材料完全更易者，佔全書三分之一。其餘各編，均就新興事物，隨地增入。

(3)**包羅廣博**　因最新材料之增加，使內容益見廣博。凡科學、哲學、技術、藝術、歷史、地理、農、工、商、教育、以及國家、社會、家庭各方面之知識，無不賅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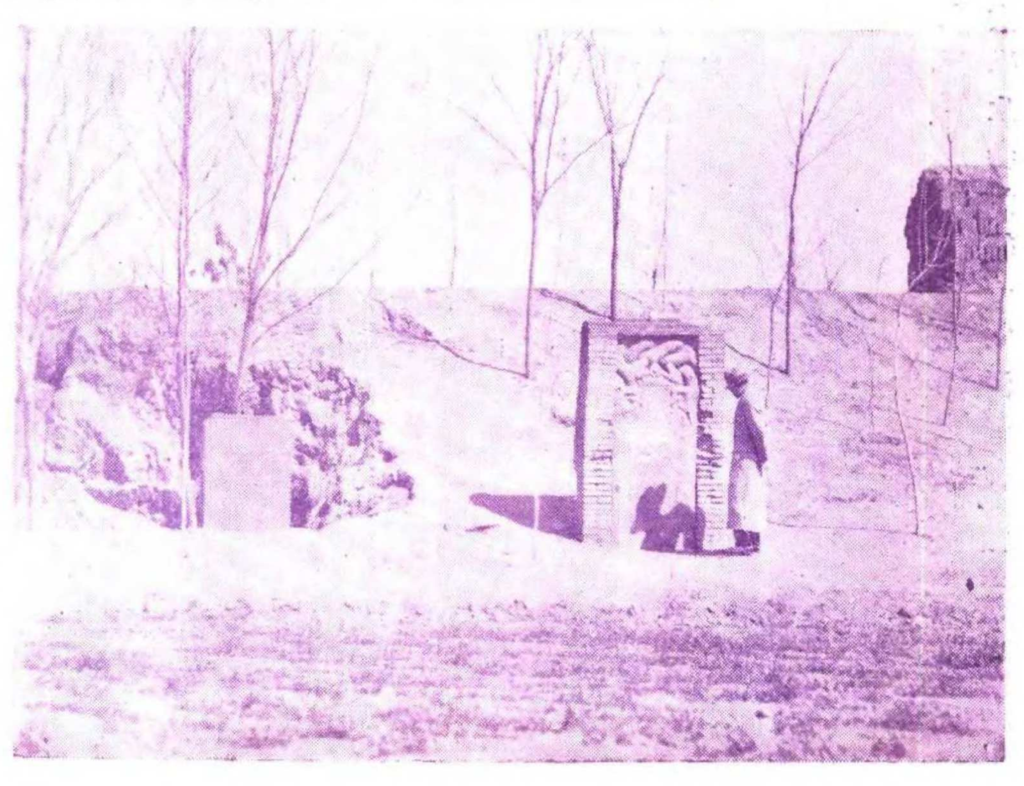
(4)**效率增高**　本書內容於力求完備外，並顧及簡明與實用，故取材側重方法之介紹。文字解說以通俗爲依歸；而原書中已失時效或至今已成次要之材料，悉加刪改，以增實用效率。

(5)**售價低廉**　原書正補編合售十元，重編本定價七元，預約祇售四元五角，極便購置。

本書總目

(1)總類
(2)哲學及宗教
(3)社會學及統計學
(4)政治及行政
(5)外交
(6)經濟及商業
(7)法律
(8)財政
(9)軍事
(10)教育
(11)語文學
(12)算學
(13)曆象
(14)理化博物
(15)醫學衛生
(16)物產
(17)工程
(18)農業
(19)家庭
(20)簿記
(21)會計及統計
(22)交通
(23)化學工藝
(24)美術
(25)體育
(26)音樂及娛樂
(27)文學
(28)應用文件
(29)歷史
(30)地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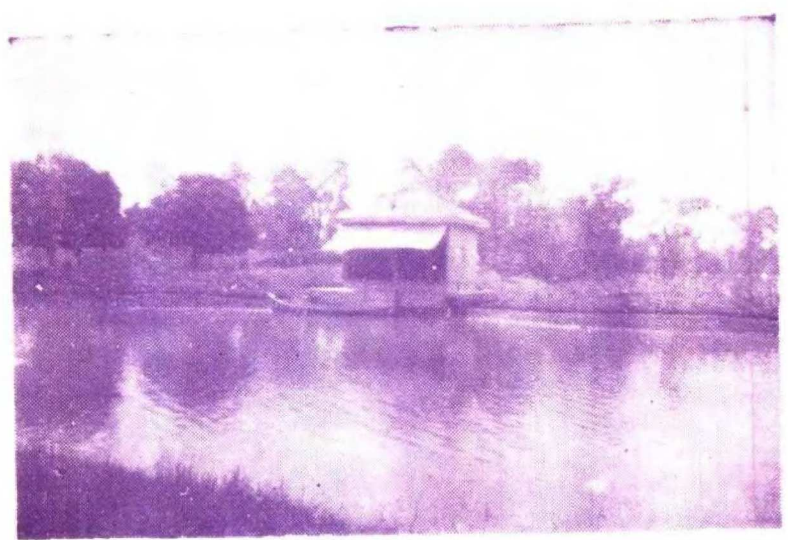
孟姜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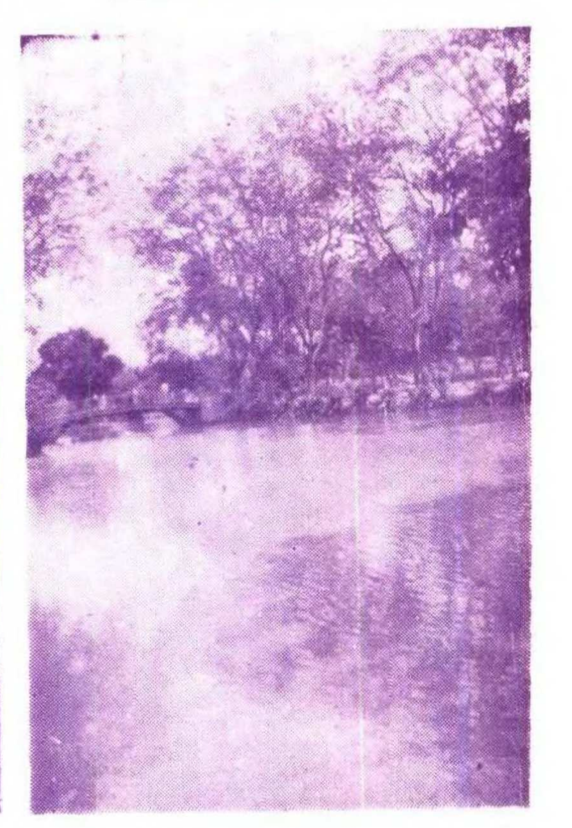
河北徐水縣有孟姜女遺跡，(上)有孟姜女浣衣塘之白塔鋪村塔，(中)白塔鋪村孟姜女浣塘，(下)孟姜女廟(忠節堂)遺址。

——趙澄攝——

暹羅風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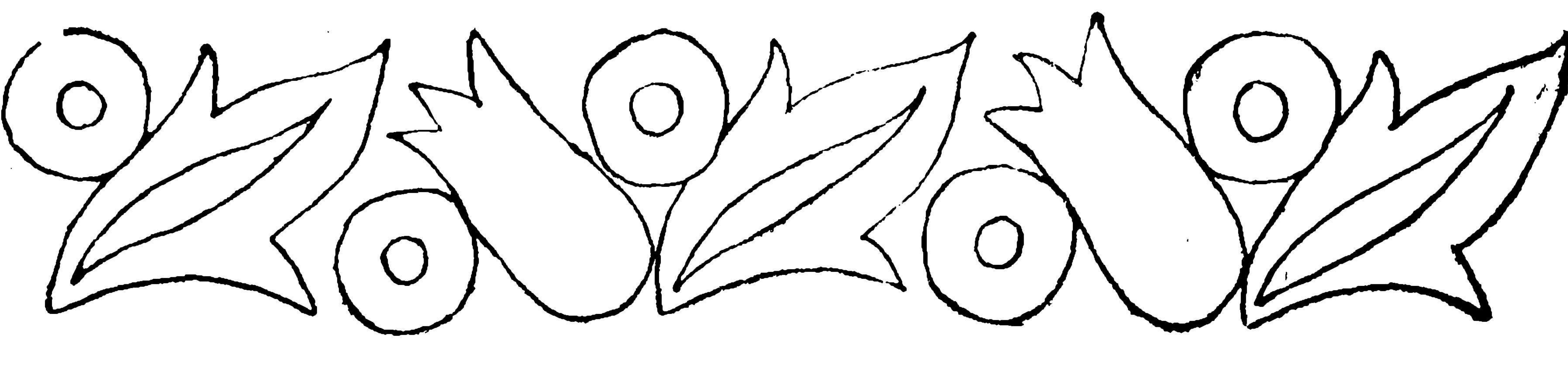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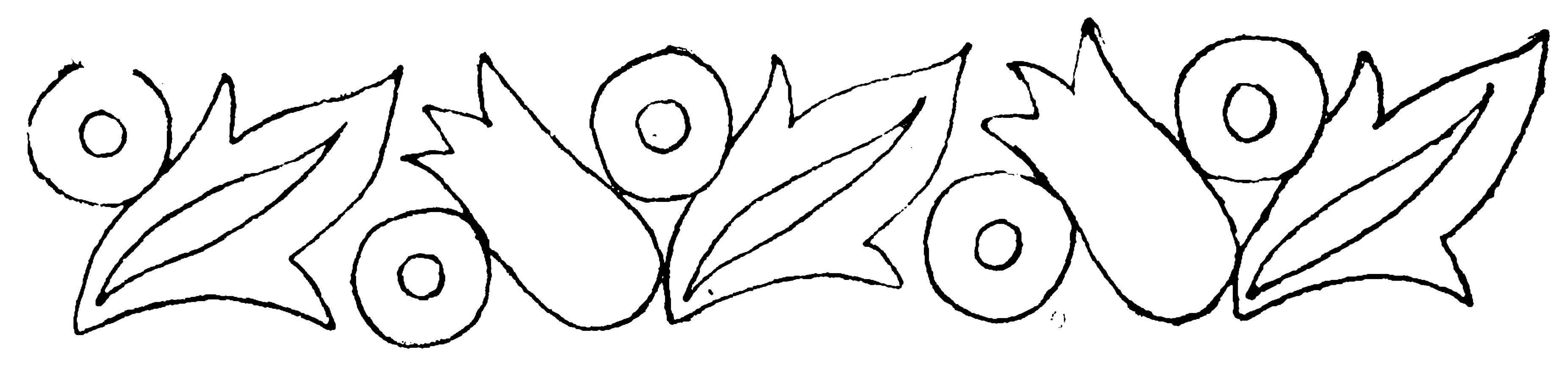
(上三幅)暹羅王家花園之風景(下)暹羅女學生参加紅十字游藝會之情形





國聞週報

第十一卷 第十五期 目錄
民國廿三年四月十六日出版



我之新生活運動觀

季鸞

近來高唱入雲的新生活運動，惹起我種種的感觸。嚴格的說：我這個人對於提倡國民新生活，資格不宜。回顧二十幾年的記者生活，就一個社會上的公人說，自己隨時經過相當的注意，反躬自省，大概沒有重大的墮落，但是論私人生活，却有種種不良的習慣。不但是不足作人模範，就連南昌所倡的整齊清潔等六樣最低標準，也還做不到。一個不規律不謹嚴的半病人，向全國公衆議論國民新生活，實在有些慚愧。

但從新聞記者職責上講，對於這樣鬨動全國的一個重大問題，無論好壞，應該表示一些意見，況且國民實在需要一種普遍的新生活運動，而我腦筋所感觸的以爲政府當局的意見，似乎還要補充。所以現在想說幾句話，供獻給我們週報的讀者諸君。不過我的話，只是拉雜而談，不邏輯，不科學，想到那裏說到那裏，但願讀者鑒其愚誠，諒其用心，那就感激之至了。

我的話有對一般同胞說的，有專對政界人說的，現在先說我認爲原則上的幾點，第一：我的解釋，新生活運動，可以說就是舊生活運動。簡單說：我主張中國人亟應先自覺其爲中國人，不是外國人！中國人應該學中國先民生活的優點，而採西洋近代科學精神，加以補充，不應該自棄中國之長，而反學外國之短。中國人應該明白中國自己的生產情形，作中國人相宜的消費，應該人人自覺對其共同的祖先之責任，寶貴他們所遺留，在現代依然可適用的實踐道德。大家要學我們先民們那樣素朴謹嚴勤勞敬愼的生活！所以我的意見，新生活運動，應該勸人們先做一個好的中國人！不要長此淪落成壞的外國殖民地人！

此次蔣介石先生提倡新生活運動，以禮義廉恥爲歸宿，這與我前段所述的舊生活運動，精神上大概相符。不過有一層，禮義廉恥的標準，怎樣決定？似乎非更有一種前提不可。教我說，就是一切要用中國傳統的精神，作測量的準繩。現在就「恥」字說罷！中國古代，不恥貧，現在習慣却只恥不富。尤其論到政界，中國傳統的文化，是讚美做官窮的。諸葛亮是聲譽最普及亦最耐久的一個典型政治家，他的家產只是一點田，一些桑，現在四川一個連排長恐怕比他還富。照諸葛亮這樣的無產，是中國政治家的普通榜樣。歷史紀載，不可勝舉。總之做官的人，結果有財可恥，無產不可恥，反而得社會崇敬。現代呢？却恰與相反，所以提倡「恥」教，一定還要從老根上講下來。

兩三年前，有德國一個著名的記者，遊歷上海，寫了一篇文章，題目是「黃昏的中國」，他在上海看了些旅館飯店游戲場，感覺到中國固有的文化精神掃地無餘，却專輸入了些西洋資本主義文明中最劣最俗的一部分，所以他的印象是中國民族到了黃昏末路！我當時讀此文，會感到深刻的悲痛。我有時想到，假若中國人的祖先們能從墓中復活，游歷現在著名的幾個都會，他們先看見多少崇樓大廈，和一些難民草棚，亂雜的並立着，街上的行人，有的是奇異洋裝，有的是襤褸布服，雜然一堆，各不相顧。華麗的汽車，在光滑的馬路上駛行着，同時却有無數喘汗薰蒸的窮人拉着一種車子奔走。他們看見他的後裔們生活如此懸絕，已經感着驚訝與悲傷。等到走進一個巨宅，金碧輝煌，都是見所未見，問起來，這些裝飾品和用具，連房屋一切材料，都是化錢從外國買來的，再問錢從何來，却依然是靠他們二千年傳下的農業。他們見此情形，已經眼淚要奪眶而出了。等到登堂入室，越看越出奇，一些人圍坐一個桌子，正弄骨牌，各人面前，都是一大堆鈔票，都銜着紙裹香烟的怪東西，聚精會神，在那裏賭，旁邊却站着或坐着不少的奇異裝束的女人，戲謔笑語，行所無事。再看裏面，牀榻之上，男女混雜，圍着一盞小玻璃燈，一個人正用一桿長竹筒吸烟，奇臭熏人，一問才知道名爲洋烟；又知道此烟害人身體，所以法律禁止了，但是多少地方，是官教百姓種，不種也要罰捐，他們看到這裏，眞氣極了。一會兒，大家給他們接風，名爲吃「大菜」，他們一入座，不見杯筷，只見刀叉器皿上都是橫寫的向不認識的怪字，問問酒價，一瓶十幾元，都是外國來的。他們眞不知道他的後裔如何這樣闊法。席散之後，忽然說要跳舞，他們以爲是先周之舞，至少也是唐代之舞，那知道在一種淫蕩的樂聲之中，看見對對男女，擁抱而行，一問這又是外國來的。他們至此，才知道中國已不是他們的中國，痛感他們一部分子孫連根腐敗了！過兩天，他們離開都會參觀各處鄉村，他們的悲痛，更不可遏止，因爲他們看出來到處鄉下人的衣食住，還不及他們的時代，他們才知道那些都會子孫的豪華闊綽都是剝削他們鄉下子孫而來。他們至此，寧願再回墓中，也不願再看下去了。我這些話，固然是瞎扯，但在情理上，却千眞萬確。中國人，尤其有地位的中國人，今日亟應該提倡及實行一種新生活。第一前提，就是要決心從此要做祖先的好子孫——好中國人！把近幾十年外國殖民地化的都會惡生活打倒！要認定這種殖民地化的生活是可恥可悲，不論何界，都要自己檢查，是否自己的行動彀一個好中國人？是否自己的嗜好習慣，不背於中國民族傳統的良好精神？我以爲不提倡國民新生活則已，要提倡，必須從這根本一點提倡起！

前面所說可以總結一句，是：新生活運動之第一原則，應該是「中國人的自覺」運動，其次再說怎樣才是一個好中國人？

我以爲國民新生活，應該以下列二原則爲標準，就是經

濟的和衛生的，凡合於經濟與衛生者，就是合於道德，就是新生活。這裏所謂經濟，不以個人為標準，是說一個人的生活，應適合於民族經濟的利益。這個原則，尤其是針對在社會上享受較優越的生活者而言。具體說：現在少數人浪費最大多數人生產的結果，釀成國際貿易嚴重的入超，一面對於破產的農村，仍不斷的加以剝削，阻礙其生產力之恢復，這種生活方法不改，中國一定要到亡國之路。我以為凡贊成新生活運動之人，應從這一點起，檢查自己，看自己的生活方法，是否符合民族經濟的利益？不符合者，就是罪惡，非改不可，不能說自己花自己錢，與人無干。南昌此次定的六項標準有整齊清潔等，這當然是移風易俗的好事，不過有些人，雖是整齊清潔，不能就算他實行新生活。比方說罷！假若一個貪官汚吏，在租界住的高大洋樓，裏面收拾得地無纖塵，穿的簇新的華貴衣服，無半點汚濁，禮節應對，都非常之好，我們也不能承認他是一個新生活運動者，因為他的生活，根本上違背了民族經濟的利益。我常想，凡是社會上較有地位的人，大概都多多少少違反了這個原則，就是工商起家的人，也要痛加檢點，高級公務員更不必論。近來有句常用的話，說是中國人以十八世紀的生產，作二十世紀的消費，這句話很痛切了，其實才說得一半。因為還有一種更痛心的現象，消費者並不是生產者。少數過二十世紀消費生活的人，他們自己並不生產，只是直接間接，剝削大多數用十八世紀方法生產的人們所生產的結果，所以陷到近年這種頹於破產的經濟危機。我奉勸一般較有地位的人們，若果贊成改造生活的運動，應該先注意這一點。就是務必把自己生活程度，緊縮低降，和一般人民無大差別。凡洋式闊架子，一概打倒，務必節約財力，減少入超，以供獻到生產方面。關於此點，蘇聯現狀，就值得參考。莫斯科市中沒有一輛私人所有的汽車，稍為精美的裝飾品，市中就購買不到。這固然是國家統制出入口，政府有強制力使然，但一般俄民，並不反抗，這可以證明是理解政府的政策，知道擁護民族經濟的利益。他們如此刻苦十幾年，才有今日的工業建設；中國每年有五萬萬兩以上的入超，這種情況下，怎樣建設？所以現狀的推演，一定非到大破產之日不止了。我主張各人自動的檢查，凡奢侈消耗品，務必不用，苟有國貨可代，務必用國貨，洋架子一概打倒。譬如坐汽車，應該限於職業上或事務上有必要之時，中國既不造汽車，又不出汽油，私人擺架子，有甚麼體面？凡那些在各處租界過最高級歐式生活之人，和一般同胞生活對照一下，慚也不慚？即使是用自己掙來的錢，也是犯罪，何況官吏。我從前在本報上勸人戒紙烟，也是這個道理，紙烟當戒，鴉片海洛因更不待論。諸如此類凡是違背民族經濟的消費，應自動的一概打倒，凡照這樣生活的人，就算實行新生活的原則，然後再責以清潔整齊迅速確實等項的標準。社會上應該赶緊普遍的養成風氣，對於豪奢不顧民族經濟利益的行動，應該都認為可恥，加以深惡痛絕，這種清議制裁的力量，我相信是很重大的。再說第

二原則，前者可稱為節儉的運動，這個可稱為健康的運動。就是說凡利於健康的生活，都是好生活，也就是新生活。我對此點特別願各界人注意的，除過拒毒之外，還有戒賭。中國社會，最消耗精力的惡俗莫過於賭，尤其是麻雀。因為麻雀太普及了，從都會到內地，徹上徹下，都有此嗜好，這賭的惡風不除，中國建設一定不成。因為弛廢時耗財消磨精力，有賭癖的人斷不能成偉大事業。近年常聽見有因打牌殞命的人，所以嗜賭太深了，等於拚命，這樣拚命，太無價值了。而且有害於經濟者甚大，嗜賭的人，根本上不能有預算，一切奢侈浪費的行為，多半與賭有關。所以我以為新生活運動之兩大禁忌，應該是拒毒與戒賭。此外凡有利於健康的事，都是與新生活之原則相符的，東西洋一切體育上的設施，都可以倣行，這與中國先民的教訓完全一致。性生活應該謹嚴，也是為健康與保種。

最後有幾句話，想特別供獻與政界諸君。最近的新生活運動，是蔣介石先生所倡導，據我觀察，他的本意，簡單說，是希望全國民軍事紀律化。記得他最初的講演，曾有此意。這種希望，我甚表同情，因為與我所述的三原則相符。全國軍事紀律化，是中國人的自覺的運動，同時也當然是節儉運動和健康運動。不過看蔣先生的意見，以為新生活運動，不便強制執行，所以只能倡導一般人隨時可行的若干最低的標準，以為改造國民生活的起點，他的希望，應該不止於此。我常想，轉移社會風氣的樞紐，在政府，在文武大官。中國人在官治下二千餘年，對大官特別尊重，所以對大官的行動，也特別注意，報紙儘管不登，社會自有清議。中國先民傳統的習慣，是歌頌清廉澹泊之政治家，同時假若政治不能澄清，社會風氣，定然隨之而陷於汚濁。尤其在國難嚴重的今日，一般文武大官，必須畏天敬事，自己過最謹嚴勤慎的生活，才能喚起人民的同情。近年國民政府執政以來，自然有若干的新氣象，然而一部分高官的生活狀況，從人民眼光看來，較之從前北京時代，並不見改良，這是叫人們最痛心之事。現在政府領袖們，既提倡新生活運動，一般高級官吏，應該都自己檢點一下，是否足為人民表率？是否自己是一個好中國人？假若一般社會只可先施行六項標準，高級官吏，便應該比一般人民，還要拿更高的標準規律自己！我和蔣先生在這六七年間，見過幾面，都是匆匆的。不過我的印象和間接所聞，可信他是一個有毅力有熱心的領袖，尤其自九一八以來，他這種艱苦支撐的精神，感動了一般軍人，才形成目前統一粗成的局面。所以他提倡新生活運動，是有誠意的，因為他自己是一個實行家。不過我覺得只他這樣提倡還不彀，至少國民黨全體幹部，都要表現出來是新生活的實行者，纔能鞏固黨國的信望。所以至少一部分有鉅產和荒唐愛玩的人們，應該自己反省一下。



關于現代婚姻問題的又一解

陳衡哲

在最近一期（第十二期）的國聞週報上，讀到李長之先生的『中國現代婚姻問題之實際上的癥結』。我對于李先生的意見雖然有相當的欽敬，但對于所謂婚姻問題的癥結，乃在『男子之賢妻美妾的兩種要求集中于一人的不可能性』之上，則殊覺不能贊同。因感到李先生態度的嚴重，以及他對于這個婦女問題的同情的關心，——雖然初看上去，似有侮辱女性的嫌疑，其實並不如此——故忍不住要把我的意見寫出來，請李先生和讀者們指教。

李先生說，男子對于女子有實用的，和詩意的兩種要求，這一層是我很可以同意的。我所不敢同意的，第一是李先生所標出的賢妻美妾的分別，第二是李先生所標出的舊式婦女與新式婦女的分別。現在先說第一點。

據我所知，則在舊式的社會中，妻也不一定不能給她的丈夫以『精神上的調劑』和『事業上的慰藉』；也不一定沒有『容貌，口才，和聰明』，如李先生以為美妾的條件的。而妾有時也未嘗不能『治家理財，養育子女，和烹調縫紉』。反過來說，妻也儘有不能治家教子的，妾也儘有粗魯醜惡的。所以我以為所有美醜，賢愚，巧拙，善惡，之分，也很難以妻妾為界限。不過在舊式婚姻制度之下，在重視門閥的標準之中，妻的才德的程度，有時容易比妾的為高；而妾則因為係自己選擇之故，合意的程度，也有時可以比妻的為高，如是而已。

但所謂合意，也未必果如李先生所說的那樣理想的美滿。這在袁子才先生尚且要感到一生求之而不得，何況在一般普通的男子？比如說吧，在我所知許多會長之妾之中，實在很難找到什麼理想的美點來；她們有的在相貌上，口才上，聰明上，還遠不如他們的太太們。這些妾的唯一優勝點，依我看來，似乎只有年輕的一個情形。固然，我對于這件事觀察的印象，容許與李先生的恰正相反：他的偏于理想化，而我的卻有點偏于殺風景。但這豈不正可以證明，李先生的大前提是缺少了普偏性嗎？故我以為，李先生之所謂合意，也不過是因為擇妾的一件事，在他的本身上，多少能

帶有一點自由與浪漫的色彩，故牠能使一個男子在情感上過一過癮能了。牠的眞實用處，恐怕還仍在那個簡單的生理方面；雖然能享受到李先生所指出的艷福的男子，我們也不敢說絕對沒有。

關于新舊婦女的差異，則在申說我個人的意見之前，似乎還應該先有一個新舊的界說。我的所謂新，是指受過相當教育，明瞭世界大勢，有充分的常識，獨立的能力，與自尊的人格的女子。我的所謂舊，也不一定是目不識丁，粗老媽一樣的婦女。她們中間，不但儘有受過教育的，並且多才多藝的也未嘗沒有。但她們與新婦女比起來，却有幾點根本上的不同。其一，是她們的依賴的人生觀；其二，是她們對于新時代常識的缺乏；其三，是她們在智識技能上的缺少擅長。假使我的這個界說能够成立的話，那麼，我想許多李先生以爲舊婦女的美德，容許我的所謂新婦女也能有；而李先生所說新婦女的種種缺點，也就不能那樣輕易的加到我的新婦女身上了。同時，李先生的所謂新婦女，似乎不過是新社會的一種病態，我們不但可以不必驚訝，並且也可以不必悲觀。只要那些能自尊自愛，有人格，有能力的眞正新婦女，能在社會上多多的出現，那麼，日光照處，爝火自熄，還用得着我們的憂慮嗎？

我且用我的經驗與觀察，來證明我的這個意見。在我所知的舊式婦女中，老輩的暫且不提，單說與我平輩的，則如李先生之所謂能治家理財，與教育子女的人，亦是誠哉不易多見。在這類家庭中，有些固然是整齊嚴肅，雖然古老一點，却尚不失大家風範。但有些却並此而無之，我們所見到的，只有嘈雜與混亂；我們所聽到的，也只有孩子叫鬧聲，叫喚老媽子聲，打麻雀牌聲，太太的脚跟在地板上打鼓聲，……這難道是治家？這難道是敎子？反過來說，凡是我所認爲較新的女子，倒有十之七八是把母職看得天樣大的，有十之五六是把管家看做地樣重的。她們的家庭，也有十分之六七是走進去像個樣子的。雖然還有十分之三四我所說的新女子，不能治家，不知敎子；但她們之所以如此，舊鬼却也不能不與新鬼平分其責！我曾親眼見過幾個新女子爲舊社會所腐化的情形。容許這並不是李先生所慨嘆的焦點，但我却相信，一個沈湎于賭博的腐化了的新女子，她墮落的程度，並不弱于一個沈湎于跳舞揮霍的奢化了的新女子。

因此我相信，無論是新式或是舊式，一個眞正的理想妻子，是應該兼具有李先生所指出的賢妻美妾的兩個條件的。這一層李先生當能和我同意。我們所不能同意的，似乎是在一個女子能否兼具這兩個條件之上。李先生是相信她不能

的；而我却相信，這樣的女子，在新舊兩種社會中，都不能說沒有，雖然她們的數目並不多。不過這些少數的賢良女子之能成爲理想中的妻子，却又需要社會與男子們的幫助；而這種幫助在現實的社會上，似乎又很缺少，故她們的美點使不得不偏華到一方面了。

在舊社會中，這種兩者兼全的妻子的不易實現，大部份須歸罪於社會，與不自由的婚姻制度。而在新社會中，這個理想不能實現的責任，則又不能不放到一般青年男女們的肩上去，尤其是青年的男子們。因爲他們是鑄成青年女子人格的一個大勢力，猶之青年女子之爲鑄成男子人格的潛勢力一樣。故當一個男子在選擇妻子的時候，自己若沒有一個高尚的標準，則結果便逃不了那同聲相應，同氣相求的公律，無形中爲社會鑄出一個妾化的女子世界。試想，爲了要得到丈夫的憐愛，一般的女子們既可以自己戕殘肢體，經過千餘年之久，她們還有什麽事不肯做的，除了特出的天才之外？因，在新式女子中，便不期然而然的產生出許多單具有妾的資格的人才，如李先生所慨嘆的了。所以我說，在這一方面，男子們靠了他們的引吸力量，正可以來幫助我們糾正這個可悲的傾向。不然，求仁得仁，落得一個大家活該，我們能怨誰？

還有一層，在『實用』和『詩意』的兩個條件之上，一個理想的妻子，似乎還應該具有一個超乎這兩者的條件，那便是，一個在人生大道上的同情伴侶。缺少了這一個條件，不但女子不配做一個好男子的妻子，男子也不配做一個好女子的丈夫。據我所知，這類的夫婦，在新舊社會中都未嘗沒有，但由自由戀愛而結婚的，數目却更大得多。我的這個觀察雖然不能代表一般普徧的情形，證明自由結婚都是美滿的；但至少他應該證明，自由戀愛式的結婚，不一定叫你得到一個妾式的妻子，或是離婚的下塲，雖然這兩種情形也很普徧。

所以我對於李先生所說的，『現在的女性，也顯然是只有妻妾兩種資格中的一個。舊式的女子不能夠給男子以精神上的安慰，沒有智識配作爲男子知心的密友。新式的女子却又單知道玩，知道揮霍，治家是茫然的，也不耐煩。』認爲是一個根本的錯誤。第一，是因爲一個人的人格是各種成分交互錯綜而成的，我們那能說，所有的女子不是山羊，便是綿羊，是五十分對五十分的那樣黑白分明呢？第二，是因爲實際的情形與觀察告訴我們，新式的女子，也不曾個個妾化了。她們中間儘有許多人，不單單做到了『賢妻美妾』的地步，並且還能更上一層樓的，成爲她們丈夫的北極星與指南

針呢！第三，是因為李先生所指出的癥結，雖然也有牠的理由——我們當然得承認那厨役式的舊太太與舞伴式的新太太的存在——但牠的存在，乃是社會上的一種病態，而且這個病態的存在，男子們也負有一部份的責任，如我在上面所指出的『求仁得仁』的一個情形。我們豈能專憑了這個病態，而且是可以用人力來減輕的病態，以為判斷婚姻問題前途的根據！

不但如此，我以為許多婚姻的糾紛，以及由此而引起的社會上的種種醜惡現象和問題，封建式的人生觀乃是根本原因之一。一個女子的聲望，地位，以及社會上對她的種種待遇，若能像有些男子一樣的完全憑靠着他自己的人格與才學，——我說『有些』男子，為的是大部份的男子也還不曾做到這一步。比如父蔭子，兄蔭弟一類的事例，豈不正與夫蔭妻一樣，是一種封建的遺孽？——而不專憑着她的丈夫，那麼，我敢斷言，許多女子將把她們的精神才能，用來栽培她們的人格與才學，而不用來『妻化』自己了。讀者倘疑我說得過分，但請睜開眼睛看一看社會上的許多所謂貴婦人，名夫人，除了幾位有自尊心者為例外，她們不都是我的最好辯護嗎？所以我們假如要在根本上去消滅李先生所說的那個『妻化』的情形，除了消滅這個『妻以夫榮』的人生觀之外，還有什麼旁的方法呢？

至於李先生因眼見現代婚姻的糾紛，轉而感到對於不幸的兒童們的同情與悚懼，則我除去同意與代替那些可憐的兒童們敬致謝忱之外，是沒有第二句話可說。

總而言之，婚姻問題乃是人生最重大而又最根本的問題之一，無論人類進步到什麼地步，只要男的是男的，女的是女的，在那生理上的需求與吸引，遇到那心理上的衝突與隔膜時，問題便不得不成立。何況在現代婚姻制度之下，尚有許多旁的分子，如經濟，職業，子女，社會上的要求等等，來與情感平分著青年男女的生命？故我們的注意點，似乎可以不必在問題的有無上，而在如何使這個問題藝術化上。藝術化能把一個痛苦的問題，變為一個有趣的問題；牠能把一個障礙我們走路的高山急流，變為一個可以供我們攀涉與欣賞的山水勝景。試想，假如人生沒有了問題，生命還有什麼趣味？第一，是在能把牠的種種問題藝術化；第二，是在能用詩人的心情，與藝士的手腕，來解決這些問題。人生一切問題都該如此看，但婚姻問題尤該如此看。我希望青年的男女們，能靠了他們影響彼此人格的大力量，像一位藝術家的努力於他的作品一樣，來努力鑄造一個自己及對方的優美人格，一個高尚的社交標準，和一個詩意與實用兼全的男女結合。

附言　婚姻的癥結，本是一個多方面的複雜問題。本文但就李先生提出的各點為討論的範圍，其餘只好一概從略。請讀者們原諒。

十年前美國羅斯福發表的

「我們應否相信日本？」

蔡丕傑譯

> 本篇原文登於一九二三年七月的美國亞細亞雜誌(Asia, July, 1923)。今年(一九三四)三月，亞細亞雜誌又鄭重的把原文刊出，以示十年前曾任美國海軍次長的羅斯福對日的態度。文辭極為婉轉，對於日本誠惶誠恐，絲毫不敢冒犯。羅氏現膺總統榮任，前後對照，這篇文章更有一讀的價值。——譯者。

事實已證明戰爭給與我們的只有金錢的耗費和物質的破壞，為什麼許多美國民眾當他們想起『日本』或『日本人』的時候，必定聯想到戰爭，而許多日本國民在思想上也取同一的態度呢？這種神經過敏的和互相猜忌的心理的由來，我們姑且不管，只問在今日情形底下，究竟能否容許其繼續存在？

我們應當注意，直至一八九八年美日尚能維持其友好關係。近代西方文明曾打破日本人『閉關自守』的思想，他們竟也樂於遣派留學生來美接受新式的教育，其中如去年在日本招待其美國同學的 Admirol Uria，亦曾肄業於美國海軍學校(U.S.N.A.)。在商業上說，兩國也還不是居於對壘的地位，軍事上更無多大接觸，就說當時在加利佛尼亞的日本移民也不算多。

但是幾年來，兩國間人民的互相猜忌總是免不掉的。當一八九八年，美國國旗在海外殖民地首次飄揚的時候，『帝國主義』在太平洋兩岸便成了新穎的名詞。美國海陸軍界即刻有關於怎樣防禦新領土的討論，報章爭相刊載，這聲浪霎時鼓動了全國。反對「帝國主義」的人便以日本的野心為警語，來支援他們的主張。日本方面呢？自覺在他們的南庭隱藏着一個西方的潛勢力，便利用外交政策的變更，猜忌美國在美西戰後的新發展，從事於鼓吹海軍擴充的必要。

十年來，兩國的海軍軍備，和在太平洋上的商務，確有驚人的發展。一九〇四至一九〇五年間，日本打敗俄羅斯，朴資茅斯和約(Peace of Portsmouth)使日本在朝鮮及滿洲的侵略益形尖銳，鐵路建設愈臻完備，工業品愈得暢銷。在太平洋東岸的我們，難免有了商業上的妒忌，加以政治上的奮興作用，使這情形更為緊張，遂有了『日禍』這一個名詞。

自然的，兩國間的戰爭，隨時都有發生的可能了。那時除了華盛頓的行政機關外，美國人民還不知道合衆國在一九〇八年初夏的某十天內，為了日本送來的哀的美頓書，曾經有一度嚴重的考慮。一九一四年的歐洲大戰，在那時還未曾惹人注目，而美日戰爭的臆斷，早已風起雲湧。歐美负

眞報紙更昭示其僅時間問題耳。時至今日，預料的戰爭已不像以前那麼嚴重，而雙方人民尚不能擺脫舊有相互猜忌的習慣！

時候已經到了應該改變我們從前的臆斷了吧？過去的緊張，完全是新的問題和新的形勢所產生的結果。大凡在國際關係上，每一件新的舉動都容易惹人猜忌。我們還記得一九一四至一九一五年間，爲了日本海軍在太平洋上的經營，激動了英國和澳洲間的恐怖；最近基瑪爾領導下的土耳其民衆的愛國運動，和Levant地圖的更改，又使歐美人士徬徨終日，所以美日年來的互相猜忌是很自然的，並沒有一個具體的原因，只爲了新的形勢產生出來所不能避免的不安而已。要解決這問題便應當注意到這些不安現象能否設法解除，而以新的觀念代替？說明白點，兩國人民此後的思想能否以和平爲出發點？

第一個答案，——或者是最重要的——，便是一九二一年的華盛頓會議已暫時限制海軍的擴充。要實現偉大的海軍計劃非財莫舉，這在日本更其重要。所以目前海軍主力艦競爭的暫時受擱置，已使人心略略鎮定。

照我的意見，華盛頓會議還有另一方面被人忽略而實際上對於太平洋上兩國將來的關係是很重要的，即所謂海軍戰鬥力的均衡。一八九八年以後，美日兩國的海陸軍將帥，除注意德國在西半球的侵略方式外，還耗費時日，致力於戰爭主要問題的探討。依我所知道的，當時美國的海陸軍部和軍政部更潛心於菲律濱羣島的防守問題。當時的見解，以爲美國屬島，距離大陸既遠，且在太平洋沿岸，又乏適當的根據地，一旦日美戰爭，菲律濱羣島必難保無虞。十年前，當潛水艇和飛機母艦還沒有今日之進步的時候，而日本的艦隊更遠不如美國一半的實力 ，軍事家已深知美國在亞細亞海面雖佔優勢。 雖然在馬尼拉港的Corregidor島上有了相當防禦，可以不致有一八九八杜威艦隊長驅直入的重演，但假如呂宋島沿岸的任何重要地點，一經日軍侵駐，我們的海軍有什麼把握呢？海軍競爭如這樣繼續下去，我們的負責長官也定必繼續從事於美國在遠東屬地的防守計劃。這計劃在每年呈送國會的財政預算案裏可以證明。

一九二一年的華盛頓會議，已限制或至少可以說變更這一類的工作，三巨頭對於海軍條約的修改，便是這海軍新動向的開始。此後十年中，美國海軍之於日本，將約略爲五與三之比。美國又同意在菲律濱或關島不添置砲台。所謂『添置』，實在是婉轉之詞，因爲現有的砲台是算不得什麼的。

記得幾年前，我們這邊高明的政治家們已深信日美一旦發生戰事，必陷入一種相持不下的情狀。使美國能堅守菲律濱固屬非易；使日本能越重洋而東侵則更爲勢所不許。又假如以我們倍於日本的海軍，兼以充裕的財源，而實際上不能與日本以威脅，則日本軍事策士可以高枕而無憂了。我們還要記得，這是指當日沒有潛水艇和飛機母艦的時候，遠渡大洋的襲擊遠不如今日之困難。無疑的，今後的戰爭必定取決於國內的經濟狀況。在這一方面，美國是常佔着優勢的。

但是，人民的意識還沒有進步到能夠了解這種形勢。歐戰時，國人對於德日在墨西哥和阿拉斯干海面秘密聯謀的可能性曾經受過一番虛驚。所以我們可以斷定，如果一九二一年以前的軍事形勢早成僵局是事實，那末，日美兩國人民之關於此種形勢也是事實。

十年前，海軍專家告訴我們，一個艦隊離開祖國而遠涉重洋必定要損失四分之一或三分之一的戰鬥力。這斷定在十年前如果是確實的話，在今

日更毋庸選擬了。因爲近年來潛水艇和飛機母艦的進步，致使主力艦（如無畏艦或巡洋艦）難免受了牽制。十年前我們的軍事專家尙不敢相信倍於日本的美國海軍能够堅守菲律濱，那麼，在今日僅爲五與三之比的美國海軍更不足道了。何況便於近帶掃射的新式器械的進步，亦非十年前望塵所及！一九一四年日本如誤信從墨西哥或直貫太平洋可以威脅我們，在今日，他們的軍士應及早丟棄這種夢想而緘口無言了。

一九一四年的各種預言，既未能實現，大約沒有人要更進而試談日美僵局的將來和結果。上文說過，這種互相仇視的思想繼續了一兩年後，經濟狀況便是解決這問題的重心。

試看這一幅圖畫：美國和日本，距離四五千英里，隔着絕少人跡，廣袤無邊的太平洋，高明的人或許要究問兩國人民的競競業業，究竟爲的是什麼？撇開了國計民生而侈談戰爭究竟以什麼爲代價？或者從消極方面說，維護侵略主義的政客們可以大施其縱橫捭闔的手段直至雙方或某方精盡血凋，以至於死亡。日美國民若能覺悟這種挑撥戰爭的心理已失卻效用，且帶不來補救的方法，那麼，雙方或者可以另避新局面而放棄舊有互相猜忌的習慣。

一年半以前，華盛頓會議的海軍公約告成。英美日三國同時批准。法意雖未加入，但英美日三國都默認這公約應同樣發生效力，像是五強一同批准一樣。英國對於本約固已盡量協作，雖然近傳英國有增加主力艦砲位之舉，但事實已證明這謠言的無稽。日本呢，也改換了過去的策略，對於本約不但能在文字上恪守，且能維持條約的精神。原敬首相在遣派代表赴會的時候，曾鄭重聲明這是日本對世界重立信用的機會。在繼任的加藤內閣領導下，政府更不放鬆這機會。日本的表示信用並不是件容易的事，因爲在華盛頓會議中，日本代派所簽押的條件多少總有點損傷他們的聲譽，他們的尊嚴，和他們的政治野心。

至關於主力艦的裁廢問題，日本更有特殊情形，我們知道加藤是日本海軍的創始者，在他當三海強之一的代表時他是受迫贊成海軍軍縮，但不久後，他當內閣時，又不得不顧及國家大計。加藤和他的閣員，在足以威脅他們的強敵當前，爲維持信用起見，只得忍氣吞聲，廢除他十六年來苦心經營的計畫。

加藤已證明自己能够實踐所約了。裁廢戰艦在日本是比美國實行得早。有了歷史背景的海軍根據地旅順，久爲日本全國人民所重視，現在也業已放棄，而在日本大陸的舞鶴，亦經把砲台刪除。事實上，日本已實踐他們的契約。

一九二二年七月二日，日本把駐紮在漢口的五百名軍隊撤退，同年十月二十六日又放棄了在西伯利亞的權利。一個月後，大約是十一月二十二日，在西伯利亞 Russian Island 的無線電台也撤掉了。今年一月一日，日本又放棄了所有在華的郵政，除了在南滿鐵路線內的一部份。這些都是根據條約實行的。

我們還記得中國代表在凡爾賽，爲了日本強要承繼德國在山東的權利而拒絕簽字，日本也爲了這件事而躊躇。山東問題是二十一條的要點，日本硬要把牠附在和平條約裡頭。但是一九二二年十月十四日，日本退出山東，把所有的交還給中國，以維持在華盛頓會議的信用，這件事驚動了世界聽聞，更使中國人瞠目咋舌，只有鐵路共管還是繼續着，所以有了中國

人民抵制日貨之舉。雖然如此，事實還是告訴我們加藤內閣在山東的措置，和加藤大臣在華盛頓會議所簽約的並不會背道而馳。

可惜我們的政府並不能使國人都了解這件事情的重要性。我國人民關懷此事的還在究問日本有沒有在進行他們在大戰後宣佈的海軍計劃，假如上述的事實能夠隨時公之國人，人們的情感將有怎樣的變更！我們的政府如早能把虛耗於造成誤會的高談自家政策的精力，用來闡揚這多少有點救藥的消息，則於吾國精神上和物質上當有所裨補。美國曾有一時是相信外交公開的，這精神換之目前事實，似乎已掃地無餘了。

美國對裁廢軍艦的停頓可以說是華盛頓會議不能具體成功的要素。加藤在華盛頓會議的決心曾引起海外的欽佩，即在加藤內閣領導下的日本政治動向，也不但是日人信用的表示，且是昭示世人以前此的各種謠言已不攻自破。

現在，讓我們再來看看美日在中國的利害關係，似乎也有相當進展。日本自維新以來，日醉心於中國的瓜分，經過這次歐洲大戰，這念頭已無形取消，這時候，美國因為沒有擴張領域的野心，常被稱為中國的好友，親中而非親日的觀點在日本更其普遍。雖然在今日『門戶開放』已為大衆所公認，且經華盛頓會議所担保，而美國亦以此和『門羅主義』為其外交標榜，但同時我們也承認日本對中國市場和中國原料實際需要，在這裏我們又可以找出雙方舊時思想應行改變的明顯理由。

最後一點，便是日本在美國的產業和移民問題。提到這問題時，難免要激起雙方沒有理性的情感。美國人和澳洲及加拿大人一樣相信白種人和東方民族的血統混合，於美國將來的民族性是有妨礙的，這種見地，自然有傷日本和其他東方民族如中國印度和菲律濱的尊嚴。這種信心聯帶使美國人反對外僑或混種遺族在美國據有大宗業產或土地。坦白說，他們（美國人）不甚懂不同種族的移民為國民，更不甚懂沒有國民資格的人有了土地的主權。

反之，在東方情形也是一樣的。我不敢相信美國人，現在或將來，會固持要混入東方國家，傷害他們血統的純粹或冒損他們國民享有土地的特權。美國人對於這方面的公意我敢担保其誠懇。自然我們不敢苛求東方國對我們要有更好的待遇，或更寬的限制。這種趨勢，這種彼此相待的傾向在將來不管將與默認或將繩之以法， 目前的空氣總算已不會再惹起國際間的互相仇視。

除此以外，還有能使舊時互相猜忌的態度繼續的原因嗎？是的，兩國間在太平洋上的商業競爭也應當顧慮到。研究國際關係的某一派人曾誇言商務競爭為國際糾紛的主因。我個人是深表反對的。固然我們不能否認許多戰爭是源於商業競爭，但也有很多是基於民族的互相猜忌，基於純粹的軍備的擴充，基於宗教的信仰和國內糾爭的，沒有一條定律可以概括戰爭的原因。過去百十年中，英美在各方面的商務競爭非云不烈，然雙方竟能維持長時間的和平。

固然，在這情形之下，美國或者要繼續發展在太平洋上的商務，但是太平洋上南北疆域市場的廣大，已盡夠我們和日本將來無窮的發展了。在一國之中，合作如果比較互相摧殘的競爭能夠有益雙方的話，那麼國與國間又何獨不然？而且，日美兩國直接交易的商務近來更有可觀。去年日美貿易總數是超過美國與東方其他國家貿易的總數的。美國出口的主要產物

如油，棉花和烟草，日本已非勁敵。在工業品方面，特別是比較便宜的種類，日本因為價格的低廉和政府的補助無疑的可以暢銷於中國內地。但同時高貴的美國工業品也能維持在華的市面，因為中國人是喜歡高價的東西的，所謂我們在外商業的競爭僅只我們對於如何適應海外市場的需要的研究而已。

最後，我相信我們這些猜忌的原因應及早解除。不過事情並不這麼簡單消極是不夠的。舊時的思想習慣解除了以後，必定要有新的代替。這次歐洲大戰的結果，美國和日本在物質和經濟方面的收穫比任何國家都來得充裕。兩國兵力的損失可謂極少，而對於世界市場及國家財源可謂日形增進。兩國內債雖多，而國家財富的增進可以補救，銀價和國家收入又極穩固。總之，兩國的經濟狀況可謂至少已達出入相抵的情景，以視其他國家的困苦艱難，眞可以自幸。一般人主張經濟充裕的國家對於世界復興應負重大責任。不管這主張仍舊是一種自私，或者是出於為人類全體謀幸福，總之，渴望囂囂塵世早日安寧的聲浪已是莫可遏止了。

美國應該不應該參加這為人類全體謀幸福的偉大工作？假如我們承認應該的話，我們還要更進一步問，『我們要獨自負擔這種工作，或者可以找到一些帮手？』這一件偉大工程，普通文質彬彬的政治家們或將袖手旁觀，我們如跟他們一樣，這工作無從着手，完成亦無日。我以為南美洲應該參加這工作，英國各屬地應該分一分勞，而和我們並着肩兒走的日本更應助一臂之力。假如我們不再追詢過去，而對日本相信其能同心協作，致力於新世界的建設，則我們將更進一步來担保世界的和平。

一九三四年三月十九日譯於福州，協大。

日月食週期的新發明　（芸）

陳鐸士先生的「秦末漢初之正朔閏法及其意義」，誰知本期又無續稿。這在讀者應該是一個失望；陳先生在這兩星期中又給中國學術界產生一個重大發明。茲節錄陳先生給編者的來函如次，以告慰讀者：

……續稿未能寄上，為歉。其故因新稿本已草得不少，初時以為可以及時趕完一段，故亦無須報告「交白卷」。不料在研究過程中往往發生其他問題，而此等問題又須從事研究；費了若干時日研究有得，舊時所已研究得的事實或所草得的文稿却須排在後頭，致前時已成的成績一時不能發表，而臨時不幸(?)事件——臨時宣布交白卷——乃忽然發生矣。不過此種事件愈多，則中國愈有希望，故亦無須惋惜。今決定此期不發表已成之稿，將舊稿再加整理，加入新材料，從新布置，歸下期刊登，其節目為「三統曆與四分術之比較」，「因三統術涉論新城新藏與飯島忠夫的爭端」，「中國人就不會發明日月食週期嗎？」（第三項附有鄙人的發明）以上數項，下星期准能交卷不誤。……



西園寺剪影

（樵）

西園寺在日本政界的身分，可說是斗山望重，一時無兩了。他是溝通日本新舊時代的一位開明政治家。日首相齋藤因議會閉幕，已定今日前往興津晉謁，就商今後日本政局，以及對外種種重大問題。此老眞不愧為日本政界的重鎭。關於他的生平，在這裏約略地介紹一下：

西園寺公望生於一八四九年，現年八十五歲，系出名閥，是德大寺的次子，給西園寺家做了螟蛉。西園寺的祖先在平安朝公（公元七九四至一一五九）曾經做過大臣，並且尙過主，那是一個昇平朝代，社會風尚，趨向紛靡，而詞章音律，也極一時之盛。

青年的西園寺，既然出身在巨閥，所以性情豪縱，富有審美的癖好，他六歲的時候，因為世襲，得充任宮中的侍從。這時候正當三百年承平之後，國家逐漸多事。西園寺十九歲的時候，披着青甲，擁着日月大旗，隨同薩摩和長州兩族的武士出征，光復帝業。出征的結果，諸侯們都歛血訂盟，情頗效忠皇室。在這一役當中，這位青年貴冑便嶄露了頭角。

凱旋之後，西園寺又出征越後口。他本人曾經帶領幾名親兵，打扮成功一個小卒，到敵境去做探子。那時日本還是使用舊兵器，西園寺却竭力主張編練洋槍隊。

亂事弭平以後，西園寺在貴冑當中，聲望鵲起。這時他解除了兵柄，每年食祿米一千五百斛，政府準備叫他做某郡的長官，但是他辭謝了。一八七一年他毅然去巴黎留學。當那時巴黎掌權的是屬於郡政團 Communard。在赴法途中，他曾經路過華盛頓，晉謁美總統葛蘭特 Grant 西園寺在當時所寫的信札當中，對於在白宮所見男女交際的自由，以及婦女衣領的低垂，表示驚詫不已。

法蘭西人輕快明敏的精神，和西園寺的個性，是十分水乳的。他在巴黎一住下便住下十個年頭。在這時候，他研究法律，尤其注意於世界知識。當時巴黎的風尚，依然文酒風流。學人的生活，可以留戀着美人，咖啡館如波西米的結社。西園寺和高典 Théophile Gautiers 一班人往來最熱，他曾經和曼德 Catulle Mendes 合編了一個劇本，在奧迪安劇院 Odeon 上演，這劇本不但賺得許多士女的掌聲，而且也賺了一些金錢。曼德要和他對分版稅，但是青年的西園寺却謝絕了他。

教西園寺法律的有一位老師叫做阿柯拉氏 Acollas 有一天他的老師對他講，「你在巴黎留學，已經够久了。你何不回國，去官場做一番事業呢？」

西園寺回答道：「您不知道，在我們敝國做官，嘴裏不能說心裏想的事，手裏不能做嘴上說的話，間或只好裝聾作啞，說些不由衷的話語。」

那位老師就對他道：「那末還要恭喜你，倘使在你們貴國，做官的人只要間或說一句謊話，那可算是幸運了。」

在巴黎留學了十年，西園寺便回到日本，那時他的年紀是三十三歲。在他回國的時候，日本國內的政局已經安定；歐化的潮流，方在一瀉千里。

西園寺所崇拜的法國政治偶像，是劇烈派演說家甘貝托 Gambetta；他還有一位好友，是思想急進的醫科學生克里孟素。當時日本正在預備頒布憲法，西園寺辦了一個報社，叫做「東洋自由新聞」。那報出版第一天的社評，標題是「精神自由和政治自由」。

當時日本政府當局要拉攏西園寺一同工作，不願意他站在一個批評者的地位，他們便請明治天皇下諭，叫西園寺停止辦報。於是西園寺便拋棄了記者的自由職業，改入政途。

此後三十二年當中，西園寺歷膺顯要。他曾經被指任為參議員，又奉派任駐奧德兩國的日本公使。在西園寺留學返國以後的十年，日本憲法便頒布了。他於是辭去外交的職務，回國投身政界。他和伊藤博文最稱莫逆，曾經兩任伊藤內閣的文相，竭力以提倡教育為職志。

當他的少年豪氣，逐漸收斂以後，西園寺便成功了日本有機智和遠識的實際政治家。他沒有沾染日本政界的惡習，以察察為明，干預個人的私事。日本在維新起始的二十五年當中，沒有染着官僚政治的毒，其中受西園寺法國式的唯理論和自由信仰的影響不少。

西園寺對於憲政政府的信仰，從來沒有動搖過。在相隔不多幾年間，他曾經三任首相。他具有一種稀有的政治理解，明瞭在新時代當中，官僚政治是不能行的。日本既然採取了憲政政體，那末合乎邏輯的結果，唯有採取政黨政府了。他承伊藤之後，於明治三十六年，充任政友會的總裁，一直到大正三年退職，他並且出力協助組織第一次的政黨內閣。

西園寺為國家宣勞最後的一幕，便是於一九一九年赴巴黎出席和會，他充任日本首席全權代表，是年八月間歸國，日皇賜以大勳位，越年就晉級公爵。

綜計西園寺一生，可以分做幾個時期，最先二十年他在京都宮廷當中，為國家立有戰績，以後十年便沈浸在巴黎文化的雰圍裏，又十年正是他青雲得志，享受人生樂趣的時候，更往後二十年是他獻身政治舞台，努力奮鬥的時代，最後二十年他退居林下，身膺元老的重望，直到今日，好像魯靈光殿的巍然獨峙。

現在西園寺大半的時間，住在興津。那是一個晴明的濱海市鎭。他的住宅是一所二層樓的和式建築，與漁夫比鄰而居，頗得天趣。那裏每當月明人靜的時候，常有夜濤傾吐着淒清的哀奏。我們不知道那種天籟接觸到老人耳鼓的時候，驀然間叫他回憶起當年的幾多勳業，正不知他的腦海裏，作如何的想象呢。

甚囂塵上之日俄戰爭談

——譯自美國二月十二日"TIME"時報——

竹村譯

上週，日俄作戰之風說，忽又甚囂塵上。一若此事之將臨，有如本年吾國公開棒球競賽之必如期舉行者。

日俄兩國，皆謂決不願為戎首。然其為「自衛而戰」之急促狀態，咸無法自圓其說以隱飾之。

二星期前，戰調高唱於莫斯科（註一）。比時，獨攬蘇俄政權之史丹林氏，告共產黨第十七屆全會之代表曰：

「凡攻擊吾人者，必受巨創，方得教訓。然後此貪食之豬，不敢再來嗅吾之番薯種焉。……吾人必須作一切準備。俾得隨時與突然而來之攻擊相周旋於遠東。……日本與我蘇俄之關係，實有待於嚴格之改進。……在日本境內，竟有一部分軍人，公開宣傳對我作戰之必要。……日本政府對此輩煽動分子，不但不加以糾正，且公認其舉動為無關輕重。…………此所以吾人不得不採取方策，以衛吾人之國家也。」

蘇俄最高經濟委員會主席，歐狄尼可玆氏ORDZHONIKIDZE，會將此方策之性質，於上星期，向同一全會說明。彼竟大言不慚，謂「在一九三三年吾人所造之唐克車，重砲，以及機關砲，為數遠勝一九三二年」。彼且拾其領袖之齒慧，放聲言曰：「設若此輩貪食之豬，一味進迫，致吾國工業有動員以為我紅軍預備利器之必要時，余深信吾人必不辭以全力赴之。舉吾人往日一切設施，其所用力量之厚，與夫所得成功之偉，當決無一能超過於吾人此番之所為焉。」

將未來戰事之責任盡量加諸日本，蘇俄第一流新聞記者，宣傳專家拉狄克氏，會於蘇俄中央機關報消息報上，刊布其言曰：

「既已侵佔滿洲，改良其地之鐵路交通聯絡，並建築許多航空站於其境內矣，日本之軍人，今且復公開宣傳對俄作戰之必要。吾蘇俄對此種種軍事準備，未嘗袖手旁觀，視若無睹，亦惟有公開準備，圖保蘇俄之疆土而已。」

在日本國內陸空兩軍人物，所談論者，（且常形諸文字）除關於「日俄戰爭必不可免」一題外，別無一事。上星期間，當戰調高唱入雲之際，陸軍大臣林銑上將，勢不得不運用其身手，以減低此主戰之聲調。在彼自繼日本軍魂荒木之任，一躍而入內閣後，第一次應合衆社記者之訪問時，彼會正色而言曰：

「吾人並未為對俄作戰之準備（註二）。吾人素尚和平。吾人在滿洲之舉措，無非為踐行於保衛滿洲吾人所負條約上之義務耳。至溥儀之登極，與滿洲帝國之成立，悉將為東亞和平所是賴之要素。……為向任何方面擴大滿洲國版圖之企圖，日本陸軍對之，決不贊助。」

不過在同一日期，日本軍隊推進於緊接西伯利亞邊疆之穆陵地方。而林銑大將所領之陸軍省，倘大聲竭呼，謂此軍隊保開去勦匪而已。

此大而忍氣吞聲之蘇俄，與彼小而咄咄迫人之日本，兩國間外交上情勢之緊張，乃與日俱增。日俄以外之世界對之，實不勝關懷。上月法國政治家赫里歐氏，將其去夏遊俄之見聞，報告國人。赫氏此行，幾乎因胃腸及腰炎而傷其生命。據赫氏之言，即不稱之為日俄兩國之戰爭，然俄人與日人之鬥爭，事實上業已開始。赫氏特引日製傀儡國境內中東鐵路局長之言，以伸其說。局長盧狄氏JULIUS RUDY 謂：「滿洲國」人初以兵器襲擊蘇俄鐵路車守，統計有二百八十次之多。繼由滿洲國當局將中東鐵路職員六人捕去，送哈爾濱，置之於獄，至今未釋。於是中東鐵路中約值美金二萬萬元之俄方利息出售於日本之交涉，全部推翻矣。赫氏之文又曰：「舉凡賢明政府，應以莫大之注意，關懷遠東。」「由一條滿洲鐵路之問題，躍而置吾人於戰爭乎和平乎之問題中。……今則戰神已將降臨焉。」

上月在羅馬之莫索里尼，亦曾對此問題，聚精會神，為文以告國人。竟致引起日本大使館之抗議，惜抗而無效。莫氏之言曰：「日本之已進入一個動的侵略時代，乃屬毫無疑義，今兩國軍隊相持於俄滿邊疆之上，戰機伏焉，此項事態，非祇為俄日兩國間之事而已，恐將波及中美兩國，甚至英美義荷諸國，亦在所不免，不過其間有間接直接之分耳。」

美國承認蘇俄一舉，在東京視之，乃極其違反親善之行為。而日本報章之觀察此事，則無一不着眼於一旦戰事實現，此中經濟潛力之運用焉。

奉羅斯福總統之命，出使俄國之新大使布烈脫氏W . C. Bullitt，至莫斯科匆匆一行，於上月返抵美國。其所得日俄戰爭已在醞釀之印象，非常深刻。布氏認此為其職之所在，應警告國內商人，莫向俄國作過分之投資。蓋恐一旦有事，蘇俄不能對應戰與還債兩事兼籌並顧焉。

上星期紐約泰晤士報駐華盛頓訪員克洛克氏 A. Krock 綜括國內人物對本問題所發表之卓見偉論，為文統而書之曰：「我國陸海軍部當局，對於日俄武力衝突一觸即發之危機，所持意見未能一致。但……其所不能一致者，祇在關於時間遲早之一點耳。而戰爭之在所不免，則為一般人所公認。」

舉世皆信遠東戰爭之將臨，其究係何所見而云然。吾曰：見於一種影響甚廣關係甚重之仇視。

凡一資本主義國家，而以侵略之心理重視其在他國之投資者，一經遭逢如日本刼掠中東鐵路之事實，勢必早已大動干戈，見於戰場。上星期日本應付中東路之數百萬羅布運兵代價，依舊爽約。而蘇俄竟呆視若無所睹。蓋其不願受人之挑激，一怒而起與之戰，以爭帝俄時代投資事業上幾千萬元之實際的損失也。

事之為日本政府所最難堪者　，莫過於日本捕魚業者所引起之對俄事件。彼等每年赴俄之領海捕魚，須付俄方以租金，日本政府為此租金之數目，年必一度與蘇俄政府作斷斷之爭論。查漁業為日本之最大實業。彼捕魚業者，往往因不遵租約，越界捕魚，致遭駐防沿海之蘇俄特種憲兵OGPU之射擊。設若日本之作戰準備，早已完成，制敵自有把握，則此種情事，有其一即足以授日本以釁端。當日本有軍事行動於滿洲之際，蘇俄甚至緊閉其瞭覩國際之目，任日人蹂躪滿洲之四境，造成傀儡之偽國。雖然，由此而演進之一種情勢，足使莫斯科悚然驚起，而大張其目，遂復掉



其外交之舌，大呼戰禍至焉，戰禍至焉。

日本在滿洲之拓展，固可爲蘇俄所能容忍。日本如欲拓展於外蒙古，則蘇俄豈能再事容忍。蓋此遊牧種族所居，世襲王公所領，世人蹤跡，罕至之外蒙區域，自成立自治共和之後，實居於蘇俄嚴格統治之下，而充其西伯利亞邊疆防禦之前哨。緊接此邊防之北，橫越西伯利亞之鐵路在焉。西伯利亞鐵路者，俄羅斯在亞細亞之生命線也。今日日本之軍隊，業已越過「滿洲國」邊境三十英里，而向內蒙推進矣。其最西之屯營，已達多倫諾爾。此爲由南趨北日本進軍之路線也。設若日本突然命其軍隊，由此路線，轉向西北，驅長直薄外蒙（見附圖），奔西伯利亞邊界，復於貝加爾湖左近（註三），將西伯利亞鐵路截斷，則蘇俄必蒙全局搖動之打擊，而勢不得不退出西伯利亞之東半部焉。世之中立軍事專家所信爲日本最大之戰略者，蓋即此也。

目前外蒙尚無日本軍隊。惟有日本之秘密工作人員，爲其祖國編織拓展之密網。此輩細作，或以探金採油爲名，或爲經商者，遊歷者，皆以廣事宣傳爲己任。並以金錢誘買王公，歸向日本。總之此輩浪人之所爲，無非爲日本軍隊開拓進軍之路。而日本軍隊之實在目的地，爲自貝加爾湖至太平洋岸其間宜於農作之膏腴土地。蓋日本得之，便得以農事之收穫，接濟其本國之民食也。故俄國人民對之，實深致其疑懼焉。

綜而言之，貝加爾湖既爲兵家必爭之地，可謂佔有此湖者，即握有阿穆爾省之「草地」。（註四）

二十世紀之日本，先戰而後宣，甚至戰而不宣，此所以蘇俄無日不在驚怖之中，恐日本隨時隨地向西伯利亞邊界進軍，施以側面之攻擊也。俄國防事之根本，全仗其能善於運用西伯利亞鐵路，東西左右，進退無阻，但目前此路已呈不堪窳敗之狀，難勝軍事之重任。（註五）以之運兵，多至一日幾千人，以之輸糧，祇數小部作戰軍隊之用。然俄人非不知之，故已以奮不顧身之速度，敷設雙軌。同時以二十萬紅軍，防守自貝加爾湖至海參崴之邊界。此外復就第二個五年計劃實施之範圍內，趕緊另築一條橫陸之鐵路，由亞爾干日爾城 Archangel（註六），至遠東鄂霍次克Orhotsk（註七），以防西伯利亞鐵路一旦不幸被日軍截斷，俄軍尚可向北退守也。

在俄人之心目中，一朝戰端爆發於西蒙毗界之上，使七十五萬平方英里之區域，捲入漩渦，此時舉世屬目之人物，當爲蘇俄陸海空軍委員長

Klimenty Voroshilov克利門梯夫，伏洛希洛夫氏。其人美丰姿，世通稱之曰克利門KLIM。其所轄之海軍，為戰鬥艦四艘，巡洋艦四艘，現代潛水艇八隻，及各種小船五十隻。惜皆陳腐不堪。設若列強悉守中立，日本以其實力超越之海軍，不但佔領海參崴及俄之西伯利亞捕魚領海，極屬易事。且善能調遣其良好戰艦，繞道入波羅的海，將蘇俄之海上玩具，打成齏粉，列甯格勒化為焦土。（註八）

以言陸軍，蘇俄陸軍委員長誠知其所率五十六萬二千紅軍，論量位居世界第二，論質皆為未經戰事之輩。以之抵抗日本，於遠去莫斯科五千六百英里之外，西伯利亞鐵路之終點，其將蒙非常之不利，不待智者而後知之。但蘇俄之空軍實力（二千架飛機），確可視為俄國可靠之利器。以之制敵，敵無不克。此實空軍委員長克利門之所以引為慰者也。

東京及其他日本城鎮，其建築多用紙板木片之類造成，極其薄削，一遇燃燒炸彈，立即着火。所以日本一逢地震，即遭火災。克利門以地震之不可待也，乃建造一極大空軍艦隊，世莫與京。英國赫德上校LIDDELL HART，為一通俗軍事學作家。其言曰：

「一旦俄與日交綏，克利門意將完全用其空軍實力，應付戰事。果如其言，則為戰史開一新紀元，克氏之功，亦足多矣。……俄羅斯在上次世界大戰，曾演不少悲劇，遭世人之笑罵，今將一洗其恥焉。」（註九）

世人所稱之「列寧」「托洛斯基」公司，於列寧逝後，即遭刼運。比時，身任共產黨總幹事之史丹林，一意欲推翻托洛斯基，自攬政權，然亦確非易事。

托洛斯基以善戰，成為蘇俄人民心目中之偶像。當其為陸軍委員長時，從革命擾攘中，造成一強而有力之紅軍。將俄國資本主義者所豢養之白軍，驅逐出境。凡得民心爭眾望之人物，往往人去而名益彰。故史丹林用政治手段將托洛斯基解職之後，還須破除托氏所由成名之眾望與民心。乃以托氏最大之政敵FRUNZE福倫司，繼托氏為陸軍委員長。福氏受命後，將托系之軍官，一一剷除。不久，福氏本人之勢力亦形膨脹。迨一日彼之死耗傳出，舉世皆謂必係中毒矣。史丹林至是，行其第二步方策。將陸海空軍委諸一人，其名為蘇俄人民從未聞見者之手。其人即彼寬宏大量之克利門也。當時克氏在紅軍將官中，位居第十三。

據莫斯科通信員之言，克氏之被選，實緣其人和藹可親，無大志，且帶幾分獃氣。

講演一事，實為每一紅軍軍官職務之重大部分。克利門一登講台，酷肖吾美之約翰森將軍。克氏生自農家，長習鐵業。受任之後，常以其大部光陰，耗費在集合農場及各種工廠之間，或事考查或作演講。蘇俄對日問題最初發動於一九三一年。克氏於是年躬自察看遠東蘇俄邊界全線一週，並赴主要礦場，鍊鋼鐵廠，五金化驗所，及一切工廠。閱一年，復去巡視一週，並訪退伍紅軍屯墾之區。史丹林顧念此輩功績，及於遠東荒蕪之地，劃出若干區域，以命令強制此輩移屯於此，而即藉此為對日緩衝之地。

俄國人民輸忠於史丹林者，其贊頌之聲，莫高於克氏。彼常以「列甯之真實信徒，布爾什維克中之布爾什維克」，大聲推重蘇俄之獨裁者。

克利門之常被稱為「史丹林之惟一政敵」也，或因其已得蘇俄之民心。國內常有極廣之傳說，謂克氏暨其他紅軍軍官，對史丹林御用衛隊特

種憲兵OGPU所享特殊地位，深表不滿。據說，紅軍之器械，每晚必須交此特種憲兵，封鎖於營房，——此說未免形容過甚，然亦言之不爲無因。

克利門非樂觀之主義者。彼曾自謂：深信世界第二次重大戰爭，不問其如何發端，終必演成資本主義之列强聯合一起攻擊蘇俄之局面。執是之故，彼乃以其全副精力，從傍推動第二五年計畫，以使蘇俄在軍器之供給上，成一充分自給之國家。據赫德上校所示，蘇俄作戰策略，爲十足的蘇俄國產。其陸軍總部，正在積極工作，策動全局，務使蘇俄能仗自己天然出產，對外作戰。即使資本主義世界將蘇俄完全封鎖，亦無所恐。

世上負盛名之領袖人物，其行爲往往如出一轍。克利門亦常掉其唇舌，頌揚和平。彼於演講時，屢道：「世上芸芸衆生，要知戰爭之因蘇俄聯邦之存在而不獲實現者，已不一而足。吾紅軍決不對任何方面施以威脅。但當靜觀世變。並於必要時，處其應處之境遇。今若有人欲一驗吾人之力量，吾人決不畏縮不前。彼等圖欲挑激吾人，其如吾人心神鎭靜不爲所動何？」下文對日本作尖刻之攻擊，爲克利門於上星期在莫斯科對共產黨全會之演說。比時聞者，報之以掌聲，會場爲之震動。

「現在人皆明知日本將藉戰爭之力，先世界各國，跳出世界不景氣之環境。日本在世界市場上已成軍用物品及戰事工業製造品之最大顧客。同時在國內作政治方面之預備，以應付將來之戰爭。此戰爭之慘烈，必遠過往日侵略中國所作之軍事。以上種種，即非軍人，亦能明察。

「日本之軍事專家，在伍士兵，出版業者，學校教員，製造者，官僚政客，以及現任大員，於過去二年內，盡力發揮對俄作戰之必要，或公開討論，或形諸文字。甚至公開研究用如何方法，攻克吾貝加爾湖區域，或佔領吾西伯利亞全境。人之對吾如此，苟吾人仍視若無睹，或仍以昔日相敬之信用，尊吾芳鄰，則咄咄甯非怪事哉。

「吾人自衛之策略，在日人視之，爲一極可憎惡之事。設若吾人置吾人之邊疆於弛防之狀態，一如一九三一年中國之滿洲邊防，吾人之芳鄰則必得意而稱是焉。無如此種特殊待遇，雖盡謙恭之能事，吾人決不投人。

「日本已成滿洲實在之主人翁。居此地位之日本，不但不能踐其自動允許之義務，担保我蘇俄在中東鐵路之利益，反而在滿洲境內，對吾蘇俄在中東之利益，無所不用其極以傷害之。

「滿洲之行將變成日本軍事根據地也，進步極速。…………遠東已爲戰雲所密罩。爆發之地，其在斯乎。…………苟有戰爭，迫吾人於不得不戰者，其必巨而且烈。…………爲之戎首者，難逃極大之代價。吾人對吾遠東之領土，當不惜以任何代價保持之。苟爲我之所有，雖寸土不能授於人。吾人將永保之也，無疑。……」

多數時事觀察家，相信日本正在積極建築東京及其他重鎭之防空工事，以禦他日由海參崴經六小時可以飛達之克利門轟炸機。在此工事完成之前，日本當無勇氣，揭開其所認爲不可避免之戰爭。而俄國則於西伯利亞鐵路，自克拉馬卡亞KARYMAKAYA至海參崴一段，敷設雙軌，整頓車務。在此工事完成之前，蘇俄對日本勢力之西向蒙古積極推進，亦決無勇氣以武力制止之也。

譯者案：西伯利亞中亞細亞，位我國西北與東三省蒙古新疆壤地相接，其土地多我舊壤。貝加爾湖以東之地，爲前淸康雍兩朝尼布楚恰

克圖條約所割失。遠東地方之阿穆爾沿海二省，爲一八五八年之璦琿條約，一八六〇年之北京條約所割予。中亞細亞之巴爾喀什湖以東，西伯利亞之阿伊拉德自治州，爲一八六四年之塔城條約，一八八二年之伊犁條約所割予。帕米爾高原，即今之巴達克山自治州，則一八九六年英俄之所私分。其他中亞細亞之大部，又皆我屬國之舊壤，而於十九世紀中葉爲俄吞併者。是今日西伯利亞中亞細亞之廣大地域，其小半實直接間接取自我國。俄既得此，乃以爲南下政策之根據。經營海參崴，以爲侵略遠東之海軍根據地。建築西伯利亞鐵路，爲橫貫大陸之進行線。積極拓展，舉世側目。及其挫於日本，讓南滿與戰勝者，於是日俄在遠東永陷於正面衝突之勢矣。迨九一八變起，日挾傀儡以控全滿，蘇俄在遠東之地位頓呈搖動之狀，於是日俄二次大戰之兇機伏焉。我有大好山河，不能自保，徒供人之鷙食，而尚不覺醒，急圖自衛，吾恐失地終歸淪亡，而未失之地，亦將旦夕落於異族之手焉。吾讀本篇，大有感於莫索里尼氏之言，爰迻譯之，以促國人之猛省。

（註一）譯者案莫斯科，自一九〇三年，彼得大帝建都於聖彼得堡以前，久爲俄之帝都。一九一八年，蘇俄政府成立，爲團結內部易於控制一切起見，又遷都於此。厥後烏克蘭等社會主義國家，與蘇俄聯合，建蘇維埃聯邦，亦即以此爲全國都城。

（註二）原註云，上星期，四千日本青年，年歲均在十七至二十五之間，奉命入兵工廠服務，名爲應滿洲國之需要，加緊製造軍火。目前有大批硝酸，由智利國裝商船，不斷的向太平洋西面口岸輸送。

（註三）譯者案，貝加爾湖在蒙古之北布利亞蒙古，與伊爾庫次克境。亦譯拜喀勒湖，或稱北海。即漢蘇武牧羊處也。湖廣爲一萬三千四百五十方里，爲亞洲第一大淡水湖。水深達五十呎，亦爲世界第一深湖。色楞格河注之，出湖而爲安加拉河。每年六月初旬至十一月下旬，解冰期間，航輪縱橫，漁利甚溥。積冰之期，湖水厚達五尺。日俄之役，俄人曾於冰上，造輕便鐵路，資運輸焉。

（註四）譯者案，阿穆爾省爲俄之遠東沿海省，與庫頁島相夾一韃靼海峽。實即吾中國於咸豐八年喪失於俄之土地也。

（註五）原註云，莫斯科與海參崴間之特別客快，每星期祇兩次，程路須十日之多。頭等車車費，舖位與例餐在內，每天美金三百元。由莫斯科赴中國之旅客，在滿洲里換乘中東路車。至長春復換南滿車，或北寧車，聽旅客自便。

（註六）亞爾干日爾城位杜味納河入白海之口，爲蘇俄本部北方要港。每年氷期，達六月之久。已開爲商港。白海北接北氷洋，故洋面之捕鯨船，多集中於此港。

（註七）鄂霍次克位於鄂霍次克海之濱。蘇俄遠東堪察加省之南端，海接太本洋。太平洋岸產魚之多，著名於世。鄂霍次克海附近，推爲世界三大漁場之一。

（註八）譯者案，列寧格勒舊名聖彼得堡。歐戰時，易名彼得格勒。皆爲紀念彼得大帝而名。今以紀念革命偉人列寧，又改今名。彼得大帝，爲吸收西歐文化，於一七〇三年，遷都於此。於是荒涼之地，一變而爲繁盛都會。歐戰以前，人口達二百三十萬。迨革命爆發，全市陷於極度混亂。厥後國都東遷，頓失其政治地位，不易恢復舊觀。然以地爲蘇聯通波羅的海之唯一海口，得形勢之勝，仍不失爲蘇俄之重要都市。一九三〇年人口調查，爲一百另六萬餘人。

（註九）原註云，歐戰期內，俄國曾以數百萬未經訓練之軍隊，開赴前線應敵，且其中有徒手者，故結果全供炮火之犧牲。

對整理專科以上學校兩個提議

楊振聲

一個眞能作事的政府，不獨能選擇重要的事作，而作起事來更能經濟。必使化一錢得一錢之效，這纔眞叫節流；投一資有一資之利，這纔眞叫開源。教育費爲國家歲出之大宗，目的在養成生產與建設之人材（精神的與物質的），屬於國家最重要之投資。若資本濫用，效果茫然。影響一時財政，其害猶小；不能養成眞正人材，誤國甚大也。

據本年一月份教育部統計，全國大學四十一校，獨立學院三十八校，專科學校三十一校，共計全國專科以上學校有一百十校之多（未立案者三十五校尙不在內）。大學經費，合國立省立私立（已立案者）總計，歲出二千四百四十八萬有奇，而大學生人數，總計不過二萬九千零九十六人。每人平均之教育費爲八百四十四元強，專科學校每人平均之教育費爲三百五十六元弱（未見最近經費統計，據十八年教育部高等教育狀況專門學校之部計算如上數），再加以學生私人之費用，即每人每年平均以三百元計，亦合在千萬元以上。以如此民窮財盡之國家，而人民對於高等教育之擔負獨爲畸重如此（留學經費尙不在內）。假使以較少之經費養成同量之人材，或以同量之經費養成更多之人材爲可能（歐美高等教育每生約不過數百餘元），則目前之經費即爲浪用。此猶就量而言，若論到品質，學生的成績與社會所受的利益，似更足證明今日之高等教育爲病態的而無疑。

數年來教育當局對於高等教育之特別注意及嚴加限制，已是見到這種病態，且在勉強施行手術了。但命令朝下，風潮夕起，這無疑的是軍閥割據的心理傳染到我們敬愛的教育界，使他們也爲地盤而忘了國家！但假使能爲學生計畫周全，使其因裁併而立能轉入更好之學校，則學生或不至反對自身利益，釀成這幾年來特大號的風潮。雖然，這其中尙有使人不忍出口之原因在。

但更根本的解決辦法，不在爭持院系之合併，此爲枝節；不在嚴厲取締學潮，此爲變態；而在使其不必合併與無所憑藉以鬧風潮，是在制度上使不良之學校根本無從生存。

其法即在舉行兩種考試便是。其一爲廢除專科以上各校入學試驗，以高中畢業會考代替之。現在中學畢業，已有會考。若能認眞辦理，其會考及格者，不必再經入學試驗，即可擇校升學（此本爲最合理之辦法），則學生爲自身利害計，誰不爭入較好之學校？其一爲專科以上畢業後學位之考試。此考試應由國家舉行。各校不得擅給學位，其畢業欲得學位者，須應國家考試。其不欲者聽，但在國家舉行某種考試時則必有學位之限制。如此學生爲前途計，又誰肯入不良之學校？中學會考導之於前，學位考試，限之於後，學校非良好，即必爲學生擇師所淘汰。如上海一隅之公私立專門以上二十五校，北平一市公私立專門以上十六校，不待外力合併，數年以後，必有闗其無人者。然後再以部令限制非有若干學生以上不得成

立學院或大學，總使他們鬧風潮，也只有撞牆撞壁而已。

惟有一困難問題，即較好之學校將不能容納如許之學生，此事須有學備而後可行。但國內較好之學校，以大學論，多有經費百萬而學生不過千人者，此在學校方面，未免辜負了好設備與好敎員；而對社會方面，又使許多向誠之學生，徘徊乎門牆之外。嚴格說起，亦是學校不能盡職於社會之一端。外國大學，多有數千人至萬人者，中國大學生僅二萬九千餘人，四五大學，即可容納；而中國大學乃多至四十一校，獨立學院三十八校，重複浪費，不徒妄耗社會經濟力；中國學者不多，敎員難免濫竽充選，受害者更爲國家生命所託之青年。敎育部不應聽較好之學校閉關自守如此，驅青年入不良之學校又如彼也。敎育部應與各校當局商定其最大容量，宣告社會。學生應早日報名，額滿不收。其實大學生不滿三萬，若四五大學地址分配適中，程度相若，學生將就便入其較近之學校，各校再加以名額限制，人滿之患，並非必然之現象。

至於各省之專科或大學，其辦法當不與通都大邑之學校同。具體而微之各省大學，何取此依樣葫蘆！各省因情形不同，必有其特殊之需要，專科或大學，必能應此需要，然後纔有生存之意義與價值。譬如各省之土壤氣候不同，種麥種稻，蠶桑茶葉，各有所宜。植樹牧畜，種類有擇；害蟲獸瘟，所患各異。而選種改良，必須就地實驗，甚至一省中又須分區，一實驗須時數年，此必非通都大邑之學校所能致力，亦非他省之學校所能代庖，如此而各省乃有農業專科或農學院之需要。其各省之農科或農院必能切實應此需要，對地方生產確有供獻，與農民生命息息相依，然後始足自固其生存。儻使在學校內劃地爲牢，取外國之農種牲畜，培養服侍，如待上賓，地方產品，睥睨不顧。都市如此，各省照辦，一省如此，他省效颦，如此即使各省再添設專科以上三十一校，亦只虛耗國帑，無補民生！

其於實業，情形亦同。各省之專科或大學，應就各省之實業出品，研究改良，增進其品質與產量。如瓷業漁產，紡織礦冶，各省出品不同，而需要研究與改良則一。各省應先明了其需要而後始辦某種專科以上學校，各種專科以上學校有先此成立者，亦必放棄其昔日之空中樓閣，脚踏實地爲地方謀生產與建設。嘗見某省工業專門學校，設備大機器數萬金。其學生畢業後，欲購大機器而無力，經營數年，再購同樣機器，在外國已買不到，蓋早已花樣翻新矣。而新機器又非昔日所學習，束手歎氣而已。反之如各省手工業，土機器之出產品，亦正未可鄙視。如帽辮，花邊，鄉下女人一面看孩子燒飯，一面手裏編織，每月可得十餘元，一家生活熙然。夏布伏綢，且可銷行海外。故除都市工廠，機器越新越大越好，內地決不能全體引用，技術不足，財力不許也。 此時惟有就地方土產，爲之研究改良，使漸能供給內地需要， 代替外貨；然後更謀推銷國外。 比之儼然工廠，仰機器而興嗟；落然民生，撫空掌而淚零者頗有不同！

總之各省之專科以上學校，能應地方之需要，助地方之生產與建設者則留，不能則去。其有地方情形不殊， 數省可合辦一校者， 亦應裁弱留强，以集中人材而節省物力。竊意敎育部宜責令各地專科或大學，擬具切合地方情形之具體計劃，有步驟可行，成績可按，年限可期。然後嚴核名實，督促進行，其不稱者更換負責之人。必期於幾年後，校無虛設，學必有成。使全國敎育如一盤大機，各部盡其功能，全體互爲聯應，以進於自救之途。

目前進行之方法有二：一爲以考試制度陶汰不良之學校。務使敎員人材集中，學校設備合用，學生皆得良好之敎育機會 ， 以爲增進品質之基礎。二爲各省專科或大學，不得只作官樣文章，千篇一律；必切實研究各地之需要，負起地方生產與建設之研究責任。

（錄四月八日天津大公報星期論文）

一九三四年度日本的國防預算【三】

松軒

陸軍部	七•三三四•四〇五
海軍部	一•七四三•三〇〇
外交部	二•五五八•五六八
內務部	八二•二三二
財政部	四七•四七五
司法部	一二〇•六五四
拓務部	四六•五五〇
合計	一一•六八三•一八四

（見一九三四年一月二一日東京朝日新聞）

如以上所述，從歲出總額，新規承認額，軍事費在總歲出中所佔的地位，以及與上年度的比較等等看來，預算的重心顯然是都集中在軍事費之上。僅是直接的軍事費就達九億三千七百萬圓，其他的經費如公債費達三億九千萬圓，恩給費達一億七千萬圓，與軍事費合計就達十四億九千六百萬圓；故純粹的所謂行政費實不過六億一千萬圓，相當於預算總額的二九%。

至於日本的國防第一主義的預算，與其他列強的預算相比，則如下表：

列強歲出內容（日本是一九三三年度的數字，美意是一九三二年度的，其他是一九三二年度的）

國別	行政費	國防費	國債費	合計	同上	百分比		
日本（百萬圓）	一•一三三	八五〇	三七六	二•三五九	四八	三六	一六	一〇〇
法國（百萬法郎）	一五•二七六	九•四五六	一六•三六五	四一•〇九七	三七	二三	四〇	一〇〇
德國（百萬馬克）	六•六一〇	六七四	九四五	八•二二九	八〇	八	一二	一〇〇
英國（百萬鎊）	四五八	一〇四	二八六	八四八	五四	一二	三四	一〇〇
意國（百萬里拉）	一〇•六九五	五•三五六	四•三五三	二〇•四〇四	五二	二六	二二	一〇〇
美國（百萬金圓）	二•四八九	八二八	一•〇四九	四•三六六	五六	一九	二五	一〇〇

（見一九三四年版日本時事年鑑六五一頁）

這雖不是最近一兩年內的統計，但也可以推知各國對於國防費的比較程度如何。以軍國主義相標榜的意國，其軍事費僅佔總歲出中的百分之二六，站在日本對岸太平洋上的主角美國，也僅佔百分之一九；反之，日本

去年的軍事費要佔總歲出的百分之三六，今年更增至百分之四四‧八，幾乎佔有總歲出的半數。由此可以證明日本備戰的狂熱，已經超過其他任何列強以上了。

三　歲計不足與公債

日本的歲出，一年比一年增加。當濱口內閣時代井上準之助任財長時，努力實行緊縮政策，結果在一九二九年以後的三年間，歲出略爲減少；但自滿洲事變爆發的次年一九三二年起，歲出又突然激增，至一九三三年已超過從來的記錄了。

反之，在歲入方面，卻不能和歲出正比例地增加。我們從下表中就可看出這種趨勢。

一般會計歲入歲出表(單位千圓)

年度	歲入	歲出	歲入超過歲出
一九一六年	八一三‧三〇四	五九〇‧七九五	二二二‧五〇九
一九二一年	二‧〇六五‧七二二	一‧四八九‧八五七	五七五‧八六五
一九二五年	二‧〇七一‧三六九	一‧五二四‧九八八	六九一‧五四三
一九二六年	二‧〇五六‧三六一	一‧五七八‧八二六	四七七‧五三五
一九二八年	二‧〇〇五‧六九一	一‧八一四‧八五四	一九〇‧八三六
一九二九年	一‧八二六‧四四四	一‧七三六‧三一七	九〇‧一二七
一九三〇年	一‧五九六‧九七一	一‧五五七‧八六三	三九‧一〇八
一九三一年(一)	一‧五三一‧〇八二	一‧四七六‧八七六	五四‧二〇六
一九三二年(二)	二‧〇二三‧一六五	二‧〇二三‧一六五	〇
一九三三年(三)	二‧三〇九‧四一四(四)	二‧三〇九‧四一四	〇
一九三四年(三)	二‧一一二‧一三三	二‧一一二‧一三三	〇

註：(一)一九三一年度以前係決算。

(二)一九三二年度係實行預算。(包含追加預算)

(三)一九三三年後係預算。

(四)包含通信事業預算。

(見日本改造社版社會科學大辭典八七三頁與日本阿部賢一非常時財政讀本二三頁)

一九二五年歲入還超過歲出六億九千餘萬圓，以後就漸次減少了。因爲上表的歲入中包括巨額的公債金，不能看出日本經常歲入增減的尺度，我們由下表中才可看出日本的主要財源有可驚的激減。

一九二六——一九三四年度經常歲入比較表(單位千圓)

項目	一九三四年度預算	一九三三年度預算	一九三二年度預算	一九三一年度決算	一九二八年度決算	一九二六年度決算
租稅共計	七七五‧六六二	六九一‧〇三四	七〇八‧〇〇六	七三五‧五〇四	九一五‧九〇九	八八六‧九九九
所得稅	一六五‧〇七六	一三八‧一〇三	一三一‧一四一	一四四‧五〇一	二〇六‧七四一	二〇九‧五七七
地租	五八‧六六五	五八‧五五五	五八‧四八〇	六三‧九一五	六七‧八三一	六八‧七二八
營業稅	四四‧二一五	三六‧一二四	三三‧三五七	五七‧九〇四	五七‧八七〇	六二‧一四六
資本利息稅	一四‧四四三	一四‧九六一	一四‧八六六	一四‧七七〇	一六‧二〇四	一三‧二七九
遺產稅	三六‧七八一	三六‧〇一七	二八‧〇二三	三〇‧一六九	二九‧二三四	一八‧四〇九
發行鈔票稅	——	——	一四‧一八九	八‧九九八	五‧六四九	三‧三八五
酒稅	二一八‧三七一	一八〇‧四五九	一七六‧四四八	一六八‧七九八	二三五‧七四九	二一六‧五八三

糖稅	七四・四三九	七四・一四五	七一・九五三	七〇・三八六	八五・二二六	八二・四三九
布稅	三〇・六六九	三〇・〇九九	三〇・四三三	三三・七四八	四〇・二六六	三五・九五五
交易所稅	一七・四九二	一一・八九八	一一・七九三	一一・七五五	一〇・六〇九	一四・八五七
關稅	一一〇・二七五	一三五・六六七	一三八・九八四	一二四・二七四	一五〇・九四四	一五〇・六二三
其他各稅	九・〇三九	八・三〇一	九・三九三	九・二八一	一一・六〇九	一三・一五五
印花收入	七三・五八三	六七・一一七	六六・〇三三	六五・四三三	八六・五七九	八五・三三七
官業及官產收入共計	三五四・七〇八	四六〇・一〇三	四四九・〇七〇	四七三・七〇六	四七四・一九四	四五一・四一四
郵政電報電話收入	—	二四五・四三九	二三一・〇〇八	二三九・一三九	二三三・一九四	二三三・七二三
森林收入	三五・一三六	三一・三三四	三一・五〇四	三五・一四三	四三・八七四	三八・四七〇
專賣局收入	一八八・一五五	一七三・三一七	一七三・八四八	一九〇・四四六	一七七・三〇一	一六七・四〇三
其他	三一・四四四	三五・一三三	一三・六六八	二七・九六一	三〇・七〇七	三六・三六九
通信事業特別會計繳納金	七六・〇〇〇	—	—	—	—	—
日本銀行繳納金	二六・三九八	二七・三四八	一三・八〇九	—	—	—
雜項收入	三三・四〇五	三七・一六三	三八・六四九	三五・〇八六	一八・三三九	二〇・六四九
由財政部貯金處及其他特別會計撥入	八・〇四四	六・三三七	六六・一九一	六六・一九一	一〇・〇九一	一一・〇〇八
經常部合計	一・二四八・三〇二	一・二九一・一〇六	一・二八五・三五一	一・三四九・九七一	一・三五〇・〇三三	一・四五一・四〇九

（見阿部賢一非常時財政讀本四七頁）

經常歲入以一九二八年度爲最多，有十五億之多，以後逐漸減少，今年度已減至十二億四千餘萬圓。

至於臨時歲入方面，主要的部分是公債金，其他收入很少。從下表可以知道公債金在臨時歲入中所佔的成份。

一九二六——一九三四年度臨時部歲入表（單位千圓）

項目	一九三四年預算	一九三三年預算	一九三三年實行預算	一九三二年決算	一九二八年決算	一九二六年決算
普通歲入	五九・三五五	五五・九二〇	四五・六〇六	三六・七八九	三九・二四六	三三・五三七
官有物拍賣所得	—	三・九一八	三・九三九	三・六四五	三・六八〇	四・四九七
雜項收入	—	一九・〇三七	一一・七八一	一四・三九〇	二・二二三	二・三八四
公共事業工程費繳納金	—	七・八五八	六・四八五	二・七三五	三・九四三	一・九一〇
公共事業工程費分担金	—	三・〇〇四	一一・六七七	八・七三六	一一・四六六	一〇・五〇四
特別會計撥入金	—	八・七四五	七・三五一	六・八七〇	二五・三七七	二・七〇七
其他	—	四・三六六	四・四三〇	一〇・四三〇	二・六六九	一・五三五
前年度剩餘金撥入	一九・四三七	三三・三二四	三三六	三九・一〇八	四七・五三四	二四六・三八〇
借入金	—	三〇・〇〇〇	—	—	—	—
以上共計	七八・七八二	九九・三三三	四五・九三四	九五・八九八	五二六・八八一	五七九・九一九
公債金	七八五・〇四五	九一九・〇〇四	六八四・〇〇六	一二〇・三七二	六一・〇九四	二四・〇三三
臨時歲入總計	八六三・八二七	一・〇一八・三三六	七三九・九四〇	二一六・二七〇	五七七・九七五	六〇三・九五一

（見阿部賢一非常時財政讀本四六頁）

從上表看來，除公債金以外的臨時歲入，已由一九二六年度的五億七千九百九十萬圓，減至一九三四年度的七千八百七十萬圓，減少了七倍以上。反之，公債金方面則由一九二六年度的二千四百餘萬圓增至一九三三年度的九億一千九百萬圓，恰成反比例的增加。在今年度，因爲沒有將現已劃歸特別會計項下的通信事業公債一千三百九十萬圓算入，所以看來比

上年度的九億圓少得多，只有七億八千萬圓。若把特別會計項下的全數公債金算入，今年度的公債是要超過九億元的。

主要的經常歲入，是租稅和官業收入，從前面的經常歲入表中即可一目了然。官業收入方面，除本年度有相當的激減外，幾年來都是在四億六七千萬圓上下，自一九三〇年來幾乎每年表示低減的就是租稅。在一九三〇年前數年間，每年為八億三千五百萬圓至九億一千五百萬圓，一九三一年減至七億三千五百萬圓，一九三二年度七億零八百萬元，一九三三年度六億九千一百萬圓，約減了二億圓之多。今年度的租稅，雖較之上年度略為增加，但這是極度的通貨膨脹政策的結果，並不是能够持久的現象。

最能表現日本財政之由富裕走向貧乏的現象的，就是由一九二四年以來歲計盈餘金的逐年減少，我們從下表中即可明瞭這減少的趨勢。

歲計盈餘金逐年比較表（單位千圓）

年度	上年度以前盈餘金總額	其中的上年度新盈餘金
一九一七年	一三三·五一三	一二三·七〇五
一九一八年	三四九·九〇二	二一〇·五九八
一九一九年	四六二·〇八〇	三二六·七八三
一九二〇年	六三六·三〇五	三四九·七〇〇
一九二一年	六四〇·六七四	二三三·〇〇九
一九二二年	五七五·八五六	一一七·七四一
一九二三年	六五七·六五五	二七二·八二四
一九二四年	五二四·二四七	一四一·五一九
一九二五年	五〇二·三四八	二三四·二七一
一九二六年	五四六·三八〇	一七八·〇四六
一九二七年	四七七·五三四	一〇二·九二三
一九二八年	二九七·〇三二	五二·五一三
一九二九年	一九〇·八三六	四二·六六五
一九三〇年	九〇·一七二	—
一九三一年	三九·一〇八	五·九九一
一九三二年	五四·二〇六	一九·一九三
一九三三年	一三·三〇四	
一九三四年	一九·四二七	

（見阿部賢一非常時財政讀本四九頁）

由以上各表，可知日本最近財政是十分枯竭，歲入與歲出的相差很大。那麼日本當局用那種財源來彌補這歲入的不足呢？

彌補歲入的不足，大概不外二途：第一就是增稅，第二發行公債。齋藤內閣的一貫的政策，就是採用第二個方法，不僅軍費充實的財源仰給於公債，就是時局匡救費也非以公債充撥不行。

稅制如果根本改革，使國家的收入增進，在日本是可能的。如各大財閥收入極大的利潤，對他們增課相當的稅額並不算過分的苛刻。但是因日本的金融資本家在政治有很大的勢力，他們在保護重要產業和擁護國力等口號下，阻止政府對他們課以比現在更重的稅率，因此，一切財源的不足，不得不從公債上着想了。

因為資本主義經濟普遍的衰頹，又因特殊資本和政治間的緊密的關係，國家收入只有不斷的減少，慢性赤字的發生，公債的連續發行，成為

一般財政將來的常態。至於農村凋敝，民生的痛苦，已經管不了還許多。

顯然的，公債累進的增加是資本主義發展到現階段的必然現象。

現在我們來檢討一下幾年來公債的發行狀態。我們先由歷年的公債發行額說起。

日本歷年公債發行額(單位百萬圓)

年度	本年度舉債額	本年度償還額	至本年度末累進額
一九一三年	一三二	一二二	二·五八四
一九一四年	二九	一〇七	二·五〇六
一九一五年	三七	五四	二·四八九
一九一六年	六九	九一	二·四六七
一九一七年	二九二	六一	二·六九八
一九一八年	四三一	七八	三·〇五一
一九一九年	六〇一	三七五	三·二七七
一九二〇年	九〇九	四〇九	三·七七七
一九二一年	七三八	四三八	四·〇七七
一九二二年	八三四	五六九	四·三四一
一九二三年	一·〇六五	六七七	四·七二九
一九二四年	一·〇三五	九〇二	四·八六三
一九二五年	六〇〇	四六四	四·九九九
一九二六年	五三七	三六四	五·一七一
一九二七年	七四二	五一六	五·三九九
一九二八年	六八九	二五五	五·八三一
一九二九年	五五八	四三〇	五·九五九
一九三〇年	二六五	五三三	五·九五五
一九三一年	四五七	二二五	六·一八七
一九三二年	一·〇九六	二三〇	七·〇五四

(見日本非常時國民全集「經濟篇」六三頁)

一八九〇年(明治二十三年)以前，日本的國債總額不過二千餘萬元，日清戰爭（一八九四——五年）時雖然極力擴充軍備，但在一八九五年末國債總額也不過增至二億零二百餘萬圓。到日俄戰爭前的一九〇三年，增至五億六千萬圓。日俄戰爭後，國債因戰爭的影響而突增。如前表所示，在大正時代開始（一九一三年，）就增至二十五億餘圓，一九一八年超過三十億圓，一九二一年超過四十億圓，一九二六年超過五十億圓，一九三一年超過六十億圓，至一九三二年末即一躍而達到七十億五千四百餘萬圓；一九三三年度的增加額計九億零五百餘萬圓，該年度之末的總額已達八十億圓。

一九三四年度的公債發行額，除前表中所列的七億八千五百另四萬圓外，還有一般會計中的滿洲事件功勳者賞金交付公債五千萬圓，特別會計中歲入塡補公債及通信事業公債共約一億二千萬圓，收買鐵路交付公債約一千萬圓，故若將這些公債加算進去，一九三四年度公債發行總額，實達九億六七千萬圓之多。今將本年度公債項目列之如左：

（一）一九三四年度預計發行公債額(單位千圓)

A　一般會計之部

震災善後公債　一一·三〇六

道路公債	六·五九〇
滿洲事件公債	一五九·三二五
歲入塡補公債	六〇六·八二四
共計	七八五·〇四七
B 特別會計之部	
朝鮮總督府	
朝鮮事業公債	二九·四七八
樺太廳(庫頁)	
樺太事業公債	三·五〇〇
日本國有鐵道	
鐵道公債	四八·〇〇〇
通信事業	
通信事業公債	一四·五九二
震災善後公債	四〇七
合計	九五·九七八
一般與特別會計共計	八八一·〇二五

(二)一九三四年度交付公債

(a)滿洲事件及上海事件功勳者賞金四千八百七十六萬五千圓(賞金全額原爲五千四百六十一萬一千圓，但其中以公債零頭等現金支付者有五百八十四萬五千圓)。

(b)收買生絲交付公債額約八百萬圓。

(c)今後收買鐵道交付公債也須相當的金額。

(見阿部賢一非常時財政讀本五一頁)

合計起來，一九三四年度交付公債將達八千萬圓至一億圓之多，故一九三四年度新發公債總額恐不下九億七八千萬圓。又追加預算時也須增發七千萬圓，因而一九三四年度的公債將超過十億圓了。這樣，與一九三三年度以前的八十億圓合計起來，到一九三四年度末公債總額不是要超過九十億圓嗎？在這等國債中，含有外債十四億餘萬圓，因爲匯兌低落，圓價下跌的緣故，須增加一倍以上的匯兌損失費。如果更將外債匯兌這筆損失額，增加上去，日本的國債便將超過百億圓了。

以上所述的是只限於國債一項，除了這以外，我們還須注意到府，縣，市，町，村的地方債，由一九一三年度至一九三一年度間地方債的數額，有如下表所示：

一九一三年度以降地方債累積表

年度	金額 圓
一九一三年	三一六·〇〇〇·〇〇〇
一九一四年	三二六·〇〇〇·〇〇〇
一九一五年	三三六·〇〇〇·〇〇〇
一九一六年	三三九·〇〇〇·〇〇〇
一九一七年	三七七·〇〇〇·〇〇〇
一九一八年	三八九·〇〇〇·〇〇〇
一九一九年	四二四·〇〇〇·〇〇〇
一九二〇年	五〇九·〇〇〇·〇〇〇

理想中的娜拉

夏英喆

寫這篇文字的動機，純粹是抱着自由抒見的態度；倘使因而獲罪於銷冰先生，那祇怪我運用文字的不善；因爲各人的意見無妨是不同的。

文學新年號說：我們從事文學，不能在圓圈子上前進，圓圈子是走不通的，也是走不通的；我們只希望集合羣衆的大力，能將圓圈割斷把牠拉直一直的前進。我以爲把這話來答覆因不滿於現代過渡期中的解放女性，而要她們重回家去的人們，也最恰當不過。

誰也明白，什麼健全偉大的成功，都必是堅苦奮鬥中得來；這奮鬥歷程，決不是康莊大道，其間總有許多爲你初料或初料所不及的困難，錯誤，畸形發展等，這現象就是所謂過渡期間不健康的現象了。如其我們認爲婦女不應解放，不應使她們過着一個人的生活，也就是說不承認她爲人類之一員；那自然我們覺得現社會中，婦女在謀解放，及過渡期中幼稚的現象，都是不可容待的；直請所有的娜拉，都回到家去，與你們的丈夫相愛以終，雖然明知家庭是一個傀儡舞場。這理由就是(一)爲了責任須與丈夫相愛以終，共策進行。(二)不可只顧自己歡快，應體諒到別人。(三)西洋人也是以忍耐道德，維持家庭，她們決不輕易毀損愛人半點幸福。(四)離異後也許你將走入更不幸與漂浮。(五)眞實的娜拉尙且容忍在家庭中呢。(這是專對中國娜拉講的。)

現在讓我根據請娜拉回家的四大理由，來代娜拉答覆銷冰先生，並專爲中國娜拉也說幾句話。

(一)責任是娜拉自嫁後到出走之前夕始終都是在誠實的擔負着的，不然她何致丈夫病了，私自借錢，爲他醫療？而不借機逃了呢？娜拉之所以不乘夫病溜走，於夫愈後深感其殘暴才逃走，這顯然是她已盡責，走，是實逼出此。娜拉何嘗不願與丈夫相愛以終，其奈丈夫如豺狼何？相愛是對待的，如一方痴愛摯愛，另方報以豺狼之性，請問愛何從「相」起？如何「以終」？並怎樣「共策」？

(二)娜拉借錢，純爲夫病，夫愈後，不能容，使其傷心覺悟，這逃走，決非自私，要是娜拉已有戀人，或早有比現實滿意幸福的環境在等候她，她此去準有把握，這可說是只顧自己幸福快樂了。但娜拉是這樣情形嗎？固然，娜拉之走，也是自己幸福，可是她是一個「人」，爲什麼不許她享有一個「人」應享的一切呢？難到體諒別人，就是把自己整個貢獻後，再加以人格犧牲嗎？

(三)假若對方是眞誠愛自己的，那麼不但一切瑣碎應當忍耐，即使思想，性格也未始不可以通融，不是爲了互愛麼？但全無心肝的丈夫，給妻的是壓迫與虐待；以妻的屈辱烘托他的威儀，以妻的痛苦建築他的幸福.

這其間還有什麼愛？假若有，那也不是人類的愛吧？那麼做妻的覺悟以後，有什麼理由，還要强迫她盡這份違反人道的義務。忍耐原不可忘卻自己人格，而道德尤非自我犧牲，以完成他人不道德行為。如以社會道德，解釋女性貞操，如女性自己也迷信這個，那麼，與其終身傀儡，寧取孤獨一世；何況單方面貞操觀念，有識人早已非議。强使活生生的人，為傀儡，而以傳統的貞操敕令束之，毋乃欺人太甚！

(四)娜拉出走，毫無成見與把握，走入漂浮原屬當然；走入不幸，也不敢說絕對沒有；但是娜拉她可記起：自己是為了要求人的權利與幸福才毅然脫離了傀儡之家，她雖然明知前路茫茫，危機正多，可是有了人格上的醒覺後，縱使將來無幸福，有危險，這不做傀儡第一步應該是對的。而且這是爭取自己人格的唯一方法；倘使沒有勇氣與決心，只曲意求與現實妥協，敷衍，不管牠怎樣罪惡，虛偽，這不是太欺騙自己？這不正是「豬的天堂」—（法國左拉作小說）的生活？為了將來也許有的幸福，為了目前迫切的自救，娜拉是不怕任何冒險的。

(五)娜拉之所以為娜拉，原以其有『覺悟的思想，反抗的行動。』倘若『真實的娜拉，尚且容忍在家庭中呢！』那麼這娜拉實無一談的必要，我們祇應說：娜拉錯了！娜拉的覺悟不澈底，我們要以她為戒！我們不能以娜拉甘作傀儡，而令大家也作傀儡。鋤冰先生說得好：西洋情形，我們只可拿來做參考，不可絕對仿效，這是指他們正確思想說，至於娜拉錯誤了的呢？自然不用我說。

囉嗦一套，只不過說明娜拉之必須走而已，想來固屬無聊，等於廢話，——因為現在需要解決的不是娜拉走不走問題。——但是牠的意義，正不僅替所有的娜拉在決定走以後，交代幾句話；或藉以博得反對她們出走者之諒解與承認。牠的意義實在是想喚醒所有的中國娜拉，不要學鋤冰先生指示的挪威娜拉，要做易卜生描寫的娜拉，要是你有了去的必要，被這五大理由，連勸帶嚇給哄回去，那才是蠢！

娜拉走了以後怎樣？魯迅先生認為：以她的人物舉動也許經濟上不致困難，經濟不困難，人也就不致於墮落。這意見我承認只是替娜拉一部分生活想，就是物質生活之部。我以為如加以精神生活的滿足，娜拉或可比較的健全一點。鋤冰先生彷彿認為她們之無法解決現實，乃是由於不該出走。我卻以為逃婦無罪，未定生活目標其罪。

娜拉出走以後，她將怎樣安排自己呢？這問題好像至今沒有人替她確定，替她解答；自然這是為了牽扯着許多客觀環境，甚至整個中國社會。從理論上講：以我的能力與經驗來談這一問題，自是還有着多麼遠的距離，甚至是不自量；但照事實上講，這問題也許就在身邊，也許不容你避而不談；然則我大胆的表示出自己的意見，即使這意見是錯誤的，甚至不得到原諒；然而因了先有錯誤而後能有新的正確的理論產生出來，不更是我的願望嗎？

我覺得要問娜拉走後怎樣，應先瞭解娜拉為什麼走？娜拉因為作不慣傀儡，因為覺悟自己是活人，因為要取回那已失去她在人類中應有的權利；她才走。這樣，我們很明白；娜拉要做一個真實的，有意義，有生命的人，這樣的人的生活條件，固非與經濟問題絕不相干，但也非經濟滿足，便可解決的那麼簡單。

娜拉走出，自然先尋求生活的方法，這生活方法，須不是社會同情憐

憫，好奇的資助與利用，或善意的施惠，乃是於保持人格下，就自己能力，向社會中換取經濟生活。如不是老弱殘廢，固然可以希望做賢能的主席或總統，——注意這不是官迷，或領袖慾，不過是說明社會較高的地位，較大的事業。——即清白的女僕女招待，也何嘗不可！前者不足爲榮，後者不足爲辱，因爲統通是人類的職業罷了。這樣做，社會上一定有了大批的娜拉在喊着找工作了，這不希奇，也不是難題；你們在男性職業中，（並非說職業或工作，對於男女有着怎樣的鴻溝，乃是習慣相沿，一時暫難打破的現象）也許找不到地位，也許不被他們平等看待，也許遭他們排擠，妬嫉，可是你們想：當你們離去傀儡之家，以後，他們沒有傀儡表演，是不是要坍臺？坍臺原不妨向過剩的傀儡中求補，可是一個傀儡的出走，至少可以震動十個傀儡的心，甘作傀儡的人，恐怕是愈見其少了。那麼他可以索性不補了，他把子女送到託兒所，教養院；衣着縫補去尋裁縫，縫工，家事整理，自已稍分些心，託給一個可靠的雇員；飲饌衛生都可以用錢代取，那麼這些他非人不可的事情中，不就尋出你們的工作。說這話，並不是叫你們去做人家變相的妻，或不掛名的傀儡，也不是離開男子，女人就無工作，無生活，尤其不是「收之西隅」的小見；實在，這是事理上必然現象，社會上若果有了大批於你合宜的工作出來，你能不做嗎？或者你即使鄙棄這些，去尋別的工作，那麼你織一疋布可以預算出將來準不爲男人穿着嗎？

自然，我不是說只要你們檢輕鬆簡便的工作，我是說，如其想望中的工作尋不到，而這兒許多有待於你的工作的時候。另一方面，雖不一定如錫冰先生說的：『社會服務制度，也是男女平等的，只要自已有勇氣，有才力，有道德力，在社會上，無往而不受歡迎的。』那麼簡單容易，但勇氣，才力，道德力，我是絕對相信，絕對贊同的；即使事實上不能如理想那樣順利，可是那不妨以奮鬬努力赴之，一個堅決誠懇的求真理生活之人，她一定沒有奢侈豪華的野心，而她的最低限度的生活，自已總可以支持的了。在物質生活上，倖能舒出一口氣來，你也許又感到精神弛散，生活空虛，以及思想感情的無所寄託；你或者常常對於自已的未來，發生恐怖，幻想等等；這是精神生活上的缺陷，只要你能力許可，有興趣，世間學術，事業，（非支持生活的工作）深而且博，窮畢生之力，怕也不致使你嫌時間的太長。肯鑽研，肯努力，無論在有無成就上，你都不會再感到生活的寂寞，生活的無力了。倘若說這完全是幼稚的空想，那我要問：世界上思想家，事業家，把全生命託付在理想事情上，是沒有先例嗎？

有人會說：這是亡國滅種，戕害生理的獨身主義，我也不否認；但我並非在提倡，也決非敢望於一切娜拉的，我是指略帶孤傲性格，對家庭生活確無興趣的，或者愛好其他事情，比營家庭生活更使自已滿足的人。總而言之，這祇能屬於極少數的人。

普遍的呢，假設她經濟生活安定，或自始無問題時，那也該在許多人生事業中；捉住一件自已勝任愉快的去努力，這非僅直接間接爲社會服務，實也正是使你生活不致毫無價值，毫無意義。社會事業固非一定需要女人，然而女人可不能不加入社會，去取得一個人應有的一切，因爲那是她們的權利。他們可以不承認我們，我們自已却得相信自已。傳統陳腐觀念，不自我們攻擊起，等候誰呢！

在你認爲已取得一個人的地位後，照人生大道理說罷，你勢必還有一

種需要，這需要人們不敢否認，可不敢驟即承認的。

你必須以勇敢毅力，打破舊禮教觀念，對你理想中的家庭生活，不妨以大胆，眞實，坦白態度去重新建造，獲得社會允許，那是女人人格被承認了；獲不到諒解，那是社會自私遺毒太深，可以不理。反正你覺得那兒有新大陸，你已看見水草蘆梗漂來，你就鼓棹前進；萬一中途船翻人溺，那不是你的錯，也無須怕，不有犧牲，何來成功！

不過在你新生活預備考慮中，要注意的是：不互爲利用，（如財色）不受憐憫，（如孤立無援）不爲環境迫使，（如年事已長）要自然健康，眞實，要人格上相互結合，性情相互瞭解，不憑任何外力而全由靈感的密翕；這樣，娜拉在棄去傀儡生活後，以此代之，我們不能譏她爲失掉貞操，或罵爲狂蕩；因爲她至高無上的靈魂，從未失貞；她的情愛從未濫施；勇敢地從非人生活深流中，跳到人的生活甲板，爲什麼是狂蕩!?在這裏，我們正要稱讚她是活生生的勇健的女人，而且是一切與娜拉同一命運的人自救之先鋒先覺!!

這新的家庭，權利義務在性質上娜拉是與丈夫對等的，雖然不一定與丈夫每天同時出入工作，每日同量拿錢回家，每年同樣在事情上有相當進展；但是你萬不能一天一月一年的使你精神能力，在懶惰，享樂，無責任中，拋過；雖然家庭是整個團體，可是團體中各個分子，還是要有獨立性的。除此，因了大家庭的管理麻煩，內外事重，而使你不得再分一些精力於旁的事情，——譬如子女多，交際繁，丈夫的事情有待於妻的助理，成就的。——那是不能不被人同情的；因爲一個賢妻良母，幫助丈夫或教育子女，使爲國家有用人材，這也是她的成就。但如朝朝暮暮，承歡解聊，仍爲附屬生活，即使你自己滿足，別人決不會稱許。

一個娜拉肯冒險，繼之有十個娜拉也肯冒險了，冒險後倘沒有大的失敗，或竟有因而尋到新生活的，那誠然會有無數的娜拉都出來了，這社會不將大騷動，秩序大紊亂嗎？我的回答是：不會的！一國的革命成功，也許不必成功，只要有反動的，嚴國統制者，一定會籌備立憲。這自然不是娜拉的目的，但我相信定可因此逐漸改善家庭制度，決不致釀成太太同盟大罷工的風波，如能由傀儡而主人之一半，由附屬而獨立負責，那就是和平成功了！事實上儘有千百個與娜拉同一命運的人，然而與娜拉具同一思想與反抗精神者，却未必有千百個；那目不識丁，東西莫辨的娜拉們，現在我們也不能把過高理想要求她們，然而她們的希望與權利，却至少要可能的娜拉們代爲爭取的，想到這裏，知識能力之鍛鍊，是太切要了！

總起來說，理想中的娜拉，應是有健全獨立的人格，鐵的意志，敏確的判斷力，最低足以生存的學識；你必須走出傀儡家庭，除非你丈夫完全覺醒，承認妻是家庭主人之一時，你不可再踏進那個門限。倘你不甘於寂寞，而重組家庭時，條件是你以女主人資格，盡應分義務與責任；以人的資格，享應有的一切，能通過家庭與社會，丈夫勢必承認你的存在，這承認不是勉强，而是心理根本改造了；他不敢以傀儡目你，你不甘以傀儡自居，這家庭不敢說是最理想，至少該是眞實愉快的，以心理改造，與實際反動，來變更娜拉的家庭，不强勝忍耐敷衍多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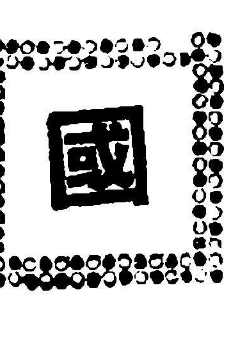
錫冰先生主張循舊式結合制，『從一而終』，不知是指雙方抑是單方，倘指雙方，習慣上少見；倘指單方，則習慣多屬女人；今姑就指女人言：從一而終，通俗即謂嫁雞隨雞，嫁狗隨狗；說句玩笑話，物以類聚，人以羣分，假使娜拉不是雞狗之屬，那麼怎能飛入雞羣或鑽入狗竇呢？

二十三年萬愚節稿

一週間國內外大事述要

由二十三年四月六日起
至二十三年四月十二日止

（硯農）





國際投資與十年計劃

上月三十日由莫斯科傳來消息，謂國際銀行團，近正在滬談判對華大舉投資，而日本出而阻撓，此訊傳出，即經當局汪孔否認。至本月六日滬報開始將宋子文與滬銀界以一千萬元合組一大規模銀公司消息披露，謂宋孔等均加入資本，或將聘多數外籍專家服務，成立之後即辦理外人投資及我國建設事業云云。查此事在上月初滬上即有此項電訊，宋於經委大會後，與李石曾同返滬，即因此事。李對此甚爲熱心，至外籍專家人選，亦大都在華，並不赴國外聘請云。

製成計劃徵商國聯

六日京電云，五月國聯行政院開會，將討論中國與國聯之技術合作問題，拉西曼屆時將提出詳細之報告書。宋子文連日在滬與拉準備該項報告書，故西北行期展緩云。又八日京電，政息，拉西曼定十日由滬乘輪返日內瓦，此去除向國聯報告在華工作外，並携有經委會所擬發展中國十年經濟計劃，徵商國聯意見。內容擬設大規模銀公司，容納各國投資合作，並建設航空水陸等交通事業。故此項計劃，現即端俟將來國聯意見如何，以爲決定也。

日本阻撓之理由

日本方面，對此阻撓之舉，俄電中已詳述及，玆據東京九日電，日外務省發言人於答覆外間所傳日本反對國際協助中國質問時，更說明日方反對理由：係根據若干因素，內包括㈠難於辨別技術與政治協助，㈡根據前例，似極難有圓滿結果，㈢西方國家距中國遼遠，可干冒嘗試失敗之危險，而日本則不能云。該發言人並暗示，日政府不知國際協助之說，是否可信，抑僅爲一種宣傳云。

羅傑士到京謁財孔

美國總統羅斯福與財長摩根索，欲明中國對美提高銀價各意見，及中國於提高銀價後購買能力，特派來華調查之財政專家羅傑士教授，十日晨已到滬。中央銀行陳行・席德懋等往迎，羅表示將留華一月，擬赴平津一行。此來僅作觀察調查，並不進行若何談判，個人對提高銀價無意見可發表，在滬擬晤宋子文孔祥熙及銀界與商會當局，華南去否未定。南京十二日電，美政府派來調查白銀問題之羅傑士十二日晨已由滬到京，午由美領事裴克陪同拜謁孔財長，交換對白銀問題意見，談四十分鐘始別。午後羅氏至外部謁徐次長，晚七時孔在邸設席歡宴，當晚孔祥熙・羅傑士同車赴滬。孔十三日在滬午假都城飯店茶會，介紹羅與銀行界會見。

南昌會商華北外交

日來華北外交，又傳謠言繁興，北平政整會委員長黃郛，於六日下午抵南昌，將於七日午接見，聽取黃對於華北一切情形之報告，並示以今後華北外交方針。緣黃於南下之前，即經與蔣汪往返函電商榷，此次會晤，係當面詳定辦法。

黃汪均抵贛垣

據黃在漢表示：俟與蔣汪見面後即轉滬赴杭掃墓，定五月初返平，日本對於華北情形，固屬緊張，謠言雖多，然亦不致如外間揣測之甚云云。又汪應蔣邀，於十日晨八時，冒雨乘中山艦赴贛。

臨行在江干語記者：謂膺白（黃郛）在滬等候，故特前往會晤，對華北問題，常有商量。外傳黃辭職本人尚不知，在滬擬留兩日返京，結果如何，歸後再奉告云云。陳叔兒曾仲鳴等隨行。於十一日午抵滬，即乘車赴贛垣晤蔣。

問題集中通車通郵

據南京十一日電云，京中對華北現局問題之謠傳，關係以日方催我談判通車通郵等問題所引起，並不如謠傳之甚。負華北重任之黃郛，此次赴贛，即係會商應付方策。蔣汪黃商談，對日方要求通車通郵等問題，自須經最詳密之考慮後，方能決定，有將以郭泰祺・顧維鈞・施肇基・顏惠慶，最近所擬之對國際外交意見書，爲商談之參考之說，並謂日內或將召朱家驊・顧孟餘・孔祥熙等赴贛，徵詢意見。但十二日外交部對此正式加以否認。又據交長朱家驊語記者，謂行政院對於通車通郵問題，尚未加考慮。交部仍一秉過去封鎖政策辦理，並無變更方式之動機。至查獲日人私運東北郵件事，凡國內有租界之地，均有此種組織。日人此舉，不僅牽涉外交上問題，抑且影響我國郵政前途甚鉅。除令各地嚴密防範取締外，並請海關協助，一面由外部向日提出交涉制止云云。

有吉在滬待黃晤面

日本外相廣田，爲打破日本之國際孤立危局，澈底確立外交方針，最近發電召回出勤各國之駐外使節，以聽取一般報告，並研究今後對策。駐華公使有吉，於接到此項訓令後，原擬本月初旬回國。茲以黃郛氏南下，正謁晤汪蔣等中央要人，商討一切，故有吉暫延行期，在滬待與黃氏會見，以探詢中央對日之眞意。但一方面爲與黃氏會晤，倘有交涉時，又須事先向廣田外相有所請示，故特由駐滬總領事石射猪太郎氏，先期回國。石射氏此次歸國，除上述使命外，並有對華中商業，謀更大開展之計畫。蓋廣田曾有商務經濟外交政策之規定，最近日本對長江一帶之貿易，雖云突飛猛晉，實已大非昔比，但同時因此與英美在華貿易，發生更劇烈之傾軋，亦必須向外務當局謀具體之應付云。

日軍在華北之活動

日本參謀部爲調查華北各省經濟軍事狀況，最近曾派多數青年軍人到平來，分赴各省，以遊歷爲名，從事攝影調查等項工作。數日來抵平之日本軍人已達百餘名，均操流利華語，並攜有華籍妻室。其分赴內地工作之路線，已與日本駐平武官接洽完竣，約有三十餘人赴晉，二十餘人赴察，餘赴寧夏，河南，山東及冀南一帶，現均已陸續出發。河北易縣，於本月八日突發現日人二名，身着西裝，佩帶手槍及測繪器照像機等物。同時淶水亦發現日人二名，彼等到處測繪照像，用意不明。當地駐軍高級長官，除電當局報告外，並飭各部官兵不准外出，如遇該日人測繪時，嚴禁軍人參觀，以免發生事故。並令當地警察從旁監視，隨時報告。又日本駐華武官柴山兼四郎，八日夜十一時乘快車赴石莊轉井。據某有力方面消息，柴山此行除奉東京命令視察同蒲鐵路工程，及汾河黃河之測量工作外，尚負有較大任務。歸來時將自太原乘汽車赴大同，更換平綏路客車回平。據日使館武官副谷荻少佐，於九日對中國記者發表談話謂，（一）外傳日方近派大批官員到華北各地視察，恐別有所圖等語。實則據本人所知，本年一月至二月間，來華北視察者，有參謀本部向田中佐，遠藤主計，地點爲山西。二月至三月間本人曾至察省及包頭一帶視察。三月至四月之間有川本少佐，及中山大佐曾到太原。本月八日柴山武官坂庭及西村三人赴大同，參觀雲崗石佛，然後再至包頭。以上數人，以個人所知，純係遊歷性質，況每人均有正式護照，並經過檢驗者，決無其他意義。（二）北平日駐軍之演習，乃爲陸軍省所規定，每年度計三月中旬爲平常演習，四月步砲兵空砲演習，五月實彈演習，八月總檢閱，九月十月爲秋季大演習，以上乃平常之事，決無他圖。況日軍演習亦爲條約上所規定，華方不得限制演習，僅對地點能加以範圍云云。

北平方面之觀察

北平方面觀察，關於通車通郵問題，邇來雖甚囂塵上，且附會華北將有危機之風說，實則此問題之本身，並不重要。所顧慮者，惟恐日人藉此向國際上誣我國爲承認僞國，故我國當局力主愼重。日人惟恐其希望不能實現，乃又散佈華北危機之謠言，圖以恐嚇政策，屈我實行。日本武官柴山等亦公然對新聞記者說明其對通車通郵，必促實現之主張。關東軍又故在長城各口及戰區內，留有若干問題，作爲通車通郵之交換條件。就日本現時一般外交政策言，用兵力攫取華北，當不至實現。惟僞國之事，操於關東軍及在華活動的日本軍人之手，此輩無事生非，其政府亦鞭長莫

皮，事件一旦釀成，日政府又極盡護短之能事，我當局深悉此點，故於減少亂源之事正注意中，通車通郵本身問題，尚無多大重要。惟一旦實行，必需研究如何始免國際誤會我爲承認僞國耳。

西南問題消息兩歧

西南裁撤兩機關，設立軍分會事，於上週間實現之說甚盛，據六日南京電云，陳濟棠已電京，西南兩機關存廢問題，聽命於中央 。並擬派林翼中北上，向中央陳述一切。聞粵桂早經表示，應精誠團結，擁護中央統一，故對於西南兩機關之撤廢，多一致贊同。惟胡漢民等尚未完全諒解，但胡對設軍分會事則不反對，認爲可與兩機關並存，此事尚須待陳李疏通後，方能實現。關於粵設軍分會事，蔣亦曾電陳濟棠，擬有數項辦法，陳李大致贊同。此間認爲西南與中央之合一，只是時間問題云。但另據香港十日電，李宗仁十日下午乘車抵港，否認有撤消西南兩機關消息，眞相如何，暫時仍難揣測云。

李宗仁之在港談話

香港十二日電，李宗仁對記者談。撤銷西南兩機關事，無所聞，中央亦無在粵設軍分會之意，對於此兩事，中央並無明令頒到，亦無來電徵詢意見。又謂本人贊成改革省制，謂十七年時已倡此議，惟當時以環境關係，未能實行。現行制度，各廳各自爲政，不相聯屬，辦事效率減少，省主席等於虛設。廣西近年已實行此制，祇於名義上仍沿用委員長，從前桂省府公文每日有六百餘件，此辦法行後，每日減至三百餘件，各縣局又改爲科，免各自爲政，使縣長得統籌兼顧，省長制實比委員制善。

剿匪軍事各有進展

剿匪軍於過去一週間，均有新進展，茲將各路捷報分記於次：

克復招携匪巢

南昌七日電，樂安縣南之招携，久爲赤匪盤踞，已成老巢。五日經國軍克復，僞警衛師模範師等二千餘人，均被擊潰。斃匪甚多，殘部向東南青里大山中逃竄，正追擊中。又據十日郭師電告：匪二千餘，在大尾附近，我軍冒霧進戰竟日，匪潰向曾家山下陽瀨退去。其僞三師及獨立七團被包圍殲滅，斃僞團長蔣邦云，俘獲尤衆。又南昌十一日電，蔣頃令省府，沿南潯路各要隘，迅興築大碉堡。並限五月十五日前完成，以防匪犯而維交通。

川東戰事激烈

漢口十日電，川軍七日向通江總攻，血戰兩日夜，克十餘要隘。匪在河口場一帶 ，築工頑抗，刻仍激戰中 。又鄧錫侯軍九日已攻下南江，楊森連日督師渡巴河，向前攻擊，戰事至烈。陣亡團長一員，營長五員，士兵傷亡極大。匪大部在通江，擬固守頑抗。又重慶十日電，南江克復後，綏宣之匪退集通江固守，五路軍乘勢越過後河，進至萬源境內之梔桿垻。傳匪有擊潰三四兩路再退守巴山老林計畫 ，連日前方戰事異常激烈。

閩匪竄至古田

廈門十二日電，軍息共匪羅炳輝部季振同率六千餘人，竄至永定大洋垻，經八十三師圍攻，匪潰竄古田蛟洋。現第九師任左翼，八十三師任中路，第三師任右翼，分向永泉朋口堵擊。蔣鼎文十一日到漳，日內赴龍巖督師。同安民軍林正平未經點編，以紀律不良，十一日全部繳械。又福州十二日電，將樂之匪經李默庵師反攻，分竄永安沙縣，沙縣屬夏茂，延平屬王台均發現匪蹤，十一日起調大軍扼要隘截擊。

粵閩浙邊戰報

香港九日電，蔣鼎文電粵稱：邱稿成團佔領筠門匪區第一防線盤古隘之芙蓉焦，斃僞警團百餘，距筠門僅十二里。又福州六日電，第四第八十八第八十九各師，在建泰甯邊境之新橋一帶，與僞三五等軍團，劇戰三晝夜，匪死亡達二千餘人，已於四日潰竄。第四師亦陣亡營長三員，傷營長數員，死傷連排長士兵數百人。又杭州六日電，俞濟時六日晚率同隨員十餘人，渡江乘杭江路夜車赴玉山，聞指揮部決設玉山。

劉桂棠竄抵膠州

離榆贛再竄回魯境

劉桂棠匪經魯軍追擊，四日離贛榆西竄至許口五日晨復由許口西竄，在莒縣城南約七十里湯頭鎮以西，與孫桐萱師兩團相遇，激戰頗烈。斃俘匪約四五十人，獲槍三十餘枝，騾馬數十匹，殘匪仍連夜向西北竄。六日晨抵沂水城南百餘里之聯溝，旋在汪家莊附近渡沂江而西，經鐵山子莊羊欄莊南北黃埠吉山喬莊一帶，至孫祖集南王莊。經魯省飛機三架擲彈，炸斃土匪甚多。匪仍西竄，到鐵峪，午離鐵峪，過石山，經大榮峪崖子莊等地。午後四時到沂水西南代莊西裏莊一帶，仍西竄中。其目的在入蒙陰蒙山老巢，孫桐萱李宣德各部，在後追擊，相距只二三十里。

在沂水一度被包圍

劉匪六日夜由代莊竄抵蒙陰沂水交界坦埠以南之岸堤鐵窩一帶宿營。七日早一時，謝書賢部潛至岸堤鐵窩，夜襲匪隊，斬獲甚衆。殘匪沿汶河北岸，復向東南竄到魯家莊一帶後，又北竄，仍圖入蒙山。時李相臣旅已預伏沂水城西南三十五里大縣山一帶。七日午後二時，劉匪經過該山西南姚家店子水旺莊竄逃，李旅用迫擊砲由山下橫掃匪隊，飛機亦在上空擲彈，匪屍遍地死傷極衆。殘匪東竄，下午六時抵沂水城西南念餘里之黃山舖胡家莊一帶，七日夜由沂水城西南黃山舖胡家莊，再西南竄，八日早竄抵四角泉莊虎崖逍遙嶺李家圈下常莊姜峪一帶山地。四圍皆山，距沂城約六十里，剿匪軍四面嚴密包圍。距匪在地只八九里，剿各軍正積極向內推進，預備八日夜，先由迫擊砲隊開始轟擊匪隊。

冒雨突圍竄往膠州

剿匪軍自七日夜在沂水西南四角泉莊李家圈下常莊一帶，將劉匪包圍，迄八日晚已達一晝夜。因顧念各村人民，未即砲轟，乃八日晚六時餘忽大雨傾盆。劉匪乘大昏雨大，突重圍，過土溝黃莊棗園胡同亞山附近，速夜向東南猛竄。九日晨八時已過沂水城南五十里，蘇村集李家營曹家姚家營呈子莊，繼續向東南逃竄。九日晚經莒縣城北茅埠子里溝繼續東北竄，抵諸莒大道管帥鎮孟疃一帶宿營。十日晨三時王湖鎮西源頭崖頭即發現匪蹤，劉匪復北竄，經莫家嶺李家官莊下坡陳村至拂曉已抵諸城西七十里井邱鎮附近，稍停復北竄，十時已到安邱城南五六十里琪山大店一帶。韓以劉匪北竄，除令運其昌馬貫一兩旅在後追擊外，另調展書堂師唐邦植旅開抵安邱堵截，並令駐濰縣榮光興旅駐膠縣陳德馨旅分別出動迎擊，以免擾及膠濟路線治安。至十日夜劉匪果由安莒交界滴水崖東竄，抵諸城縣西北約四五十里之樓子任家莊小岳戈莊西宋戈莊一帶，陳德馨旅高藍田團，星夜由膠州出發迎擊，斃俘土匪百餘人，獲軍械及騾馬無算。匪繼續東竄渡濰水盧河，奔向諸城東北二十五里之昌城。十一日早過昌城西二十里某村，魯飛機當往擲彈，匪狼狽由昌城之南東竄入膠州境。午刻到小坡，午後過槐樹營王家店子，距膠縣城西南十六七里，仍東竄，似欲奔沿海紅石崖一帶，韓令高藍田團跟蹤追擊，另派師長展書堂率運其昌旅，趕赴膠州截堵，十一日晚已達目的地。韓並請青市長沈鴻烈及威海謝剛哲派海軍截堵。海軍陸戰隊及青島保安隊已出動，海艦亦到膠州灣協剿劉匪。沈並請韓派陳旅一團到紅石崖協剿，海軍飛機亦飛膠州偵察，膠路及青島治安可無虞。唐邦植旅十一日已達景芝鎮，韓令唐運兩旅及陳德馨旅負責追剿劉匪，其他軍隊，均令回魯南原防，以逸待勞。候截剿劉匪。據俘虜供稱：匪心已渙散，多欲脫離，劉桂棠本人乘黃馬，有機槍兩挺隨之。在張峪子被圍時，劉受重傷，經多匪架至馬上逃去。

青島海空軍協剿

濟南十二日電，劉匪十一日晚停宿膠州西南諸城東南林村以南之小稍坡張家屯一帶，經李占標旅痛剿，斃匪六十餘人，俘四十餘人，殘餘向南潰竄。十二日早在膠諸大道大橋東大橋西一帶，經孫師吳元興團截剿，斃俘百餘人。匪繼續南竄，午後抵諸城東南之哥哥莊，瀏河，觀音莊一帶，仍南竄，奔向日照。中央飛機二架，十二日午抵濰縣，與王副文同飛諸城，在哥哥莊附近，擲下三十二磅炸彈六枚，斃匪無算。海軍軍艦兩艘在紅石崖，古鎮營，石島，膠州，日照沿岸遊弋協剿。十一日曾有某國商船一艘由古鎮營出口，航二十里後，忽停止不進，疑係接濟劉匪者，海軍十二日往檢查。韓原擬偕葛光庭赴膠州督剿，因匪已南竄，膠濟沿路及青島治安無虞，決中止東下。

晉綏軍功成復員

孫殿英軍收編部份業已辦了，改編者計于世銘，盧豐年，劉月亭等三旅，正在臨河集結，待軍分會點驗畢，即調往冀南訓練；遣散部份，亦集中臨河已由軍分會委員門炳岳於十日返包監督辦理。

傅趙返綏 王在臨河

傅作義趙承綬於九日下午三時已由包返綏，全市懸旗，黨政軍各界到站歡迎。傅談，孫部繳械官兵共三萬一千餘人，槍約一萬二千餘枝，大砲機槍約數百十架，彈藥甚多，在清査中。將由三聖宮用船向包運送，到包後即全數送交軍分會。孫部徵發綏遠駝騾，刻省府派員偕同各縣代表到包候領，至少有半數發還各縣，不誤春耕。王靖國在臨河，主持善後事宜，盧豐年劉月亭于世銘三旅已着手改編，于世銘部現駐五原，劉盧駐臨河，將由軍分會調赴河北訓練。趙談：楊猴小匪竄至百靈廟一帶，急須剿除，本人與傅返綏，計畫澈底圍剿，務期殲滅。又黃紹雄同車由井抵綏。黃談：在井未晤孫殿英，到綏有相當勾留。赴寧夏否尚未定。

蔣傳令嘉 獎王靖國

蔣委員長有冬電致傅氏，對王靖國備加獎勉。原電云：臨河傅主席宜生兄勛鑒，密，數萬逃軍，兩部解決，一彈無遺，伸國家之紀綱，除西北之禍患，碩畫豐功，殊深佩慰。王師長靖國，執行任務，運用有方，處理適當，具見體國公忠，希即傳諭嘉獎。

百靈廟到 匪七千人

南京九日電，班禪九日接百靈廟方面來電稱，該處近發現大批土匪六七千人，刻僅距該廟十五里左右，擬向該廟取包圍形勢等情。班禪即呈報中央，請飭綏省府調該省駐兵，前往清剿。

藏軍侵康已證實

南京九日電，西康民衆代表馬澤昭接西康來電報告：藏軍近分向登科格德進攻，倘該處不保，則甘孜甚危等情。馬已向參謀部報告，並謁黃慕松，請判康後對康藏劃界事，早日解決。黃允召集雙方會商調解，以息糾紛。

査勘滇邊 專員派定

南京九日電，外交部接滇省府七日電報告，緬佔班洪開採礦產之英兵自前進至燒班考地方後，現已退回爐房，並未佔領瀾滄縣云。又十一日電，外部與參謀部會同派定尹明德楊光爍，赴滇實地査勘滇緬南段界務糾紛。尹則正爲査勘江心坡界址案留滇未歸，現待楊至昆明後，即會同出發，限六個月內査勘完畢。

外電所傳新戰近況

和闐王死 於亂軍中

莫斯科十一日塔斯社電，據塔什干報告稱，新疆省政府軍隊於追襲馬仲英殘部途中，佔領阿克蘇與烏賀吐魯番兩城，至是，中部新疆全部秩序可告恢復。馬仲英將軍現已率小部人馬抵疏附，刻下疏附境內東干部隊，巴斯馬赫部隊，烏伊古爾游擊隊及和闐軍隊，乃在繼續混亂中。當東干部隊佔領英吉沙時，和闐王死於亂軍之中。其後和闐軍隊受烏伊古爾部隊之資助，又復奪回英吉沙。又據阿克蘇與疏附間中途一大城馬拉魯巴希來訊，新疆省府軍隊之先頭部隊正由阿克蘇向馬拉魯巴希方面追進中。

俄日對峙中之東鐵

日築新路 橫斷東鐵

莫斯科十一日塔斯社電，伯力訊：在南滿路分科監督下建築與中東路東段海林與牡丹江間嚴密平行之鐵路工程，現已開始。各種建築已然樹立，而建築之材料均係由地下運往工作地點者。又一橫越中東路，聯接圖門，寧古塔，三姓，富錦，直向海參崴發展之日人新建鐵道，與上述鐵

道同時測量完畢。上項建築之實行，適在中東路地帶以內，觸及中東路之利益。且日人擅自進行，並未向中東路當局預先商洽，關於南滿路代理人在中東路地帶內此種非法片面行動，中東路局長魯德義已向中東路理事會提出兩項報告，指出中東路路軌附近之地下工事，對於中東路之車運構成一種直接危險，因有致成地面塌陷之可能。又中東路該段當局雖曾向當地路警一再提出覺書反對與該路無關人物之擅自活動，而路警對於此事竟置之不理。魯德義力稱此乃南滿路代表對於現行規章之重大破壞，魯氏已促使中東路理事會採取緊急步驟反對南滿路之非法行爲云。

東鐵受破壞之總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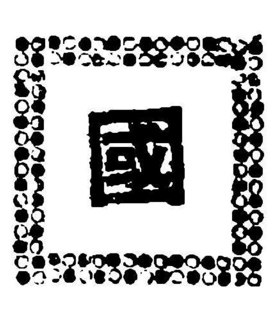
莫斯科八日塔斯社電，伯力訊，中東路局長魯德義頃將中東路一九三三年業務總報告提交該路理事會。據此項報告稱，中東路因軍事性質之事件，匪寇之刼奪，繼續不斷之經濟危機，一九三二年水災之影響，附近「政府」鐵路與水運之不正競爭，及非經濟性質之行政措置等，在一九三三年內，曾受極端不利之影響。魯氏關於后者開列一清單，指出在此一年間曾發生十一次預謀之破壞車輛案，三十八次武裝刼車案。三十九次毁路之企圖，十九次縱火案，一百九十七次對路局職員毆擊與搶刼案，九十九人受傷，四名人被綁。至於財政方面，收入爲三五・八七三・〇〇〇金盧布，支出爲三三・七三三・〇〇〇金盧布，其中直接用與鐵路業務之支出爲一六・〇八四・〇〇〇金盧布，截至一九三四年一月一日現存七・三五五・〇〇〇金盧布，此項報告又稱，假使日本軍事當局照五折還淸對該路欠欵，則至一月一日現存之金盧布當爲一九・〇九五・〇〇〇，除付淸路局欠欵四・八三八・〇〇〇金盧布外，尚餘一四・二五七・〇〇〇金盧布。魯氏於結論中宣稱，中東路雖在艱苦之工作環境中，猶能獲得如此良好成績，端賴開支之經濟，業務之改善，生產費用之減低，職員之英勇努力云。

日傳俄在遠東軍備

東京十日新聯電，蘇俄政府爲充實遠東方面軍備，目下於滿洲境一帶，築堅固的防線，間現有潛水艦十二艘，停泊在海參崴灣外之爾史基島附近海面。此外又在朝鮮北境築堅固防線，並創設飛機場等，極力充實軍備。蘇俄竟藉口稱係爲防備日本之侵略而施設。又據本日接由某方來電報稱，蘇俄政府於最近雇用英國船三艘，希臘船二艘，暨本國船一艘，均滿載關於敷設軌路之材料及洋灰等物，已由俄底薩港出發，預定在海參崴起陸等情。又有外國船數艘現停泊在黑海附近，此係爲運搬軍需品之用，日外務・海軍・陸軍等省對以上情形之推移均各予以嚴重之監視。

俄對廣田之諷嘲

莫斯科十日塔斯社電，據意大利報紙「德拉塞拉」所傳日外相廣田弘毅談話稱：「日俄關係緊張中最微妙之因子，即係遠東蘇聯軍隊之集中」。「消息報」對廣田談話，痛加駁斥稱：『日本軍部之侵略掠奪之意圖，盡人皆知。日本軍部自然急欲蘇聯遠東邊疆不加防禦，且其防禦力弱不足恃』。繼謂，『中國滿洲之前例已表示日本帝國主義一遇有破壞他人防禦不良之領土機會，決不能放棄。正因蘇聯完全洞悉日本軍閥眞正意圖之故，蘇聯必須採取一切步驟，確保其邊境之防禦』云。





日本之外交（國）內政

召回使節商討外交

東京八日新聯電，外相廣田以本屆議會已無事終了，且對美對俄關係亦因依此半載之努力而漸見好轉，此際爲謀萬國協和起見，擬於最近分別致電駐美大使齋藤，駐法大使佐藤，暨有吉武者兩公使等令其歸國，以便進行磋商關於對外和平方針，並使彼等認識國內之社會，政治，經濟等各方面之情勢。又廣田擬對下記各項謀澈底的實現，㈠爲使外交事務簡捷，將外務省之組織根本改組。㈡謀在外機關之充實。㈢刷新人心廣收人材，將外交官任用範圍擴大。㈣爲實現第三項目的，對外交官試驗進行根本的改革。以上各項，目下正在作製具體的方策，此乃外務省空前未有之大事業觀。外相將如何發揮手腕，以處理一九三五・六年之危局，極堪注目。關於外務省之改組，本年度預算已開列設立美洲局之經費。至其官制

及分科之規定，目下在法制局磋商中，此案日內將上呈樞府本會議審議。又外務省以從來均行本省中心之訓令，外交與駐外官憲完全缺乏聯絡，故自九年度起，擬進行縮少省內人員。一面對駐外使館，尤其對領事級之人員，擬行增加，使其負責，以謀事務之合理化，專以適才適用主義，將從來依位次歷任之制度撤廢。凡各方面之人士，皆得任爲大使公使及其他官位，從來外務省因執狹小的一種門羅主義，於在野人士未免有閉塞進路之嫌，此際因鑒於經濟外交之重大性，今後決採自由任用制。又外交官有不懂世情之批難，自滿洲事變以來，此種批難之聲更高，此項相當有根據之事實，原因一半認爲在外交官試驗之方法不好所致。今後擬將試驗科目改正，除國際法，外交史，政治，經濟學外，對社會，文學，哲學，等各科目，亦擬加以試驗。又筆記試驗同時並注重口頭，人物考査以及體格等各點，打破舊弊，採用有常識的見解之有爲人物。以上各項於本年七月舉行外交官試驗時，擬先施行一部，目下正在作製法案中。

外務省改組之計劃

廣田此次決行刷新外交機構，關於改組外務省一事，除現在之歐美，亞細亞，通商，三局之外，擬加一對美關係之美洲局，於是各局之分担事務，亦隨之而有變更。又乘此機會一掃從來之弊害，爲謀事務簡捷起見，於局之下擬設分科，各掌事務，各局名稱，現雖未正式確定，但計畫如下：㈠美洲局分三科，第一科掌北美事務，第二科掌中南美事務，第三科掌旅券事務。（二）歐美局改稱爲歐洲局，第一科掌蘇俄，阿富汗，波斯，芬蘭等國事務。第二科掌歐洲各國事務。第三科係新設，即掌管關於一九三五年裁軍會議對策之事務，於裁軍會議閉幕後，則掌理濠洲印度等各國之海外殖民地自治領之關係事務。㈢亞細亞局改稱爲東亞局，乃照舊行之，制度不變更。㈣通商局分三科，第一科掌研究海外通商條約政策之立案。第二科掌理運用關於對外通商條約政策，例如日荷或日印會商時研究均衡制，或與外國進行折衝等事。第三科掌理移民事務，及與國內移民當業者之關係。

近衛公赴美期定

貴院議長近衛公預定五月十七日由橫濱啓程之淺間丸赴美，現正考慮抵美後之種種事項。爲悉知裁軍問題及外交方針前曾與廣田會見，聽取其說明日美外交之根本方針。聞近日亦將與海相大角會見。並定十四日，五日擬赴興津訪晤西園寺公，就現下政局之各方面情勢，予以報告，然後開陳其抱負。

美日不侵條約問題

東京九日電，廣田爲謀求下屆海軍會議對策計，擬在日美間締結十年或永久的互不侵犯條約，美官方因疑日美單獨之互不侵犯條約或非戰條約成立後，日方或將在遠東方面行積極的工作，故似已暗向日方非公式表示將日美條約擴張爲中美俄日之多邊的互不侵犯條約之意。廣田雖以欲期使下屆海軍會議克告成功，必須在日美單獨成立互不侵犯條約，並亦諒解美方主張訂多邊的條約之主張。但因日俄間尚有中東路出售交涉，中日間亦有「滿洲獨立」後之各種懸案，故似將於其解決後，始行考慮多邊的條約之見解。又東京「日日新聞」所刊華盛頓建議締結太平洋四國不侵協定傳說，十日已由莫斯科美大使館否認。

補充文相遭受失敗

東京七日新聯電，首相齋藤擬改造內閣，設置專任文相，文相一職由政友會方面補充，然政友會方面稱，僅承認個人入閣，不承認爲代表政友會入閣。於是首相遂決意不行改造內閣，乃直接要求由政友會選出專任文相，結果書記官長堀切，奉首相之命，於七日晨赴市谷邸訪晤乃兄大藏省次官堀切善兵衛氏，極力懇請其就任文相。對此堀切次官詳細述明黨內之事情，對就任文相一事，允以熟考後答覆，又藏相高橋亦訪晤堀切次官，促其就任文相。又電堀切次官於今晨訪問藏相高橋後，談話如左：高橋藏相雖慫恿予就任文相，但經考慮後，已加拒絕。傳堀切拒任文相，除因黨內情形外，尚有私的原因，至是文相後任問題，遂又遭一頓挫。

內閣之重要決議

東京十日新聯社電，本日舉行重要閣議，由齋藤報告一日晤西園寺經過情形，繼復激勵諸閣僚，由各閣僚開陳意見。結果決定下列各項：㈠整理刷新財政與稅制，㈡刷新教育，確立思想對策，樹立農林政策，又關於補充專任文相一事，已歸失敗。首相齋藤昨日招請高橋山本閣內二長老，進行協議。結果決定對下列各項，謀澈底實現。㈠行政及財政根本整理改建。㈡振肅官紀及增進能率。㈢米穀統制暨確立米穀根本方策。㈣日

滿經濟統制○㊄刷新教育問題○

貴院推測現閣悲觀

東京九日新聯社電，貴院方面就今後政局之推移，具有下列意見：現內閣將預算案及各種法律案以好成績通過本屆議會○首相於專任文相補充前，先就內閣之進退事舉行閣議，繼即赴興津晤西園寺公，於歸京時復與山本高橋二長老進行協議，然後始決意繼續担當時局，着手銓衡專任文相，觀其交涉方法，並不經由政友會總裁，而直接以個人資格向堀切善兵衛氏交涉，受一頓挫○預料今後將作第二次工作，如以與堀切氏同樣方法進行，向前田米藏，望月圭介，島田俊雄及其他各政友黨員交涉，則料其必遭彼等之拒絕 ○ 又內閣以威信關係似難將文相之人選一任於鈴木總裁，是以政府對政友會之關係，必漸惡化○人心現已離去政府，今後欲再收回人心，殆頗困難，前途未許樂觀○

林陸相引咎辭職

東京十一日新聯社電，陸相林氏於本日午後訪首相齋藤，因其弟白上裕吉與東京市疑獄事件有關，已被處徒刑十個月 ○ 林氏因感責任關係，故會見時即向首相提出辭表○齋藤與陸相會見後，即召請書記官長堀切，就陸相辭任事進行磋商○結果首相以爲問題乃其弟白上氏之事，與林並無直接關係，是以不承認其辭任，乃以慰留 ○ 今後林氏如不再表示辭意，則首相似將奏請日皇，將辭表却下

幽黯之裁軍主席團會議

在列強競爭增加軍備中，而一息僅存之裁會主席團會於十日在日瓦內循例開會○開會後，由主席韓德森，英代表艾頓 ，俄代表施坦因先後發言○俄代表仍重申蘇俄準備承認軍備之任何縮減，無論至若何低小；祇須此項縮減一律施於各國而無例外，蘇俄諸鄰邦，尤須遵守之○日代表齋藤今日雖亦出席，但不參與辯論○主席團會末乃決議於五月二十三日召集總委員會會議，主席團則休會至四月三十日，惟如有延會之必要，主席能展緩數日云○

日內瓦十日電，十日裁軍會議主席團開會時，主席韓德森及各代表演辭如下：

韓德森講世界危機

韓德森主張於五月二十三日召集總委員會○旋謂各大國幾無一不增加軍事預算者 ，軍備競爭，重行開始，現仍繼續進行○若干部份輿論以時局已無希望，此輩人士對縮減軍備之意義已明白蔑視，意欲各國對於軍備各自爲政，而回復從前國際上混亂狀況，各挾堅甲利兵，以相對峙○韓氏結論力勸各國誠意合作，本乎現存條約及以前業經決定之原則，訂立裁軍公約，俾新軍備競爭之潮流得以停止，而使逐日擴大之戰爭危險得以避免○

艾頓報告德法隔閡

艾頓主張主席團延至四月三十日開會，俾渠得熟察情形，再對總委會確定重行開會一層表示意見○艾頓謂法德兩國關於各種問題意見相差甚遠○例如關於軍額之計算，有殖民地已訓練之後備軍隊，正式軍隊以外之軍事團體等，尚難取得同意○又如德國短期兵役軍隊須經過一定試驗期間之後，始能配備防禦性質之軍器，但此種試驗期間，何時開始，其長短如何，皆爲尚難同意之點○艾頓鑒於種種困難，乃主張主席團延期開會，俾外交談判得以繼續進行○

蘇俄重申普遍裁軍

蘇俄代表施坦因繼起演說：謂只須裁軍有世界性，則無論對於何種現存軍備之裁減，蘇俄無不樂於接受○所謂裁軍有世界性者，即所有各國不加區別，一律實行裁軍是也○施坦因以爲裁軍會議所應研究一爲蘇俄所提關於侵略國定義之建議○二爲法國所提關於安全之建議○三爲羅斯福所提關於不侵犯條約之建議○

法代表述對德態度

法代表瑪西格里繼起發言：將一九三三年十月十四日德國退出裁軍會議以前裁軍會議所主張之主要原則，重行叙述○謂目下又發生種種新事實，而德國要求在質與量上立即重整軍備之計畫，即爲其最重要者○瑪西格里謂本年二月十三日德國致法國復文，一方要求允許德國立即重整軍備，一方又要求他國縮減軍備，此種態度，不免矛盾○瑪西格里以爲德國之主張不啻將裁軍會議歷來討論之基礎根本推翻，如欲如此，必須召集總

委員會投票表決之。蓋裁軍會議工作歷來所根據之原則，應否實施，惟總委員會有權決定之也。瑪西格里旋謂德國實際上已從事重整軍備，故其要求之若干點與其軍備上之實際情形究竟相差幾何，尚屬問題 。法代表繼稱：英政府努力研究裁軍公約實施上保障問題，以求其日見光明，法政府深爲感謝，渠深信不久可與倫敦同意得到解決辦法。瑪西格里結論謂，法政府必竭盡力量，使時局儘早得一總結束，以便報告於裁軍會議。

各小國分別述立場

瑞典外長散特婁，瑞士代表摩太，及波蘭代表勒索斯基相繼發言，均希望能得到具體結果，散特婁特別主張三點：即(甲)由實質上裁軍，(乙)酌量實行軍備平等權，(丙)設立新安全保障。摩太謂渠以爲德國必須令其重回日內瓦，蓋無德國則在精神上裁軍公約即無法討論也。勒索斯基則贊成法國代表之意見云。

義奧匈三國經濟會議

討論主題

羅馬七日電，義奧匈三國經濟專家今日在此續開會議。歷時頗久，其討論之主要問題 ，爲(一)規定義奧擬向匈國購買之小麥價格。(二)設立三國清帳所，俾購入之物，不必運款付帳，售出之物，不必將資運回。(三)發展旅行事業。(四)特里斯特與阜姆將爲奧匈運輸上之新港，今後處何地位。預料專家會議將歷時兩星期之久云。

義德關係

柏林七日電，勞工院機關報「德意志報」發表記者貝施論德義關係之文字一節：貝氏新由義大利歸來，謂德國對義大利不可復作痴態，蓋德國如能爲義大利所利用，則義大利方可爲吾人之友。法西斯主義與國社主義無論如何相近，德國終不能恃義爲後援。義大利如有利可圖，必將與法携手同行，而置德國於不顧矣。

法國節省政策之反響

法國杜美格內閣因主張縮減公務員及郵務員之薪俸 ，以救濟國家財政，平衡豫算，因而引起公務員之示威運動，並主張於五月一日起宣布全國總罷工，非至政府取銷減俸計劃而後已。此實爲杜美格政府成立後，第一次重大打擊也。

減薪案之內容

巴黎五日路透電，法政府已預料公務員到之反對，發出宣言，請公務員合作，以恢復財政金融，而維持國家健康，並謂全國人民之未來安全，唯國家健康是賴云。至杜美格主張之內容爲廢除公務員兼職並禁止同時收受薪俸與恩給金。公務員薪俸低者減百分之五，高者減百分之十，總統已自動願減俸百分之二十，而餘員亦皆表示願減百分之十五。政府爲彌補虧空起見， 不得不定爲十五萬萬佛朗。 大約退伍隊士可放棄其恩俸一部。俟國會復開時，政府將提出新稅案，衆認此種新定捐稅，甚爲煩重。政府且冀減輕利率，以便利國家整理計劃之進行，庶可減少失業，而予青年以其所欲有之機會。

郵電人員連日示威

巴黎六日電，郵局與電局雇員六日午後集合於郵電部外，大聲抗議反對減薪，示威者大罵政府，並高唱國旗歌，但警察並未干涉，因示威者未曾暴動。七日復有極端派率領大批郵務員，集於郵電部之廣場，高唱國際歌，並詈罵政府，惟大多數之在場者，似皆反對無紀律之行動，除口頭表示不滿外，並未發生騷擾。公務員現正準備全國公務員聯合會明日開會事宜，該會將考慮對付政府應取之態度。其中激烈者雖主張於五月一日起宣布總罷工，至政府取銷減俸計劃而後已，但該會似決不至取此嚴峻步驟。大約將行全國開會或更停止工作數分鐘，藉以表示抗議而已云。

與法西斯派之衝突

巴黎六日電，勞工總集團係在總工會指導之下組織而成，參加該團之代表大半隸屬總工會之各工會會員，該團定於七日八日在互助會總機關舉行會議。對於法西斯主義提出抗議，主張保障公約自由，並整頓國家經濟。全國公務人員聯合會幹部亦定於八日上午在互助會開會，發表此項

集會者自稱，不願干涉各政黨之活動範圍，屆時將由總工會總書記石屋發表意見。一般預料八日上午公務人員之會議性質，特爲重要。據八日巴黎電云，今日午後有法蘭西團結運動之會員約五十人與社會黨五十人在凱旋門發生惡鬥，雙方各有數人受重傷，社會黨員皆售係「民衆報」者云。

退職員反對減恩金

巴黎八日哈瓦斯電，退職文武人員聯合會發表布告，答復政府對公務人員所發之通告，並加以分析。略謂退職人員對於犧牲自身利益以謀恢復政府預算平衡之一事，從未加以拒絕。前者政府整理恩給金，並延期支付，此舉僅就一九三四年一年中已使政府節省至四萬五千萬佛郎之鉅。今日政府通告內，對於退職人員此項犧牲，未經提及，復要求犧牲五萬萬佛郎。是則退職人員恩給金先後犧牲當達百分之二十，反之公務人員俸給總額共達七十萬萬佛郎，政府僅要求節減六萬三千萬佛郎，即公務人員犧牲不過百分之八，兩者相較，殊欠公允。且公務人員減薪乃係一時之過渡辦法，而退職恩給金之低減則爲永久的，尤爲退職人員所不能接受云。

美國軍艦大檢閱

大西洋上演操開始

因遠東緊張滯留太平洋岸二年餘之美國艦隊於八日已完成其巡游大西洋之準備。自九日起，舉行前所未有之大規模海戰，至本月底爲止，其戰線展開三千哩。在海軍大將賽拉斯指揮下由聖迪哥與聖彼得羅區起椗，率領之艦隊包括戰鬥艦隊與偵察隊，兩隊合計有船隻一百十三艘，上下級軍官三千七百人，士兵四萬四千人。先駛往巴拿馬，在巴拿馬以西舉行演習後，開往加里賓海，縱橫於四千哩大海之上，操畢艦隊將集合於東海岸。據命令規定，該隊演習定五月五日完成，於五月三十一日在紐約沿岸受羅斯福總統檢閱。此項檢閱規模之大，爲一九一六年海長但尼爾斯舉行檢閱後之第一次云。

大演習之預定計劃

據加州聖彼德羅九日合衆社電云：今晨九點三十分美國軍艦一百一十三艘由賽拉斯將軍指揮，在十五架飛機護送之下，已由此間開往大西洋。飛機載士兵七十五人，艦隊則共有軍官三千七百人，水兵四萬四千人。此次艦隊之離開西岸，係對日表示好感，艦隊排成長陣，綿長數哩，於今晚可望抵墨西哥之拉帕茲暫停。在五月五日前艦隊將在巴拿馬運河外作各種操演，然後再開往紐約，準備由羅斯福總統在五月三十一日檢閱。賽拉斯司令所乘旗艦爲「本雪凡尼亞」號，四月十九日當在巴拿馬之潛水艇向艦隊進攻時，假戰即將開始。飛船「邁空」號則將由加州前往轟炸艦隊，往紐約途中，在古巴之關坦諾謨灣亦將有演習。在紐約檢閱後，巡艦隊將在阜及尼亞州之漢勃敦羅斯下椗。戰鬥艦隊在羅島州之紐泊下椗，各隊均將開往紐約與弗羅里大間各港，水兵得藉機回家探視。五月三十一日大檢閱，司令人物將有大批調換，李夫斯將繼賽拉斯爲總司令，賽氏則將爲瑪麗蘭州安那波立斯海軍學校校長云。

美國工潮與復興運動

礦工二萬人大罷工

美阜及尼亞州卡爾斯登城五日電，斐爾與羅干兩處礦工二萬餘人，因要求遵照復興局所定業規，實行每日七小時工作，並增加工資，致與礦公司發生爭執，已實行罷工。又阿拉巴瑪州卜明罕城各煤礦公司，反對減工增薪之業規，已命該州所有烟煤礦悉數關閉，工人因之停止工作者達一萬五千人。各公司並在報端發表宣言，勸民衆及多數礦主援助渠等反抗業規。

失業者示威起衝突

明尼波里斯六日電，今晨警察與三千失業人在市政廳外大起衝突，以瓶罐磚石棍棒與流淚彈爲戰具。後經警長佈告，如不散退，則即調國防軍彈壓，衆始散去，秩序乃復。警察傷四人，失業人被捕者二十人，轉致廳爲磚石擲毀，損失不小。失業者初集衆遊行，大呼「吾人要麵包與工作」，並要求恢復已解散之民事工程局。因此機關之廢除，得及千百

人之工作也。行至市政廳前，衆開始擲擊磚石，與破玻璃瓶，將市長辦公室窗戶搗碎。警察至是持棍驅之，雙方遂發生混戰，救火員奉命投以流淚彈，衆乃稍退，是時形勢甚形嚴重。市政廳門前安置機關槍，但未開放，警察恐事變擴大，揚言調兵出援，衆聞之始漸散去，然已交鬥兩時許矣。

飛機機件廠亦罷工

第特羅六日電，馬達出口社與阿克塞洛飛機機件公司之工人數千，今晨罷工。國家復興處主任約翰遜接訊後，立派勞工顧問麥克格拉迪馳來，與勞資雙方接洽。

汽車工潮再度發作

華盛頓六日電，汽車業工潮現又有發作之勢，復興處主任約翰森昨派麥克格拉迪同往第特羅處理此事。工廠方面因上月所議定組織三角委員會解決各懸案一條，延未履行，現頗不寧。定今日開會討論之。麥氏希望可及時參加第特羅廠工之會議，而設法阻止工潮之發作云。

約翰森在奔走調處

第特羅九日電，美國工潮今日增劇，赫德森汽車廠現已閉門，受影響者有工人一萬八千名。該廠因製造機件之廠工，業已罷工，以致無從領取配件，故不得不停業也。此間現有賦閒者一萬五千人，尚有機件工人一萬八千名揚言，如減少工時加多工資之要求不蒙採納，則彼等將於四月十六日罷工。即工黨領袖對於勞工局所採之手續，表示不滿，此爲目前糾紛迭起之原因。國家復興處主任約翰森今日偕助理員一人由華盛頓赴弗羅里大州晤羅總統於游艇中，此事頗關重要，衆信約翰森將與羅總統討論早恢復工潮之新辦法。復興處勞工顧問麥克格拉狄刻在第特羅，與四月六日業已罷工之馬達出品社及飛機機件公司工人領袖商榷一切。衆料復興處主任約翰森將令麥氏就近調査赫德森汽車公司停業事云。

稅則案遭猛烈反對

華盛頓十日路透電，參院方面反對稅則案現愈熾甚，民主黨參議員今日召集本黨會議，以期決定對於此案之政策。衆料羅總統釣遊歸來後，民主黨將請擱置此案，因反對者日衆。按此案係三月三日衆議員道夫頓所提出者，一面授權總統在指定範圍內，談判互惠協定，並計劃一九三零年稅則法中之有伸縮性條文。一面規定任何協定以三年爲限，但雙方如未有事前聲明作廢者，則此協定可以延長。此案又許總統有權可在百分五十之範圍內，增減現有稅率，但不得變更免稅單冊云。

復興局行將改組

華盛頓十日合衆社電，工業復興局因事務過繁，約翰森個人無力顧及瑣事，將組織各部，分類管理事務。按工業復興局現共雇用三千人，有業規四百種須監視施行，按改組計畫，將成立一總務委員會，以總管各支部事務云。

英國不滿限制借欵

倫敦五日哈瓦斯電，美參議員約翰森所提對於未付到期戰債各外國政府停止財政接濟案，本年一月十日已由參院通過，昨日又由衆院以極大多數通過，只待羅斯福以命令頒布，即可生效。此案將英國與其他欠債未償各國同樣看待一層，極爲英國各界所不滿，官場靜待該法律實行後再定辦法，目前尙無任何正式評論。非正式方面則激烈批評，謂每次戰債到期時，英國輒付欵若干，以表示誠意。羅斯福曾承認英國此種舉動，合於規則，不爲不履行諾言。華盛頓與倫敦之間對於此層，雖無明白表示，然已完全默認，此次美國國會所通過之法案，何竟違反此種默認。美國如此則英國每屆到期即付若干欵項之辦法，將由此改變云。

歐洲兩國際會議

德國債權國代表會

瑞士貝式爾七日電，德國國家銀行總裁薩赫特今日與債權國代表集議，英·美·瑞典·荷蘭與瑞士皆有代表與會。此爲非公開會議，明日將繼續舉行。薩赫特雖謂德國萬不能再照現有辦法，繼續匯解付欵，但對於德國自成立國社黨制度之經濟情形，作樂觀之言論，謂寬以時日，而不過分壓迫，則德國終可償付其債務，惟貨幣局勢較前遜色。德國金準備低

至百分之六點七後，德國對外貿易乃大感困難云。來信債權國有承認現行償付辦法，須加修正之趨勢云。

小麥會議討論價格

羅馬七日電，國際小麥會議今日在此開會，討論規定小麥最低價格建議，與會之十五國僅六國有表示其意見之時間。而委員會對該問題之態度 尚未可預決。該問題爲議程中最重要者之一，今日發言者多泛論一切，下星期將聆取其餘代表之意見。與會者之意見，分嚴厲與通融兩派，前一派主張規定各種不同之價格，後一派主張用間接方法，如管理出口之類，以定最低價格亦有主張兼用二法者。該會將於下星期一續開，會議大約將於下星期杪閉幕云。

一週大事日記

自二十三年四月六日起至二十三年四月十二日止

（記者）

四月六日 星期五

△黃郛抵贛謁蔣，商華北外交。

△蔣電令各省市，嚴禁漢奸招募華工出關。

△門炳岳自綏返平，謁何報告辦理孫殿英部收束情形。

△汪精衛致國聯之抗議溥儀稱帝之原文，在日內瓦發表。

四月七日 星期六

△傅作義趙承綬自臨河返包，攻孫軍事結束完畢。

△田頌堯電告克復南江城。

△源順輪在花鳥島沉沒，船員二十八名失踪。

四月八日 星期日

△劉桂棠匪部在沂水被圍。

△日使館武官柴山，赴晉綏視察。

四月九日 星期一

△汪應蔣召赴贛，會商華北外交行政各端。

△黃紹雄離晉抵綏，傅作義亦自包返綏，各界盛大歡迎。

△美國大西洋艦隊開始演操。

四月十日 星期二

△美政府特派來華調查白銀之羅傑士抵滬。

△李宗仁到港謁胡，發表談話否認裁撤兩機關事。

△裁軍主席團在日內瓦開會。

四月十一日 星期三

△蔣通令各省清理囚犯，使服相當勞役，勿成廢民。

△滬綢廠工潮嚴重，警備部逮捕爲首者十餘名，下令嚴禁罷工怠工。

△羅傑士晉京謁孔。

四月十二日 星期四

△戴傳賢自陝飛往甘肅，轉赴青海視察。

△劉桂棠匪竄抵膠州，海空軍同時出動協勦

論評選輯

尖銳化之英日商戰

英日商戰，近頃日趨尖銳。此稱利害衝突影響遠東及世界大局，至深且切。茲特對此問題作概括之考察。

英國重工業之發達，日本固望塵莫及，前此英國獨占世界市場之棉紡工業，日本已成勁敵。大戰以前英國棉紡工業共有紡錘五五，〇〇〇，〇〇〇錠，占全世界總錠數三分之一强。一九一三年英國輸出布疋達六，七八〇，〇〇〇，〇〇〇方碼，統治世界棉業市場。一九三二年英國有紡錘五〇，〇〇〇，〇〇〇錠，較戰前減少五，〇〇〇，〇〇〇錠。同年英國輸出布疋二，二〇〇，〇〇〇，〇〇〇方碼，減少四，五八〇，〇〇〇，〇〇〇方碼。此種數字顯然指示錠數減少並不嚴重，布疋出口衰落，殊足驚人。

返觀日本，棉業紡錘由戰前之二，三〇〇，〇〇〇錠，一九三二年增至八，〇〇〇，〇〇〇錠，約增四倍。增加數目雖僅占英國總錠數百分之十六， 其生產力未可忽視。 一九三二年日本輸出布疋二，〇三〇，〇〇〇，〇〇〇方碼，與英國輸出之二，二〇〇，〇〇〇，〇〇〇方碼較，相差僅一七〇，〇〇〇，〇〇〇方碼。去年上半年，日本輸出一，〇三五，〇〇〇，〇〇〇方碼，英國輸出一，〇八三，〇〇〇，〇〇〇方碼，相差減至四八，〇〇〇，〇〇〇方碼。概括言之，世界棉紡每年生產之五，五〇〇，〇〇〇，〇〇〇方碼，其中四，一三〇，〇〇〇，〇〇〇方碼由英日各供給一半。

英日商戰最大市場，厥爲印度。大戰以來日本棉業逐漸侵入久爲蘭開夏爾及曼哲斯特獨占之印度 。 茲將近年英屬印度輸入之英日疋頭列表如次。

年度	輸入英貨	輸入日貨
一九二九年	百分之六十六	百分之三十
一九三〇年	百分之五十九	百分之三十五
一九三一年	百分之五十	百分之四十五
一九三二年	百分之四十八	百分之五十

英貨逐年減少，日貨逐年增加。 一九三二年英貨輸入印度爲六〇，〇〇〇，〇〇〇，〇〇〇方碼，日貨爲六四五，〇〇〇，〇〇〇方碼，且超過英國。英國商人對日本貿易之擴張，深表驚愕。印度政府一九三二年八月施行對非英國棉織品課百分三十一至百分五十之進口稅，對英貨仍課百分二十五進口稅。目的全在制止日貨。

去年四月十日印度政府經倫敦政府照會日本，謂在六個月內印日商約即告終結，以便對於日貨能施行更大差別。該項商約應於去年十月十日起終了，實際仍在延長。同日印度政府頒布保護工業法令，予印度總督對損害印度工業賤價之外貨，課以更高進口稅之權。根據此項法令，印度總督於去年六月六日將日本棉貨進口稅增至百分之七十五。進口英貨，稅率仍舊。

同時大英帝國在各自由領及屬地擴大其抵制日貨之防線。去年五月十四日埃及對進口日貨征收百分三十五之附加稅。五月十五日倫敦政府宣布英屬西非洲與日本之商約。一年之內無效。六月十六日海峽殖民地增加日本棉貨之進口稅。六月二十六日英屬東非洲亦採用同樣辦法。六月二十九日澳洲通過制止傾銷法律，已於十月五日實行。

一九二二至一九三一之十年中，日本平均每年購買印棉一，六〇〇，〇〇〇包（值日金二萬四千萬圓）。英國前此曾鼓勵印度植棉，但近年則轉購品質較佳之美棉。一切設備皆適應紡織細棉，英國工業雖欲仍購印棉，在勢有所不能。處此情況，苟日本不用印棉，印人自然遭受損失，英國貿易亦蒙影響。去年六月十三日日本組織協會通過不買印棉，以示抵制。此種情勢，英人非不瞭解。因此英日舉行棉業談判，半載有奇，屢瀕破裂，迄無結果。本年一月八日兩國曾一度同意在三年之內，印度每年輸入日布不超過四〇〇，〇〇〇，〇〇〇方碼——較一九三二年輸入印度者少一三八，七七〇，〇〇〇方碼。日本每年購買印棉一，五〇〇，〇〇〇包——較一九三二年少一〇〇，〇〇〇包。印度對日本疋頭課百分五十之進口稅，對英貨稅率仍舊。近傳英日棉業談判，因區域問題，致生破裂，英國政府建議由官方談判，能否順利舉行，正未可知。

英國第二大市場之澳洲，其地位與印日關係極爲類似。一九三二年日本購買澳洲羊毛達一三四，〇〇〇，〇〇〇圓日金，日貨輸入澳洲達三六，〇〇〇，〇〇〇圓。澳洲根據沃大瓦協定增高對日關稅，日本亦以不購買澳洲羊毛（改用南美羊毛）相報復。前傳澳洲外長赴日談判商務問題矣。

日本貿易威脅英國市場之結果，頗引起英國議員對於政府之指責。考日本棉業所以能戰勝英國者，有下列幾種原因。（一）日圓貶價，英日雖皆放棄金本位，但日圓貶價遠甚於英鎊。（二）日本工人生活程度低，且工作時間長。（三）英國五〇，〇〇〇，〇〇〇紡錘與日本之八，〇〇〇，〇〇〇紡錘生產相等，固由於英國若干工廠停工，日本棉業工廠組織及管理實較英國優善。（四）日本購買生棉之集中。無論何時，棉價便宜即大批購進。英國則否。（五）日本棉紗等次甚多，一則可以利用粗棉，二則可以迎合各地需要。英國則多紡細棉。（六）日本織布工廠全用自動織布機（Toyoda Automatic Loom）。每一工人能管理五十或六十架。英國反對使用此種機器，蓋工會懼因此更增加失業。故英國多數工廠仍使用普通織布機，每一工人僅能管理六架。至於日本政府津貼各種工業，年僅日金三四千萬，且半歸運輸業。因上述原因，故日本棉製品成本特輕，此日本棉業在世界蕭條迄無轉機各國關稅壁壘之今日竟能向久執世界貿易牛耳之英國紗業，問鼎輕重也。

（錄四月九日天津大公報）

◇ ◇ ◇ ◇ ◇ ◇

如何根絕漢奸

中國大患，不在外而在內，不在帝國主義者，而在自身。自世界有歷史以來，斷無四萬萬人口之大國家，而可被人吞併滅亡者！倘令滅亡，定由於人民不團結，民族意識不旺盛，不澈底。不然，以四萬萬人之一致，縱手無寸鐵，亦可獲世界之尊重，縱國土悉被占領，亦必然有恢復之方法與時機！

目前中國最亟之患，在自身有漢奸，最亟之務，在如何根絕漢奸。雖然，此不易言也。夫就一般勤勞之良民言，斷無甘作漢奸者，中國今日之仍能存在，且大有興國之希望者，賴此。然而人民之國家觀念，民族意識，只能消極保持，無從積極發展。其力不足以制漢奸，且隨時有被漢奸欺凌之虞。自又一方言，甘作漢奸者，自係最少數人，然爲社會上之較有力者。大抵凡貪官汚吏土豪劣紳，平日在社會上不勞而獲之狡猾利己者流，一旦外患勾誘，即有作漢奸之可能。此輩以量言，自遠非勤勞良民之比，然其伎倆智慧，則遠過之。是以漢奸數雖少，而爲患則甚大也。

然則根絕之道若何？曰：此純爲一政治問題也。簡單言之，政治必須

與勤勞良民之利益符合，消極的使人民實感國家之可愛，積極的使人民得有財力智力以自衛，如是則漢奸休矣。是以目前中國第一亟務，在全國去除一切虐民之政，先使通國人民，得最小限度之安居樂業，鴉片不迫種，苛捐不逼索，兵不擾，匪不侵。此層辦到，則通國良民，實感國之可愛矣。然後於經濟上，文化上，交通上，扶殖民力之增進，不出十年，皆可自治自衛，則漢奸不打自倒矣。此似迂談，實則救亡之絕對條件。蓋真正危機，在良民受淩迫，而莠民常橫行，良民既無力，且怨政治，莠民藉惡政之力，平日擅威福，臨時作漢奸，一旦外患之來，良民雖欲抗而不能，亦只有忍之，以坐看漢奸之播弄而已。苟不急起直追，則神州蠶食之禍，行將步步以實現耳。

抑尚有治標之道焉，蓋社會風氣之趨向變遷，其樞紐在於政府。夫漢奸之中，有不可救者，有可救者。如都會生活中最少數之漢奸式人物，無文化教養，而懷享樂大慾，甘心作倀，萬惡所歸，此等民族敗類，實無改善之方。然亦有為人凡庸，有相當之技能閱歷，而生活窘迫，不知不識間，陷於漢奸一途；又或無端受政治壓迫，因挾恨官廳，反對政府，致出於倒行逆施，凡此皆可以政治救濟者也。吾人願政府當局注意國家真正之危機，治本治標，同時齊進。其關於治本者：先縮減軍隊，整理稅捐，解決烟害，注意縣政，務使一二年內，各省得免除虐民太甚之政。其關於治標者：(一)調查全國失業中下級軍官，尤注重華北，凡過去無重大罪惡而現在不堪生活者，宜設法救濟，其材能可用者，仍相當錄用，以示政府用人之公。(二)調查黨外失意智識分子狀況，凡非有危害國家行為者，概不直接間接，加以壓迫。(三)實行保障人民論政之自由，省縣之人民參政機關，務早成立。(四)對於為國犧牲之人，或其遺族，必須負責救濟。尤注重東北流亡同胞，務盡力保護，庶免漢奸者流宣傳愛國之愚。此外有同時必須注意者，則對外勿示弱太甚！事無大無小，概根據條約，正當辦理，倘有不肖漢奸，圖藉外力包庇為不正之活動，則必伸張國法，斷不寬容，萬一外力干涉，斷然據理抗爭。此亦為減少漢奸發生之必要條件也。

夫全民族之積極團結，本為救國惟一的必要的途徑，而領導之責，全在政府，促進之道，全在政治。當局注意！誠能使政府果成為代表正義之崇閎的中樞，其人物公私行動俱足以服人，其政治與人民利益一致，其用人公，其謀國誠，則天下良民，當然一致在政府領導之下而形成積極團結；再極力於教育上文化宣傳上，鼓吹民族精神，則本非漢奸之最大多數良民中，固不至產生漢奸，縱本為漢奸或傾向漢奸之最少數莠民，亦自然漸無立足之地矣。吾人居華北者，尤盼政府切切注意於此根本問題也！

(錄四月十日天津大公報)

◇ ◇ ◇ ◇ ◇ ◇

康藏間的糾紛

現在的西康省即清季督辦川滇邊務大臣所轄的區域。宣統三年該地本有改設西康省的擬議，因革命作為罷論。民三改設川邊特別區域，民十三改西康特別區域，民十七國府統一南北，始改西康區為西康省。這為西康省成立的經過。

西康省有地四十七萬方公里，人口九百萬，本不是一個微小省分。但境內的制度猶是清末趙爾豐時代的成績。趙氏經營川邊，改土歸流，分設縣治，頗為急進；西康現有的三十四縣，大都還是當時設置的。民國以後，內地多事，兵禍常起，政府並無餘力去經營西陲，所以舊四川省的極西端至今尚未設治，舊屬前藏的部分則更不必說起。而且西康改省，雖已有了五六年之久，但省府也至今沒有設立。

清末經略川邊的用意，本在鎮壓藏民。但因民國以後的中央無暇無力去繼續清末的經略，以致藏民的民族主義轉愈演而愈烈。藏民對於中央劃川藏接壤地另為一區的辦法始終不表同意。他們懷着大西藏的野心，不特前後藏的地方不能割去，他們且欲將青海及川滇邊地劃入西藏。民二民三西姆拉(在印度)會議時，英方代表也助藏人爭地。所以西藏究應多大，在

藏人的眼光中爲至今未決的問題。無論如何，他們對於前藏東半之劃入西康是不能同意的。所以民國二十餘年來，康藏（昔爲川藏）間兵禍連結幾無寧歲。自民國三年至二十一年間爲藏人得勢的時期，西康已經設治的地方多被藏人佔去，甚且渡金沙江而進入舊屬四川的境內。民二十一及二十二年則爲漢人恢復失地的時間，川康邊防督辦劉文輝的軍隊克復了十餘個縣。但這兩個多月來藏人內犯，通天河曾被一度偷渡，德格及巴安垂危，是則藏人又有勝利的趨勢。最近一二旬因青海國軍與川康劉軍取得聯絡之故，藏兵更有變更用兵計劃，分路窺犯南康的模樣。

這次犯康的藏兵有人謂爲僅是甘孜大金寺喇嘛的作祟，而不是拉薩政府所主動者，西藏駐京辦事處長貢覺仲尼即說過這話。但這是不經之談。現在侵康的藏兵當近萬人，一寺喇嘛決無如此聲勢，可以斷言。所以目下康藏間的糾紛仍是二十年康藏糾紛的延長。我們萬萬不可誤以爲一寺喇嘛之事，而輕忽視之。

我們本向不主張對藏用兵。這意我們於本年二月二日的社論中，已經說過。藏兵近年來已久經英印人的訓練，又有英印軍器軍火的接濟，故其戰鬥力實不可厚侮。藏軍數目雖不會過三四萬，然以劉文輝的軍隊攻之，恐十五萬人也不能有何勝算。而且即使我們能調出十五萬大軍，即使我們可以戰勝藏兵，藏人仍可暗中乞助於英人。所以武力是解決不了西藏的問題的。用武力去解決西藏問題，便等於趨藏人向英。

但對於西康則情形又微有不同。西康——尤其是金沙江東已經設治的部分——是不能委棄於藏人的。西康漢人極多，即使西藏自治，也不能强令漢人加入西藏。如果西藏能與中央有進一步的親近，我們或者可以縮小西康的區域，將前藏部分仍劃回西藏，但昌都（現爲藏人所佔）德格等縣則非留在西康不可的。我們現時應一方整飭軍威，以防藏人有進一步的覬覦，一方極力緩和藏人，與藏人交涉，使其交還所佔各縣。中央此時應令劉文輝連同青海國軍，嚴守防區，勿得再失土地，但對於藏兵萬勿取進攻的態度。已失的西康各縣我們祇能用和平的方法去恢復。

這和平的方法是須得中央向拉薩示意的。自達賴死後，中央除了追贈達賴封號，批准拉薩各種請求，及令黃慕松前往致祭外，尚未有任何其它的舉動。固然西藏情形複雜而隔膜，但中央總應大胆的前進，速和拉薩樹立進一步的關係。如果班禪可去，則送他回藏；如果不可去，也不妨和現掌拉薩實權的藏人親善一下。苟能親善則康藏今日的糾紛便可根據和平的原則而解決。

（錄四月十一日天津益世報）

◇　◇　◇　◇　◇

中土和親

昨報載中土友好條約，業於本月四日於土京安哥拉正式簽訂，使節之選派，雖未決定，惟聞兩國間之通商條約，已擬繼續商訂。中土締約之醞釀，時歷數載，今忽披荊斬棘，一旦告成；就中土言，固增進兩國之邦交，就國際關係言，苟善導之，尤可改變中亞及近東惡劣之局勢，其意義之深遠，殆非尋常之睦隣所可同日而語也。

考中土關係，由來已久；周秦所謂北狄者，即其族類，生息於阿爾泰山一帶，爲黃種之北方系；比至隋唐，始稱突厥，而今之土耳其之名稱，乃由突厥字音所轉變。其地處小亞細亞，控歐亞交通之樞紐，博斯破魯斯及達旦尼爾海峽，復扼黑海與地中海之咽喉；彼族之盛衰，關乎世界轉變之史蹟者，至深且鉅。如十三世紀時，以蒙古民族之壓迫，由中亞西遷，一二八八年，始正式建國於小亞細亞，闢草萊，拓疆土，經營不遺其餘力；自茲厥後，摩拉德第一與麼罕默德第二，迭建武功，大破東羅馬帝國，佔領君士坦丁堡，伸其鐵腕於阿拉伯，兼併所謂聖地之耶路撒冷，招致十字軍之東征，前後凡八次，非特未爲基督之聖族所征服，且示歐人以驕矜；迄一五六六年蘇力曼大帝逝世，人亡政息，益以我國印刷術，指南針及火藥，經阿拉伯人之媒介流入歐洲，刺激歐人科學研究之興趣；同時

以歐亞大陸交通之斷絕，而東西新航路之尋求，乃應運而生；馴至好望角之發現，於客觀上引伸英國產業革命之形成，造成近代文明之世界。

其影響世界之關鍵既如上述，是故十七世紀以來，土國亦因歐亞商業之停滯，開始遭遇其不幸之命運，先後受制於俄奧；十九世紀至二十世紀初，領土備遭瓜分，國運危如累卵；演爲「近東問題」，與遠東之我國，同置於刀俎之上，一任列強恣意之宰割。大戰告終，土以參戰之國，橫受凌辱，無所不至，凱末爾基於弔民伐罪之認識，倡導革命，以民族主義，現世主義及工業主義之理論的前提，一面抨擊國內特權階級，舉汎回教主義之勢力一掃而空，一面反抗帝國主義，動員民衆爲取消不平等條約及收回失地而鬭爭。當此時也，因俄之資助與意之諒解，故英法與希臘，雖悻悻亦無可奈何，其間幾經交涉，直至一九二三年七月二十四日洛桑和約成立，新土耳其方爲列強所公認；以僅具九百萬人口二十一萬方里領土之國家，乃與列強分庭抗禮，返顧吾國，政體更易則先於土，一黨專政同於土，天賦之憑藉遠勝於土，而國勢之懸殊，竟如霄壤，謂非人謀之不臧，豈可得哉？

遠東與近東之提携，成於今日，似已坐失時機，然而亡羊補牢，猶爲未晚；吾人固不能樂觀，誇大中土締約之作用，而忽視邊疆問題與列強在中亞鬭爭之聯系，然亦不可妄自菲薄，以抹煞中土聯合足以限止列強之前進。蓋方來事變之中心，已有逐漸移向中亞之趨勢，若新疆，若西藏，若蒙察，其最後之命運，悉取決於中亞，而歐亞交通更有改由中亞之象徵。吾人如深信中國之復興，亞洲必從中國而復興，則今之與土親和，其重要醒目也。

（錄四月七日上海時事新報）

今後之外交

日前東電宣傳：廣田提議美日結互不侵犯之約，其目的在保障十年內美日國交之安全。此說也，最近美訊，雖尙否認其事，惟自大勢推斷，日本確正努力欲與美國成立一種較長期較穩定之諒解，根據此諒解，以處理第二華府會議之海軍問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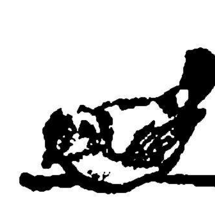
中國自聞美日漸趨諒解之訊，一部分頗悲觀中國外交更無出路，並憂慮日本和美成功之後，將更積極侵略中國。吾人見解，不必如是。憶本報屢次主張中國應施行三邊外交，即對英美，對俄，對日，應各有適當之外交，期成立一種有利中國平和建設之新形勢。此在今日爲必然之途徑，此外別無意外成功之希冀，亦絕無任何實質的外援。由是以論，則日美間之緩和，或反與中國有利。何則？以九一八以來徵之，國際對日，愈空言反對，則日閥侵華之狂熱，愈以反比例而增高。彼各國者，本無實力干涉之意，而徒作激昂之姿勢以動日閥，遂使日本政治上較開明穩健之一派，聲威墮地，極端的軍國主義者，乃得控制日本以臨中國。今者國際實狀，依然如昨，美國之無意干涉遠東，尤過於胡佛政府時代。是則美日關係之緩和，尙足以助長日本文治派之地位，減少法西斯蒂軍人橫行之口實，故自消極方面言，毋寧與中國有利也。

或曰，然則東北恢復豈不絕望乎？曰不然。一國之外交政策，決於其一個時期之需要。今日之中國，本只可求固國本，不足言復東北，則此時期之政策惟有先求應此時期之需要。事實宜然，無所謂絕望也。吾以爲鑒於日本方標榜十年政策，力圖與美成立諒解，中國政府，要亦應就外交內

政，通盤計劃，定一較長期政策方案，對英美若何？對俄若何？對日若何？宜各定整個的方針，及區域的計劃，中央宜若何主持？地方宜若何輔應？皆規定綱領，分合進行。簡言之，其目的總爲鞏固國本，平和建設，不求任何援助，亦不偏附一方，惟在保持主權之前提下，各別的求實際相安，綜合的期形勢有利。居今日而言外交，要不外如是而已。夫尋常家政，尚作數年數十年之打算，豈有一國之大，存亡之重，而可作旦夕苟安之想，或徒爲時刻不測之變！始終被動，喜懼由人，是則僅爲言且足以致亂，況外患再起之本有可能乎？憶塘沽簽約，已近一年，中國事實上尚未能決定外交綱領，此乃至危之道，亦至怯之形，更招輕視，愈增危機，故望當局速運用深謀遠慮，根據事實需要，決定實際方針，以努推之，今其時矣。

抑吾非謂外交萬能也，實則外交爲用，只期其能掩護內政，從事建設。救亡根本，則在政治而非外交。韓非子五蠹篇不云乎！「治強易爲謀，弱亂難爲計。」假令長此弱亂，任何策略，皆爲無益。淮南子有云「爲存政者，雖小必存，爲亡政者，雖大必亡。」是以根本問題，在行存政，勿行亡政。故此時期之外交，只求其掩護建設，不能期待積極之效也。雖然，外交之態度，則有可言矣。過去之對日外交，實犯韓非亡徵篇所舉。如所云「恃交援而簡近鄰，怙強大之救，而侮所迫之國，可亡也。大心而無悔。國亂而自多，不料境內之資，而易其鄰敵者，可亡也。」直不啻爲九一八之東北外交說法。卒之交援成空，強大不救，是以喪四省之土，招敵人之笑。抑九一八以後之希望國際變化，其狀正如戰國諸侯之繫心合從或連衡，此種心理，今猶有存者，亦或有因怨歐美之無濟，轉欲一變而專以對日外交爲中心，此其謬誤，至少與專重歐美者同。韓非嘗曰：「周去秦爲從，期年而舉，衛離魏爲衡，半歲而亡，是周滅於從，衛亡於衡也；使周衛緩其從衡之計，而嚴其境內之治，明其法禁，必其賞罰，盡其地力，以多其積，致其民死以堅其城守，天下得其地則其利少，攻其國則其傷大，萬乘之國，莫敢自頓於堅城之下，……此必不亡之術也，……政亂於內，而智困於外，則亡不可振也。」是以中國今後之外交，應棄一切從衡之念，同時速爲自存之謀。其於日本，自除亡徵，謹慎應付，然卻非卑屈以從。關於此義，荀子富國篇最痛切言之。彼論持國之難易曰：「事強暴之國難，使強暴之國事我易。事之以貨寶，則貨寶單（如殫）而交不結，約信盟誓，則約定而畔無日，割國之錙銖以賂之，則割定而欲無猒，事之彌煩，其侵人愈甚，必至於資單國舉而後已，雖左堯而右舜，未有能以此道得免焉者也。辟之是猶使處女嬰寶珠，佩寶玉，負戴黃金而遇中山之盜也，雖爲之逢蒙視，（不敢正視之意）詘要（猶屈腰）橈膕，君盧屋妾（自稱妾之意），猶將不足以免也。……必將修禮以齊朝，正法以齊官，平政以齊民，…… 上下一心，三軍同力，名聲足以暴炙之，威強足以捶笞之，拱揖指揮，而強暴之國莫不趨使。」中國今日，事理同然，卑屈求免，則愈不免。根本上惟有修明政治期達於上下一心，三軍同力，爲有效的自救之道，而今後外交上應取態度如何，此諸先哲不啻明示今人矣。

（錄四月十三日天津大公報）



采風錄

國風社選

爲劍平題裴孟威畫蘭州城郭圖　疑盦

昔我。客。隴上。屢躡。金城。關。又時。挈。勝。朋。釃酒。臯蘭。山。長
河。白。浩浩。秋色。橫。眉。端。酒酣。高。歌。發。排面。天。風。寒。爾時。
盛。期。許。談笑。無。時。爛。冉冉。十。餘。歲。攬鏡。吾。毛。頒。山川。在。
眼。寐。我友。晨。星。闊。悲今。復。念。往。萬緒。紛。雜。删。嗟茲。裴。迪。
崔。寫與。汪。倫。看。郵筒。遠。寄。示。謀且。攄。悲。懽。悲懽。何。足。言。
大塊。只。一。丸。喜從。吾。夢。中。奪此。崇。墉。還。明明。几。席。上。林
巒。森。回。環。雄邊。意。壯。遠。形勢。蚊。龍。蟠。登高。喚。李。廣。奇氣。
留。人。間。神州。左。臂。健。終挽。滄。溟。瀾。君猶。盛。年。子。無取。空。
憂。嘆。

杭州探梅歷游超山西冷烟霞洞靈峯以中有萬斛江南愁爲韵　秋岳

寒勸。意。已。髣。湖妍。春。易。融。相將。冰。雪。腸。言犯。玻。璃。風。修
途。去。蜿。蜿。沒此。萬。竹。中。懸知。翠。袖。人。俟我。溪。橋。東。
空山。晚。吹。香。松竹。導。清。黝。思當。如。暘。臺。緇谷。奄。羣。有。寺
門。兩。畝。花。宋樹。以。石守。喧寂。趣。終。殊。梅杏。非。夷。醜。
僧言。茲。山。背。粲粲。樹。十。萬。已違。溪。源。途。一蹴。豈。素。願。陳
侯。政。自。美。林翁。記。稍。蔓。對花。歎。逝。者。閱嘿。有。千。恨。
孤山。最。佳。處。西冷。數。椽。屋。玉妃。靚。臨。池。千蕊。鬧。簇。簇。明
妝。出。樓。東。當噌。珠。一。斛。嬌揉。亦。自。勝。風香。溢。巖。腹。
南峯。鄰。烟。霞。勝與。石。屋。雙。不知。珊。瑚。枝。何意。親。僧。窗。垂
垂。十。年。別。洞口。今。再。逢。我鬢。已。辭。玄。心猶。思。吸。江。
山寺。閟。深。秀。迎門。紅。最。酣。方池。翼。一。亭。甚肯。歸。來。庵。西
山。歸。無。期。三歲。淹。江。南。枝上。雙。翠。禽。爲我。鳴。聲。諳。
晚湖。風。愈。峭。欲去。慵。拏。舟。瞑目。摹。花。光。歷此。靈。峯。游。我
愛。臨。平。路。蒼烟。生。古。愁。蔓綠。有。同。心。重來。當。探。幽。

放翁生日得還字　鶴亭

靈旂。渺。渺。降。雲。間。重話。淮。淵。溯。尙。潛。生日。祇。今。爲。世。重。

中原。垂。絕。乞。天。還。老。歸。田。里。無。誰。語。貪。剩。詩。篇。不。忍。刪。十載。蹉。跎。虛。上。冢。因。公。合。眼。木。冠。山。（外祖周季況先生葬會稽木冠山甲子往掃墓彙登放翁快閣今十年矣）

纕蘅招飲寓廬譚詩甚歡別後却寄

子威

迢遞。雲。山。思。邈。然。此來。猶。及。早。春。天。詩成。到。底。無。閑。字。酒熟。相。逢。已。隔。年。譚藝。如。君。今。有。幾。論交。于。我。久。彌。堅。日門。楊。柳。舒。新。綠。暫爲。行。人。綰。別。船。

贈江萬平題其婚證

（婚證爲稽禮堂所書其師曾農髯畫梅楊子勤寫格言）

吷庵

先民。隆。醮。醴。末世。決。藩。籬。子獨。明。斯。義。能毋。負。所。師。書中。種。樹。語。畫裏。標。梅。詩。何者。爲。憑。物。（士昏禮戒者必有正正即物憑顏延年所謂倫昭儷升有物有憑也）昭然。禮。戒。辭。

謝徐澐秋送紅綠兩盆梅作

石遺

應憐。老。怯。踏。蒼。苔。冒雪。披。風。出。看。梅。高士。美。人。攜。手。到。都。延。入。座。伴。傳。杯。

唐花。北。地。足。銷。魂。短几。安。排。獸。炭。溫。何似。虬。枝。高。七。尺。借它。玉。女。洗。頭。盆。

寄陳杏驄同年

什公

后山。垂。老。氣。堂。堂。蘭芷。無。言。兀。自。芳。今日。何。心。悲。屈。賈。多君。忍。淚。話。譚。黃。（謂組庵篔腴）

有情。湘。水。不。西。流。學說。翻。新。我。亦。憂。底事。烏。拉。山。畔。客。看天。袖。手。對。神。州。（君客俄頗久）

踏青游

（春游偶成）

澤丞

微雨。簾。櫳。餳。簫。隔。牆。吹。透。是冷。節。尋。芳。時。候。采茶。停。挑菜。罷。陌頭。垂。手。看。到。處。迎。門。小桃。妝。面。花。氣。中。人。如。酒。畫裏。江。南。東風。料。還。依。舊。問燕。子。新。巢。定。否。過西。園。懷往。事。銀。箏。紅。袖。但悵。惜。當。年。冶春。詞。好。付與。大。堤。煙。柳。

法曲獻仙音

（連日與子有實素遐庵劍丞鶴亭爲趙家花園之遊延矚芳韶黯然有過時之感爰爲此詞並柬同游諸君和作）

公渚

排日。暄。晴。討春。佳。約。錦韉。韶。光。無。價。花拂。簪。斜。柳欹。冠。側。緣溪。眼。明。茅。舍。共徙。倚。酴。醾。路。微吟。意。閑。冶。向花。下。正江。南。困。人。天。氣。芳信。縣。輕陰。爲。誰。醞。藉。撩亂。玉。奴。心。背東。風。多。事。偷。嫁。倦舞。殘。紅。奈無。情。桃。李。閑。謝。又驚。啼。草。長。翠。染。越。娃。裙。衩。

隨筆

凌霄一士

史念祖佐英翰軍，保記名，獲簡山西按察使，隨調直隸。直督曾國藩奉諭察看，以念祖未經歷地方事務，慮難勝臬司之任也。時張樹聲由直臬調晉臬，國藩奏令暫留本任，清理積訟，並請山西刑名案件不及直隸之半，念祖若官晉臬，較易稱職。旋又覆奏稱：『……其刑名之難遽通曉，已可概見。臣久欲據此覆奏，惟屢與史念祖接見，見其心地明白，器局開展，論事亦尚有識，似又足勝臬司之任。凡聰明過人者，每患視事太易，必須加以磨鍊，使心漸細而氣漸斂，乃足以玉成其材。直隸刑名較繁，與四川廣東相等。史念祖資望尚淺，若調刑名稍簡之省，磨厲數年，斂才勤學，當可陶成令器，而直隸積案由張樹聲一手辦畢，尤爲妥善。如他省猝無相當可調之缺，或仍令史念祖陳臬直隸，則任事之後臣當隨時察核，一有不稱，即行密陳，不敢以此次覆奏在前，稍涉回護。』未幾，政府以人言，解念祖職。國藩奏謂：『臣查史念祖器局開展，論事有識，加以磨厲，本可鍊成有用之才，徒以資望尚淺，驟畀重任，未饜衆心。論旨飭令開缺，裁抑甚微，玉成實大。數月以來，察看該員返躬循省，立志奮興，尚能仰體朝廷裁成之至意。至鍾佩賢奏稱衆謂該員識字太少，文理未通，則傳聞之辭，殊屬失實。史念祖衣冠舊族，其祖史致儼前爲刑部尚書，甚負時望；其伯父丙榮以進士服官安徽，歷著循績；其胞兄大立亦以進士分部。該員幼承家訓，文理清通；臣嘗覽其所爲詩稿，才思頗爲開拓；其公牘亦簡明周備，

筆足以達其所見：不至如鍾佩賢所奏云云也。」爲辦議字太少文理未通之誣。蓋念祖實富於才氣，文詞公牘咸有可觀也。國藩雖未能保全其臬司之職，而遇之亦不薄矣。

念祖後官甘肅時，屢與督師總督左宗棠迕。其於俞應鈞孔才擅殺回勇一案，以甘臬與宗棠爭執甚力，原委詳所著「弢園隨筆」中。附錄稟牘一則，甚可誦。文曰：「敬再密稟者。竊俞應鈞孔才一案，省局提訊，業經十餘次；本司親訊，亦已數次。歷次供詞及情節不符之大概，罪名難擬之隱情，屢經稟明鈞鑒在案。昨奉憲批：「孔才在關外久有嗜殺之名。去年瑪瑙斯賊投誠之役，該副意存貪功，阻撓撫局，致劉京堂大費兵力，其時本爵閣督大臣心已惡之，此案俞應鈞在其署中故殺回勇多名，該副將謂非同謀，誰其信之？該司衡情定罪，不必聽其狡展，即將該二員均按故殺問擬，迅速上詳，以憑奏結。無所用其顧忌，亦無所用其偏袒也！」同日又奉鈞函，尾開：「似此慘殺多命，即均擬大辟，將來大部亦必無異議。來函謂恐干部駁，未免過慮。」又奉施丞傳諭：「此案俞孔兩人，情同謀財害命，必須擬抵，斷不令其漏網！」各等因。奉此，伏查此案情節太重，疑竇太多，不難於擬罪，而難於得情。謹再將未能遵批擬詳實在情形爲我中堂縷細陳之。竊以此案主腦，全在所殺之人是否回勇及已未滋事，以定俞應鈞之罪；是否知情同謀及是否眞救阻不及，以定孔才之罪；尤必先問定俞應鈞之罪，而後可擬孔才之罪：蓋設使所殺實係滋事之游回，俞且無罪，何有於孔也？現在俞應鈞堅稱，所殺數目與劉京堂原報不符，並無令箭號衣傳牌期，計買馬印票等件，與原咨不符，出營月日，到濟日以道里遲速又不符 。既無左證足以箝其口，又無實據足以服其心，屍親不知誰何，干證一概無有，下手之小隊亦早已逃散，是問官僅憑一紙原文，專訊兩員被告，而欲其當堂伏首，無怪其多方狡展也！今俞應鈞殺人之罪且無定供，

借署問案之官奚可擬以同罪？愚意僉應鈞一員，將來僅可按照擅殺罪人已就拘執問擬，已另具禀詳陳。其孔才雖爲副將，實歸營務處節制。營務處欲借其衙署問案，彼焉得而阻之？問案已非一日一次，又孰能逆料今日殺回而阻之？借署既無不合，則僉應鈞當堂喝砍，事起倉卒，似亦無從救阻；且彼既未同問，則當殺與否，營務處自有權衡，似亦不應救阻。愚意孔才一員，即律以救阻不及，亦僅可加以不應之律。至其平日嗜殺，人言泛論，各出愛憎。西域漢回仇深，亦頗有因其曾殺多回而多其功高者。凡此毀譽，似均與正案無涉。至若去年瑪瑙斯之役，阻撓撫局，幾誤厥功，竊維中堂旄鉞專征，不難即時斬以徇軍，現時案歸法司，但合就事論事，難因既往，中以危法。伏願中堂前已寬徇軍之令，今更發求生之慈，俾司中擬詳得以持平，犯官雖死亦可無憾。且僉應鈞一員，身殺多命，爲禍之魁，將來無論若何擬辦，均有應得之罪。若孔才，則平心論斷，幾於無罪。夫有罪而爭死生，君子且不敢將順，況無罪而致之死地，即小人亦未必忍爲。本司今日不剴切直陳，遷就遵批辦理，縱刑部不敢駁詰，犯官不敢京控，一旦中堂怒霽悔來，必鄙本司以殺人媚人而陷中堂於不義也！所有未能遵批擬詳情形，用敢密陳。專此手禀，不勝惶悚待命之至！』文筆廉悍犀利，是公牘中出色文字。國藩所許「筆足以達其所見」者，洵無愧已。迨宗棠入覲，劾罷之。據念祖自述，即緣此案也。念祖與宗棠齟齬甚，每論及宗棠，輒不平而深詆焉。

聞有余某者，字石生，與王文韶爲咸豐壬子同年進士，同入戶部。比文韶官戶部侍郎，充軍機大臣，余仍在曹中。文韶告終養後，再起官督撫，由直隸總督入爲戶部尚書，仍充軍機大臣，（時爲光緒戊戌。）余某依然爲戶部司官，在部近五十年，耄矣。曾得京察一等，未獲外放也。文韶到部見之，曰：『石生，尙在此耶！宦途可謂遲鈍矣！』不數日，得簡授松江知府。（後署揚州府，凡官知府二年。）

姜白石禊帖偏傍考

楊汝泉

宋鄱陽姜堯章夔。寓居武康。與白石洞天爲鄰。自號白石道人。又號石帚。堯章工詩詞考據之學。與黃巖老同學詩於蕭千巖。巖老亦號白石。與堯章齊名。人號雙白石。

堯章曾書有禊帖偏傍考。當係隨手錄之以應書債者。故全文無所考。宋周公謹密。極傾服白石考據之精。其齊東野語中記白石禊帖偏傍考云。「堯章考古極精。有絳帖評十卷行於世。審訂深妙。人服其瞻。又嘗於故家見其所書禊帖偏傍考。亦奇。因識於此。與好古者供之。

和字口下橫筆稍出　年字懸筆上湊頂　在字左反剔　歲字有點在山之下戈畫之右　事字脚斜拂不挑　流字內云字處就回筆不是點　殊字挑脚帶橫　是字下疋(音疎)凡三轉不斷　趣字波略反卷向上　欣字欠右一筆作章草發筆之狀不是捺　抱字已開口　死生亦大矣亦字是四點　興感感字戈邊亦直作一筆不是點　未嘗不不字下反挑處有一闕

右法如此甚多。略舉其大概。持此足以觀天下之蘭亭矣」云云。

明活埋菴道人徐樹丕識小錄亦載有白石禊帖偏傍考。較齊東野語多出「永字無劃發筆處無折轉」「五字損本者湍流帶右天五字有損也」兩條。其他各條兩書所記微有不同。並錄之以供考證。

齊東野語原文	識小錄原文
流字內云字處就回筆不是點	流字內公字處就回筆不是點
趣字波略反卷向上	趣字波略反捲向上
是字下疋凡三轉不斷	足字下疋凡三轉不斷
興感感字戈邊亦直作一筆不是點	興感感字戈邊是直作一筆不是點
不字下反挑處有一闕	不字下反挑脚處有一闕

邊城

沈從文

十八

日子平平的過了一個月，一切人心上的病痛，似乎皆在那麼份長長的白日下醫治好了。天氣特別熱，各人皆只忙着流汗，用涼水淘江米酒吃，不什麼用心事，心事在人生活中，也就留不住了。翠翠每天皆到白塔下背太陽的一面去午睡，高處既極涼快，兩山竹篁裏叫得使人發鬆的竹雀，與其他鳥類，又如此之多，致使她在睡夢裏儘爲山鳥的歌聲所浮着，做的夢也便常是頂荒唐的夢。

這不是人的罪過。詩人們會在一件小事上寫出一整本整部的詩，雕刻家在一塊石頭上雕得出骨血如生的人像，畫家一撇兒綠，一撇兒紅，一撇兒灰，畫得出一幅一幅帶有魔力的彩畫，誰不是爲了惦着一個微笑的影子，或是一個縐眉的記號，方弄出那麼些古怪成績？翠翠不能用文字，不能用石頭，不能用顏色，把那點心頭上的愛憎移到別一件東西上去，卻只讓她的心，在一切頂荒唐事情上馳騁。她從這分隱秘裏，常常得到又驚又喜的興奮。一點兒不可知的未來，搖撼她的極厲害，她無從完全把那種癡處不讓祖父知道。

祖父呢，可以說一切都知道了的。但事實上他又卻是個一無所知的人。他明白翠翠不討厭那個二老，卻不明白那小夥子二老怎麼樣。他從船總處與二老處，皆碰了釘子，但他並不灰心。

「要安排得對一點，方合道理，」他那麼想着，就更顯得好事多事起來了。睜着眼睛時，他做的夢比那個外孫女翠翠也更荒唐更寥闊。

他向各個過渡本地人打聽二老父子的生活，關切他們如同自己家中一樣。但也古怪，因此他卻怕見到那個船總同二老了。一見他們他就不知說些什麼，只是老脾氣把兩隻手搓來搓去，從容處完全失去了。二老父子方面皆明白他的意思，但那個死去了的人，卻用一個悽涼的印像，鑲嵌到父子心中，兩人便對於老船夫的意思，儼然全不明白似的，一同把日子打發下去。

明明白白夜來並不作夢，早晨同翠翠說話時，那作祖父的會說：

「翠翠，翠翠，我做了個好不怕人的夢！」

翠翠問：「什麼怕人的夢？」

就裝作思索夢境似的，一面細看翠翠小臉長眉毛，一面說出他另一時張着眼睛所做的好夢。不消說，那些夢并不是當眞怎樣使人嚇怕的。

一切河流皆得歸海，話起始說得縱極遠，到頭來總仍然是歸到使翠翠紅臉那件事情上去。待到翠翠顯得不大高興，神氣上露出受了點小窘時，這老船夫又纔像有了一點兒嚇怕，忙着解釋，用閒話來遮掩自己所說到那問題的原意。

「翠翠，我不是那麼說，我不是那麼說。爺爺老了，糊塗了，笑話多咧。」

但有時翠翠卻靜靜的把祖父那些笑話糊塗話聽下去，一直聽到後來還抿着嘴兒微笑。

翠翠也會忽然說道：

「爺爺，你眞是有一點兒糊塗！」

祖父聽過了不再作聲，他將說，「我有一大

堆心事」，但來不及說，卻恰好就被過渡人喊走了。

天氣熱了，過渡人從遠處走來，肩上挑得是七十斤担子，到了溪邊，貪凉快不即走路，必蹲在岩石下茶缸邊喝涼茶，與同伴交換吹吹棒烟管，且一面與弄渡船的攀談。許多子虛烏有的話皆從此說出口來，給老船夫聽到了。過渡人有時還因溪水清潔，就溪邊洗腳抹澡的，坐得更久話也就更多。祖父把這些話轉說給翠翠，翠翠也就學懂了許多事情。貨物的價錢漲落呀，坐轎搭船的用費呀，放木筏的人把他那個木筏從灘上流下，十來把大招子如何活動呀，在小烟船上吃葷烟，大腳婆娘如何燒烟呀，……無一不備。

儺送二老從川東押貨物回到了茶峒。時間已近黃昏了，溪面很寂寞，祖父同翠翠在菜園地裏看蘿蔔秧子，翠翠白日中覺睡久了些，覺得有點寂寞，好像聽人嘶聲喊過渡，就爭先走下溪邊去，下坎時，見兩個人站在碼頭邊，斜陽裏背身看得極分明，正是儺送二老同他家中的長年！翠翠大吃一驚，同小獸物見到獵人一樣，回頭便向山上竹林裏跑掉了。但那兩個在溪邊的人，聽到腳步響時，一轉身，也就看明白這件事情了。等了一下再也不見人來，那長年又嘶著聲音喊叫過渡。

老船夫聽得清清楚楚，卻仍然蹲在蘿蔔秧地上數菜，心裏覺得好笑。他已見到翠翠走去，他知道必是翠翠看明白了過渡人是誰，故蹲在那高岩上不理會。翠翠人小不管事，過渡人來撓不給，奈何她不得，故只好嘶着個喉嚨叫過渡了。那長年叫了幾聲，見無人來，就停了，同二老說：「這是什麼玩意兒，難道老的害病弄翻了，只剩下翠翠一個人了嗎？」二老說：「等等看，不算什麼！」就等了一陣。因為這邊在靜靜的等着，園地上老船夫卻在心裏想：「難道是二老嗎？」他彷彿担心攪惱了翠翠似的，就仍然蹲着不動。

但再過一陣，溪邊又喊起過渡來了，聲音不同了一點，這纔真是二老的聲音。生氣了吧？等久了吧？吵嘴了吧？老船夫一面胡亂估着一面跑到溪邊去。到了溪邊，見兩個人業已上了船，其中之一正是二老。老船夫驚訝的喊叫：

「呀，二老，你回來了！」

年青人很不高興似的，「回來了，——你們這渡船是怎麼的？等了半天也不來個人！」

「我以為——」老船夫四處一望，並不見翠翠的影子，見黃狗從山上竹林裏跑來，知道翠翠上山了，便改口說，「我以為你們過了渡。」

「過了渡！不得你上船，誰敢開船？」那長年說着，一隻水鳥掠着水面飛去，「翠鳥兒歸窠了，我們還得趕回家去吃飯！」

「早咧，到河街早咧，」說着，老船夫已跳上了船，且在心中一面說着，「你不是想承繼這隻渡船嗎！」一面把纜索拉動，船便離岸了。

「二老，路上累得很！……」

老船夫說着，二老不置可否不動感情聽下去，船攏了岸，那年青小夥子同家中長年挑担子翻山走了。那點淡漠印象留在老船夫心上，老船夫于是在兩個人身後，捏緊拳頭虛嚇了三下，輕輕的吼着，把船拉回去了。

十九

翠翠向竹林裏跑去，老船夫半天還不下船。這件事從儺送二老看來，前途顯然有點不利。雖老船夫言語之間，無一句話不在說明「這事有邊，」但那畏畏縮縮的說明，極不得體，二老想起他的哥哥，便把這件事曲解了。他有一點憤憤不平，有一點兒氣惱，回到家裏第三天，中寨有

人來探口風，在河街順順家中住下，把話問及順順，想明白二老的心中，是不是還有意接受那座新碾坊，順順就轉問二老自己意見怎麼樣。

二老說：「爸爸你以為這事為你，家中多座碾坊多個人，使你可以快活，你就答應了。若果為得是我，我要好好去想一下，過些日子再說它吧。我尚不知道我應當得座碾坊，還應當得一隻渡船，因為我命裏或只許我撐個渡船！」

探口風的人把話記住，回中寨去報命，到碧溪岨過渡時，見到了老船夫，想起二老說的話，不由得不迷迷的笑着。老船夫問明白了他是中寨人，就又問他過寨採辦些什麼事。

那心中有分寸的中寨人說：

「什麼事也不作，只是過河街船總順順家裏坐了一會兒。」

「坐了一定就有話說！」

「話倒說了幾句。」

說了些什麼話？」那人不再說了。老船夫卻問道：

「聽說你們中寨人想把大河邊一座碾坊連同家中閨女兒送給河街上順順，這事情有不有了點眉目？」

那中寨人笑了，「事情同了，我問過順順，順順很願意同中寨人結親家，又問過那小夥子，……」

「小夥子意思怎麼樣？」

「他說：我眼前有座碾坊，有條渡船，我本想要渡船，現在就決定要碾坊了。 渡船是活動的，不如碾坊固定，這小子會打算盤呢。」

中寨人是個米場經紀人，話說得極有斤兩，他明知道「渡船」指得是什麼意思，但他可並不說穿。他看到老船夫口唇蠕動，想要說話，中寨人便又搶着說道：

「一切皆是命，可憐順順家那個大老，相貌堂堂，會淹死在水裏！」

老船夫被這句話在心上戳了一下，把想問的話咽住了。中寨人上岸走去後，老船夫悶悶的立在船頭，癡了許久。又把二老日前過渡時落漠神氣溫習一番，心中大不快樂。

翠翠在塔下玩得極高興，走到溪邊高岩上想要祖父唱唱歌，見祖父不理會她，一路埋怨趕下溪邊去，到了溪邊方見到祖父神氣十分沮喪，不明白為什麼原因。翠翠來了，祖父看看翠翠的快活黑臉兒，粗鹵的笑笑。對溪有扛了貨物過渡的，便不說什麼，沉默的把船拉過溪南，到了中心卻大聲唱起歌來了。把人渡了過溪，祖父跳上碼頭走近翠翠身邊來，還是那麼粗鹵的笑着，把手撫着頭額。

翠翠說：

「爺爺怎麼的，你發痧了？你躺到蔭下去，我來管船！」

「你來管船，好的妙的，這隻船歸你管！」

老船夫似乎當真發了痧，心頭發悶，雖當着翠翠還顯出硬扎樣子，獨自走回屋裏後，找尋得到一些碎磁片，在自己臂上腿上扎了幾下，放出了些烏血，就躺到床上睡了。

翠翠自己守船，心中卻古怪的快樂，心想：

「爺爺不為我唱歌，我自己會唱！」

她唱了許多歌，老船夫躺在床上閉着眼睛，一句一句聽下去。心中極亂，但他知道這不是能夠把他打倒的大病，他明天就仍然會爬起來的。他想明天進城，到河街去看看，又想起許多旁的事情。

但到了第二天，人雖起了床，頭沉沉的。祖父當真已病了，翠翠顯得懂事了些，為祖父煎了一罐大發藥，逼着祖父喝，又為過屋後菜園地裏

摘取蒜苗泡在米湯裏作酸蒜苗。一面照料船隻，一面還時時刻刻抽空赶回家裏來看祖父，問還樣那樣。祖父可不說什麽，只是爲一個秘密痛苦着。躺了三天，人居然好了。屋前屋後走動了一「，骨頭還硬硬的，心中惦念到一件事情，便預備進城過河街去。翠翠看不出祖父有什麽要緊事情，必須當天入城，就求他莫去。

老船夫把手搓着，估量到是不是應說出那個理由。翠翠一張黑黑的瓜子臉一變水汪汪的眼睛，使他吁了一口氣。

他說：「我有要緊事情，得今天去！」

翠翠苦笑着說：「有多大要緊事情，還不是……」

老船夫知道翠翠脾氣，聽翠翠口氣已有點不高興，不再說要走了，把預備帶走的竹筒，同扣花褡褳擱到長机上後，帶點兒諂媚笑着說：「不去吧，你担心我會把自已摔死，我就不去吧。我以爲天氣早上不很熱，到城裡把事辦完了就回來，……不去也得，我明天去！」

翠翠輕聲的溫柔的說：「你明天去也好，你腿還軟！」

老船夫似乎心中還不甘服，灑着兩手走出去，在門限邊一個打草鞋的棒槌，差點兒就把他絆了一大跤。穩住了時翠翠苦笑着說：「爺爺，你瞧，還不服氣！」老船夫拾起那棒槌，向屋角隅摔去，笑着說：「爺爺老了！過幾天打豹子給你看！」

到了午後，落了一陣行雨，老船夫却同翠翠好好商量，仍然進了城。翠翠不能陪祖父進城，就要黃狗跟去。老船夫在城裡被一個熟人拉着談了許久的鹽價米價，又過守備衙看了一會新買的騾馬，方到河街順順家裏去。到了那裏見到順順正同三個人打紙牌，不便談話，就站在身後看了一陣牌，後來順順請他喝酒，借口病剛好點不敢喝酒推辭了。牌既不散場，老船夫又不想即走，順順似乎並不明白他等着有何話說，却只注意手中的牌。後來老船夫的神氣倒爲另外一個人看出了，就問他是不是有什麽事情。老船夫方忸忸怩怩照老方子搓着他那兩隻大手，說別的事沒有，只想同船總說兩句話。

那船總方明白他看牌半天的理由，回頭對老船夫笑將起來。

「怎麽不早說？你不說，我還以爲你在看我牌上學張子！」

「沒有什麽，只是三五句話，我不便掃興，不敢說出！」

船總把牌一撒，笑着同後房走去了，老船夫跟在身後。

「什麽事」？船總問着，神氣似乎先就明白了他來此要說的話，顯得略微有點兒憐憫的樣子。

「我聽一個中寨人說你預備同中寨團總打親家，是不是眞事」？

船總見老船夫的眼睛盯着他的臉，想得一個滿意的回答，就說：「有這事情」。那麽答應，意思却是：「有了你怎麽樣？」

老船夫說：「眞的嗎？」

那一個很自然的說：「眞的」，意思却依舊包含了「眞的又怎麽樣？」一個疑問。

老船夫裝得很從容的問：「二老呢？」

船總說：「二老坐船下桃源好些日子了！」

二老下桃源的事，原來還同他爸爸吵了一陣方走的。船總性情雖異常豪爽，可不願意間接把第一個兒子弄死的女孩子，又來作第二個兒子的媳婦。若照當地風氣，這些事認爲只是小孩子的事，大人管不着，二老當眞歡喜翠翠，翠翠又愛二老，他也並不反對這種愛怨糾纏的婚姻。但不

知怎麼的，老船夫的關心處，使二老父子對於老船夫皆有了一點誤會了。船總想起家庭間的近事，以爲全與這老而好事的船夫有關。

船總不讓老船夫再開口了，就語氣略粗的說道：

「伯伯，算了吧，我們的口祇應當喝酒了，莫再只想替兒女唱歌！你的意思我全明白，你是好意。可是我也求你明白我的意思，我以爲我們只應當談點自已分上的事情，不適宜於想那些年青人的門路了。」

老船夫被一個悶拳打倒後，還想說兩句話，但船總卻不讓他再有說話機會，把他拉出到牌桌邊了。

老船夫無話可說，看看船總時，船總雖還笑着談到許多笑話，心中卻似乎很沈鬱，把牌用力擲到桌上去，老船夫不說什麼，戴起他那個斗笠，自已走了。

天氣還早，老船夫心中很不高興，又進城去找楊馬兵。那馬兵正在喝酒，老船夫雖推病，也免不了喝個三五杯。回到碧溪岨，走得熱了一點，又用溪水去抹身子。覺得很疲倦，就要翠翠守船，自已回家睡去了。

黃昏時天氣十分鬱悶，溪面各處飛着紅蜻蜓。天上已起了雲，風把兩山竹篁吹得聲音極大，看樣子到晚上必落大雨。翠翠守在渡船上，看着那些溪面飛來飛去的蜻蜓，心也極亂。看祖父臉上顏色慘慘的，放心不下，便又趕回家中去。先以爲祖父一定早睡了，誰知還坐在門限上打草鞋！

「爺爺，你要多少雙草鞋，床頭上不是還有十四雙嗎？怎麼不好好的躺一躺？」

老船夫不作聲，卻站起身來昂頭向天空望着，輕輕的說：「翠翠，今晚上要落大雨擲大雷的！回頭把我們的船繫到岩下去，這雨大哩。」

翠翠說：「爺爺，我真嚇怕！」翠翠怕的似乎並不是晚上要來的雷雨。

老船夫似乎也懂得那個意思，就說：「怕什麼？一切要來的都得來，不必怕！」（未完）

攻：退

師白夕

一

一排一排的雪片，像飄舞在空中的鵝毛絨，悠閑的，慢慢的，織成一個碩大的羅網，不住地向空曠的野地上壓下來。遠處被一層灰色的紗幕遮着，疏落落的，迷茫茫的，高上，低下，繚繞着如許淡淡的輕烟，天和地相密接處是淼茫也看不清楚了。地上翻着銀白色的濤浪，一直洶湧到紗幕和輕烟裏，便什麼都爲渺茫了，結成着一個沉重而灰幽的霧帳，近處的樹上堆起那白得可愛的雪堆，枝條沖了風搖擺着，不時就有大塊小塊的雪團從上面落下。遠處的樹簡直就都變成濃雲了，隱隱約約看不分明。這裏，一大隊義勇軍正在前進。他們大家都很高興地往遠處眺望；馬慢顛顛地跑着，他們就都幾乎變成了白浪，上下不住洶湧，從東邊的烟幕裏出發，一直衝入到西邊的烟幕裏。

黎仁忽然摘了氈帽，抖下上面的集雪，便又好好地戴上了。他眡馬低下頭去，鼻孔打幾個噴嚏，支楞支楞了耳朵，稍稍把脚步放慢了點；經他用馬棒照屁股輕輕地打了一下，便又猛釘地往前快跑了兩步，使他受着一個很大的顛盪，不覺脫口罵出來：

『他媽的，噯！噯！』

徐達在後邊映着閃亮的鼠眼，一種滿暢快的笑臉，更使他麻土豆子一般的臉皮上的裂痕顯着起來。他紅胖的圓頰像更向外邊凸出了點。

『喂，看那邊影綽綽的好像個屯子，前屯大概都已經到了。』

『管他呢，雪天走走更暖和，就怕一晴天，凍不死你！』

『也好該上上粮啦，人不吃馬可挺不了呀！』

『那麼咱們把馬放開步，快點跑過去。』

『先叫隊副看隊？』

『剩多遠了，不用費事啦！』

黎仁說完了這句話，跟徐達的臉笑了一下，就轉過身去，挺直了腰，兩脚向馬肚上一夾，那馬就飛快的跑上前去了。從隊伍的旁邊一直往隊伍的前端奔跑，立時徐達也拍馬跟上去。他們搶過每一騎一騎的兵士，不時碰上了要好的還打打招呼。馬蹄緊彈起一團一團的雪球，在空中跳躍，不一會就把他們甩出很遠了。

到了屯子頭，黎仁一拉嚼子，馬就放慢了脚步；回過頭來看徐達的馬也跑得慢了，就微微笑了。他梨黃的臉上不住地冒出些寒氣，繞在他那直長的鼻子下；粗紫的嘴唇緊閉着，兩眼很溫和而很親熱地望着徐達，大聲地說了出來：

『到屯東找地場，咱們那一隊快到了。』

『那就從這條胡同一直通過去。』

屯子裏已經有許多兵士進來了，各各院落，人吵馬嘶得異常利害。胡同一個行人也沒有，冷清得怕人。白雪堆在那黃褐的土牆上和歪斜破落的房頂上，時時閃動着星星的光閃，給與人們一種更其冷淸的嘲笑。那平凸的地皮已經被踐踏得粉碎了，露出一塊塊紫油油顯嘟嘟的地面。黎仁又使馬跑快點，急促地向徐達說：

『地方別都叫他們占了，我們得快尋○』

拐了幾個灣子，他們終於看中了一個大草房的院子，就跑進去○裏邊可巧沒有別人占，黎仁先跑下馬來闖進去，徐達也跑下馬來在後邊隨着○

院子裏寂寞得很，連一條狗都沒有；只一垛穀草在牆角裏堆着，那橙黃的梗葉幾乎都埋藏在雪裏了，僅有散散落落的小部分露在外邊，冲了冷風，像戲弄那還在落着的雪片一般，細葉子在悠悠閑閑地來回搖擺着，房窗完全是雙潮紙糊的，上邊抹的豆油，拉成一條一條粗黑的道子，顯得十分沈悶而憂鬱○

『東家呢？請出來！』

黎仁昂壯地叫了一聲，便從東廂房出來一個老頭，半陀着背，臉上像爬了無數大蚯蚓，圍住一簇顏亂的白鬚，嘴簡直就全藏埋在裏面了○他一隻手拉住他那頂女人戴完的小大帽子——上面已經破得露出棉花，又被一層黑黑的油泥黏住——一隻手把住那折折摺摺的青布腰帶，慌忙地走過來○閃動一雙久經世故的老眼，向黎仁倆不住打着招呼○

『老總，累啊？請到屋裏！請到屋裏！』

『你們東家呢？快點給騰出幾間房子，後邊還有很多人呢○快！快！……你們東家在那屋呢？』

『是！是！』

『快找你們東家來！』

老頭剛遲疑一下，還沒說什麼，上屋少東家已經跑出來了○他戴了頂狐皮大耳帽，帽耳朵遮住了兩腮和半個下巴，前帽沿一直蓋到雙眉上○他那黑閃閃的臉皮透出些兒紫紅，圓滾滾的眼睛放射着精悍的亮光，一雙通紅的嘴唇先就帶出三分勉强的微笑了○

『李大爺，先請老總們到下屋，老東家正睡覺呢，一會醒了就來○』迎上來又同黎仁和徐達寒暄：『老總們辛苦，辛苦！從那裏來啊？天下這大的雪！』

『心苦命不苦，別裝三分客套，快找你們東家騰屋子，沒工夫同你們扯淡！』

徐達早就不大滿意了，一股子氣全吐出來，瞅着一雙鼠眼瞪住那位少東家，不時也掃視着李大爺○

『大白天，睡什麼覺？快找他出來，我們忙！』黎仁隨了徐達的音腔也大喊出來，又捻着用一種敵對態度說着：『老實告訴你們，我們是義勇軍哪，不是什麼他媽的兎子老總！別看我們是穿着軍服，這不過是用來嚇你們的，省了同你們鬧火！屯西早已被我們完全佔了，咱們要好好的有好的，要壞別說不客氣啊！』

少東家縮了縮頸子跑進去，李大爺也轉過身跟了去○黎仁和徐達都昂着頭站在馬頸子旁，囚囚地向上房瞅住，看李大爺也進屋去了，黎仁就轉了轉頭說：

『你去接隊，我自己來對付他們○看來這又是家土財主，這時候還來玩譜呢！』

『不好好招待就饒不了他們！』

徐達牽着馬出去了，黎仁就徑直往院心走去；馬也放懶了腳步，一步一步地跟着他，把頭上下波蕩地搖動○

『快呀！怎麼的？不願意招待嗎？』

上屋的門又開了，少東家，李大爺，後面才慢慢地走出老東家來○他留着幾根斑白的鬍子，散落在薄薄的上唇上○迷着睡睡不醒的細眼，懶懶地向黎仁打招呼○

『老總，請到屋！請到屋！』

黎仁把馬交給了李大爺，一聲沒言語，先自

走進門去。一邊往下抖身上的雪，把帽子又摘下了。

外屋兩座磚砌的大鍋台佔了整間屋子的三分一，上面的鍋台板，鍋蓋，都帶一種特有的黃油油的沈鬱的光，在屋門的兩旁蹲踞着。地上散亂了些柴禾梗，吐沫，水渦。當中被一扇隔扇隔着，後面就是廚房了。隔扇的亮窗上掛滿了成條成團的搭灰，窗隔子都已經成了黑色了。忽然一個小脚媳婦，一探頭，賊目溜眼地由東屋跑進西屋去。那桃色的臉龐一歪的工夫，黑烏烏的頭髮幾乎散亂下來，使黎仁楞了楞眼。

由少東家的指點，黎仁就往東屋去了。一進門，一股香噴噴的鴉片味撲進了他的鼻孔，使他不由自己地默默笑了一下。炕上一鋪被還沒有摺起來，亂堆在一個大紅櫃子的旁邊。枕頭上的白布套子，已經起了一層黑而黏的油汁，使人看了着實發嘔。黎仁匆匆坐在一個靠牆的小 紅圓凳上，把匣槍殼握在左手裏，橫放在身前，就不住往四下掃視。這時老東家也坐下了，臉上顯出些恐懼，也遮上了不少煩厭的情態。少東家還是如初地勉强振作下去，但是怎樣也掩飾不住他的驚慌。

『你們別拿當我們義勇軍就是老虎，碰上了就不歡迎。要好的咱們都好，要壞的是誰也不用怕誰。左右不過都是人，誰怕誰幹什麼？』黎仁說着住了聲，狠狠釘老東家一眼，『我知道你們有錢人怕我們……』

『那裏話，那裏話。』少東家搶上一句，就假裝着哭，老東家却在豎了豎眉頭，把眼光放到地上了。

『其實用不着怕，』黎仁滿沒拿少東家的話當一回事，仍是繼續着他的話。『日本若逞了凶，那誰也就不用想活，更過不好日子！現在已經不是作美夢的時候了；只要咱們互相幫忙都是好朋友。吃你們點，用你們點，不用嗇惜，反正不過都是中國人！將來日本人來了，管吃你們用你們算完了，還說不上要你們命呢！中國人就這一點算完蛋——認×不認×！他媽的，我們繞了這些灣子，什麼都好，只要一遇了大戶，就得看臉色，費口舌，總不受歡迎。這回可告訴你們，我們對你們這樣的已經不會客氣了，別一會大隊來到了，你們不好好招待，弄出把戲來，可別埋怨我呀！』

黎仁把帽子摔到桌子上，挺了挺腰，表現着一幅怕人的冷冷笑容；右手在打成綹的頭髮上搔了兩下，便移回放在匣槍殼上。但是，他的眼睛却和霸地盯着老東家的臉，遲遲不動。老東家像想了一回什麼，才强打精神地站了起來，灰濤濤的臉隱藏着一種慘淡的白色，把聲音放得很平地說了：

『你錯了，這有什麼？誰在乎點子「吃」呢？「用」那更隨便了！咱們都是一家人……』說着像煞費心勁是的，臉冲着少東家，『去，告訴們快預備水，收拾收拾屋子，……去！快！』

少東家剛想走，黎仁却又加上告訴一句：

『告訴她們女人，都到一個屋子裏，省了亂竄太不方便！』

老東家看少東家出去了，又坐下去，老是掬着一幅笑臉；幾次像想要言語，但是上唇動了動，却用右手去摸摸自己底鬍鬚，沒說出什麼。倒是黎仁又有說的了，站起來在屋一邊徘徊着，一邊說：

『你們別尋思我們當義勇軍的怎樣了不起，苦透了哇！大幫的沒人敢動手，十個二十個走到那裏也不用想好，至少也得開火打起來！』

『那裏，那裏，……』

『那——裏？呼，我自己就遇上了好幾次！』

『那些屯子也太可惡了，認不清好人！』

『你們這屯子若不是大隊全來了，也還不得開火呀？都是一樣，反正是人多了不好對付罷了！』

『哦，錯了，你錯了………』

忽然，大門口人馬聲擾亂起來了，黎仁站了站腳步，立刻跑出去。外邊雪片落得稍稍稀疏了，徐達他們一夥三十幾個人已經都進了院子，一個個像雪人似的。小李勇拿下帽子沖了張必達的背打了幾下，一邊是給他打掃了背上的雪，一邊他自己帽子上的雪也盡都震落下去了。他紅噴噴的臉蛋和黑紫的張必達對比起來，顯得又雞巧又美麗；加上一雙大眼在滾着，越發是活潑得可愛了。馬都交給李大爺和幾個夥計在院中裏遛，大家就一擁着往上房走；有的在抖帽子，有的在打掃衣裳；有的就啥也不管，揚長地往前走去，是異常的雄壯，也異常的嚴肅。小李勇猛然沖了黎仁竄上去，連笑帶屁的樣子，大聲招呼着：

『別客氣，又遇到財神爺了，大家痛快痛快！』

『老實點，不要胡鬧。』

『喂，聽說這也是家土財主麼？頂痛快了！碰上他們你就用不着老實，等他們不老實的時候，你就該吃虧了！』

這時，大家已經進了屋，房間無論怎麼大，這一下子可塞滿了，幾乎每個人都要轉不開身，背靠背，肩靠肩，擠得個熱熱鬧鬧的。徐達樂得老是眨動他底鼠眼。小李勇仍是屁屁搭搭地，逗逗這個，又逗逗那個，笑嘻嘻地沒個停止。張必達算是他一盤菜了，他逗他逗得頂凶；但看來他們也頂好。黎仁見老東家已經不在了，並沒什麼不滿意，就自己變作了主人似的，讓大家坐，同時又向徐達說：

『喂，你去找找大隊部在那院，好把咱們住的地方報上去。』

徐達出去了，少東家才進來。他遮了一臉的笑，迎着每一個面孔，可是他的狐皮帽子已經換了羊皮氈帽了。黎仁看了冷笑一下，沒有理會他；他却振起精神，大嚷着：

『辛苦呀，大家辛苦！』

『心苦命不苦呀，你好？』

『你們這是什麼屯子？』

『潘家屯，啊啊………』

大家都笑樂着，少東却冷淡了點。兩個夥計灑進了水給大家喝；那一碗一碗上的熱氣向上捲旋着，那一個一個的面孔像另轉換一番似的，漸漸都不十分難看了。紅紫的淡下來，慘白的浮上些微血氣。放在他們跟前的鎗，那鐵槍筒上和木靶上也都出一回汗，上面的水珠有的可以看見，有的也竟滴落了。一會子，竟有幾個橫七豎八的躺下了；大家不相關地說着笑談，充滿了高興。但屋子裏實在裝不了這多人呀，有幾個自動出外邊去了，有十幾個跟少東家上別的屋去了。屋裏只剩了十多個人，還嫌擠，大家打打鬧鬧的，來得更凶。小李勇和張必達竟打得滾在一起，滾得人家都笑了。黎仁不覺說道：

『瘟狗，兩條瘟狗！』

二

黑天半天了，雪已經停落了，北風在樹梢上呼哨得着實利害。但是，黎仁他們都直挺挺地睡着，打着呼嚕，十分香甜，極度安適，什麼也不大顧了。只有徐達在看守東西，沒睡，裏外屋亂竄着，精神抖擻得像不睏似的。到十點鐘的時候，他把小李勇叫醒；該換換班了，便倒身去休

息。小李勇自己嫌太寂寞，就把張必達撞醒了，好兩個人一齊來作着守。張必達張了張眼睛，用手亂揉着，又閉起來；小李勇狠命地拖他，這他才迷離迷糊地起來了，儍了半天，才清醒，大不滿意地吵出來：

『×，他媽，搗亂，人家睡好好的！』

『起來玩玩，一個人怪沒趣的！還有兩鐘頭就得前進了，頂多再睡上一個鐘頭，多吟啦？誰希罕！』

於是，他們一齊跑到外邊去了；一出門就讓冷風灌了個合式，不約而同地打了個冷戰；互相扭了扭，縮縮頸子笑了。

陰雲完全飛散了，一天鬼星星閃着寒光，半個月亮散露出逼人的冷輝，雪地上反射着一星一星的光亮，把人的眼睛給侵奪得有點發涼。近處的榆樹在雪上印出個黑影，枝梢不住地隨了風在搖晃，嘶嘶發出喊叫。馬在牆根的馬槽旁磔磔地吃着草，有時要互相咬幾下，亂跳起來；馬夫就沒命地叫喝兩聲。李勇和張必達的脚步，奏着踏踏的調子，給這空間添了個奇突的音樂，顯得就越發孤冷了。他們到馬槽旁，讓馬夫多添了料，把兩匹臥下的馬踢起來，才轉身離開那裏了。

這時，各屋裏都沒有聲息，每個窗子都透出黃淡淡的光。他們的影子在雪地上移進着，忽然停住了。張必達弄了弄肩上的槍，晃着腦袋說出來：

『那屋有娘們？咱們進去觀觀光！』

『狗色，還想花花套呢！』

『趺着沒趣，走走，走，……』

『別扯雞巴淡，弄出事來又得麻爪了！』

回到屋裏，他們就開始玩鬧骰子來了。圍着一個小木棹，喝着熱開水，把住一個小磁盤子，只聽骰子在上面不住地亂滾，誰也不說話。在那個勝利了的時候，脫口革革地笑出一聲尖笑，才把他們中間的沈寂打破了。

坑上睡着的人，大家夥打着雷鼾；那些灰塵污滿的面孔，一個個顯得特別醜陋，在暗淡的油燈光裏安靜着。槍，順在炕上的，立在地下的，偎着牠們的主人一同休息着，好像特別寂寞。莊家院裏簡單粗陋的擺設，有的已經集滿了灰土，依了牆，死了般地貼附着，引不起人什麼興趣。有時會有一陣冷風從窗底掃過，嗚的一聲便一切都消逝了，只剩着馬吃草聲還磔磔不已。這時小李勇總會翻着眼睛向窗上瞅瞅，又低下頭去了。張必達是不大在乎的呢！

忽然，附近院子裏傳出了亂哄哄的人馬叫鬧聲。張必達看看小李勇，小李勇只翻翻眼睛笑笑。

『大概快到十一點鐘了，咱們也叫他們起來預備吧！』

『嗷！』

於是，小李勇把骰子摔在桌面上，他們倆首先推黎仁，張必達順手又去推徐達，一回子一屋十多個人就都被他們弄醒了。打呵欠，伸懶腰，惺忪的眼睛，懶惰的臉龐，一時把屋空給攪亂了。黎仁白眼珠上織滿了紅絲，黃黏的眼屎旁滾出幾滴熱淚，越顯出他的疲倦還沒歇過來。他不經意地瞅瞅徐達，又看看小李勇，像是自語，也像問旁人，低聲說出來：

『有十一點啦麼？』

『哦，別的院都有動靜了，總差不多吧。』

有的已經下了地，倒水喝；有的裝上旱烟管在抽；有的在擺弄自己的槍；有的在整理斜歪了的子母袋。黎仁却還是矇矓的，不經意而很機械地又說出來：

『下屋的弟兄們都起來了麼？去看看，叫他們起來！』

小李勇第一個跑出去了，張必達在後面跟着。細眼張發迷縫了眼睛瞅着他倆出去了，緊笑；回頭又笑着汚臉蛋向大家看了一下。

『今夜向那裏開呢？咱們要打的地方快到了吧？走了有幾天了！』

『是呀，到了倒好，打一下，管死管活，痛快痛快！』

『誰不說呢？光這樣走也沒勁！』

『是呀，打進那裏，好弄個日本娘們玩玩，不然就悶死人啦！乾走眞不高興！』

『是呀，日本娘們什麼味，倒可以經驗經驗，不然就會悶死人！』

『眞他媽，不懂別的，就認得娘們！』

『別裝正經，反正人生幾樣大事，吃喝拉撒睡，外帶上娘們，混完了就沒事，也別想享什麼屁福！』

大家這樣混談着，張發吵得最有勁，也最頑皮。徐達和黎仁總是微笑着不大言語；等大家談得微微緩和了，他們衣裝也都整頓好了，黎仁就叫徐達去看大隊可是否這就出發，於是徐達就匆匆地跑出去了。這時，小李勇們已經有好多人過來了，屋裏人也有出去的，大家就屋裏屋外地活動起來，不時一聲兩聲的吵着夥計們好好給上馬料，一邊還叫東家把飯拿上來吃。於是，少東家李大爺們都帶了睏眼出現了。老東家當然早在片里夢中，不會出來的。於是，李大爺就勉強向大家笑着解釋；少東家不免也得強振作，來應付，雖然他的不痛快與不耐煩已經表現在臉上。

『老東家老了，不能起來招待，送行，對不起啊，請大家擔當一點！』

『是啊，老東家是老了，我們也不在乎那些，這就很對不過了！』

黎仁接過來也客氣一番，就講旁的。

『飯弄好了就端上來，我們就要開拔了，煩擾了，對不起！啊，那叫鬧日本來！誰也是沒法子，都是中國人啊！請擔當點！擔當點！』

『是呀，對，沒有不成的，那談到擔當不擔當？……』少東家說到這，轉向李大爺，命令地說着：『去看，飯已經早好了吧？快叫夥計們放碗了；啊，大家要上路了，多辛苦！』

李大爺出去了，少東家又和黎仁們談起莊稼事：什麼地方『苛捐雜稅』啦；收成的不好啦；這一鬧日本鬼子，是物都昂貴啦；年頭子淨叫老莊稼人受苦啦；之類。而在弟兄方面，也都轉談起自己的身世：什麼自己也是老莊稼人，孩子老婆吃不上，穿不上，租子又拿不起，迫不得已就得『忍心害理』地出來當義勇軍，扔下老婆孩子不管啦，叫他們自己去找活路；什麼一向自己淨胡來，不務正業，、下子遊蕩起來，被人家瞧不起，自己還氣不憤，覺得那些人太沒道理，太蔑視人，就跑出城外當土匪，總想抓住這些人報復一下，不想抓不着，抓着了也不是自己所頂要抓的。正好日本人打來了，就『隨帮唱影』地幹上了義勇軍，一心是『殺富濟貧』，痛快痛快，打死些日本鬼好玩；什麼自己家也是大戶，有幾千頃地，日本人打來了，中國眼看着要亡了，不幹幹怎成？將來作鬼奴是誰也不甘的，於是就跑開了家，自己身家性命都扔在關外，來專誠打日本，救國，自己是十分勇敢地來幹的，是看清了這條路——不幹，將來讓日本得了手，活受罪，更不值得。這樣的人，結尾又來鼓勵少東家，叫他也幹；並解釋說自己從前也是少東家來，那算了什麼，日本人來了得先受罪，不幹也得不到好。少東家只是紅了紅臉，說自己家嚴太厲害，沒辦法；青年人誰不好勝呢？但是，他家就他一個，一走掉，一家就全完了，老人一定得想死，不各方面都對不起麼？候有機會他一定幹……。他大眼睛瞪得閃亮，表示他是成功的，幹上也是個好傢伙。於是，大家有的也很原諒他，對他表示好感，就不怎樣對他為難了；也有的覺得他不過不肯幹罷了；誰不是瞪下了家？誰敢想離家怎樣？誰沒老小？誰沒親眷？豈止他一個呢！就故意來奚落他，使他只得苦笑着不言語。一回子飯拿上來了，大家吃起飯來，他才得借機會溜走了。

【未完】

執着

C. J. Eustace著
叔文譯

在他十歲生日那天，來賓，羅濱諾夫得到一只銀表。這是一份漂亮的禮物，是純銀的。這眞是一件了不起的大事，那條結實的鍊兒上，還有一個拴鑰匙的扣兒呢。因爲這個表是來賓祖父的，所以還是老樣子，圖樣也絕無僅有了。當他祖父死于波蘭時，這個表傳給了他的兒子賽莫兒，賽莫兒就是來賓的父親。

現在賽莫兒也死了，這個表又傳給了來賓。他們給他保管着，直到他十歲生日的時候，他的寡母以爲他既到了那個年齡，他自己已能彀保管牠了。他的姐姐來拜卡，指點他怎麼樣開表。起初，您得撳起那片厚大的表背，把你的指甲嵌進一個特備的凹痕裏去。那下面，另外還有一個蓋兒，鐫了一小段希伯萊文的題字，翻出來的意思便是：

「吾將終汝生以侍汝。」

數年前，就是來賓得到那只表的時候，羅濱諾夫家從波蘭移居美洲，在一個大城市中最窮困的區域住下來。他們的房子，是一長列樣子骯髒的住處中間的一棟，滿是餓貓同懷着大肚子女人的區域。冬天來，一些頭上包着圍巾的肥胖婦人，打掃着門階前的積雪，夏天呢，他們則坐到那同一台階上，安閒的奶着她們的孩子，全然不在乎路人的白眼。

來賓的臥室，就是有着石板屋頂的那間頂樓。這個頂樓，原先是打算做堆東西房子用的，因爲羅濱諾夫家的房子很大；當初有一個時期，這地方還成爲這個城市的住宅區過。他那間房，冬天要人命的冷，不但風從屋頂石板縫鑽往裏擠，還會從樓板的木板間向上吹。夏天雖然高踞在臭街市的臭氣之上，不幸也還是同樣的熱。

五年來，來賓每晚照例開他的表，那時候，他還不會領悟到表裏面鐫了上那些文字的意義。

有一天，可怕的念頭却來了。

他正上好表，把鑰匙歸還到表鍊上去時，街頭窗下起了一大聲叫喊。他打那個狹小的窗洞向下望去，看見一羣人包圍着一架運貨汽車。他們正把一個什麼人從地上抬了起來，大家互相咕噥着，大家互相指手劃脚。

這是件意外事情吧……是誰叫車子撞着了。

他衝下樓去，外套也不穿，就跑到馬路上去了。在人叢中，他看到伊凡。南羅夫斯基，就一把拖住他的膀子，氣吁吁的喊起來：

「是誰？是誰？」

伊凡把他那張厚嘴唇從肩膀上扭過來。

「是寡婦開倫的孩子，死啦。」

啊……啊——他往前擠過去，剛好能張着小屍身那麼一眼，蠟一樣的臉，口裏流出一縷鮮血。啊……啊——寡婦開倫的孩子死啦。

當他上樓又到他自己房間裏時，第一眼瞧見的東西，放在那張作爲桌台用的無用裝貨箱上的，是他那只表。表大聲的滴噠着，他向牠凝視了一會，且傾聽着。滴克——噠克……滴克——噠克……滴克——噠克……一——二……一——二……不慌不忙的。正同他的心跳一樣。那麼樣的穩定，而且那麼無變化。假如牠不滴噠滴噠

」，你能把牠送到鐘表匠那裏去，他會叫牠又滴噠滴噠起來的。

來賓忽然想到那個小女孩……寡婦開倫的孩子。她的心已永遠停住了，沒有一個鐘表匠能使牠再走起來的。眞是個可怕的念頭。這一來使他用一種新的見解去看他的表。因此，牠是個不祥的東西。老是那麼滴噠滴噠着，從來就不停。

他撿起那只表放在手心裏，銀子的涼意使他全身打了一個冷戰。滴克——噠克……滴克——噠克——滴克！——噠克……不可思議的，無動於中的滴噠着。

「你比我還經得起風霜些呢，你這個小鬼，」他低低的對牠說，「我死了很久，冷了很久，你還會滴噠着。雖說你的生命是一個人給你的。一個人他也能夠使你心房重起跳躍。可是有一天，有一天我的心停止跳躍了，却沒有人能叫牠再跳的。」

這麼一個可怕的念頭，致命地手中握着那個表，一時站獃住了。一會兒，他解下衣服蠕動着擠進他那薄薄的絨毯裏去了。那一夜，他醒來好幾次，最先聽到的，總是那個表滴噠滴噠的聲音。

年稍長，那表對于來賓，成爲一種穩定的象徵。他抑鬱時，遇事棘手時，總是向他的表去找尋慰藉，把表握到耳邊，聽着牠小小心房穩定的跳動。總不疲倦，總是那麼忠忠厚厚的。他愛起他的表來了。開表成爲他每天最神聖的儀式。他從未忘過一次，那表走得頂準。

當他成年時，來賓繼承了他父親的職業，經營一爿燒臘舖子。二十五歲時，他娶了安娜，泊來倫炎，老麻布商李威，泊來倫炎的女兒。這樁在他一生中頂重要的大事情，是在熱烈歡樂中舉行的。這倒是眞的，因爲那時候生意艱難，來賓的蜜月就在舖子裏工作中度過了，可是安娜老打他們房子上面往下張他。在極大幸福中，他感到自已有些飄飄然了。

可是第一樁困難來了。安娜反對那只表在他們房裏那麼大聲的滴噠着。她習慣於在一種頂恬靜的情形下睡眠，不消說是在那些麻布床上。那個表小小生命的脈膊擾亂了她。可是這件事來賓决不幹的，他睡覺，寧可沒有他的老婆，却不能沒有他的表。因此，安娜雖同他住在一起，兩人却生分了。

來賓同安娜結婚一年以後，安娜有了第一個孩子。在來賓，這眞是一段焦灼的時期。他實在就不大想到這回事，直至快生產時。只有那個時候，他才省悟到安娜當眞要給他一個孩子了，是他的孩子，他自己的，他的肉的肉，他的血的血。他如何盼望着生下來的是一個男孩子・・・於是他焦灼起來了，焦灼得怪可憐的。

三小時前，那個年老的猶太收生婆走進了那間房子，來賓就在房外來來往往的踱着。順着廊道向這頭走十步，又掉過來走十步。期待中，每兩三分鐘走畢時，總掏出他的表來，絕望的看着牠那張不可捉摸的臉，彷彿想從這裏邊找尋他所有煩惱的說明似的。可是那個表老是滴噠滴噠着。另一小時又開始後，才有一個響亮的傷心的哭聲，打破這個屋子的沉寂通知來賓，在這世界上，另一個姓羅濱諾夫的出世了。

自從那件事以後，那個表對於來賓，變得更其神聖了。他常常在使用牠。只消對那張「司芬克斯」Sphinx，似的表面上瞧一眼，他就記起了一生當中每一件重要的事情。他一再担保他那個表，是那麼可靠，那麼穩定，又總是那麼忠忠實實的。那個表變成爲來賓的生命——來賓一已生命的象徵了。當他想要記一記那曾經使他特別享

受過的那些事情時，當他想記一記在他平凡生活中，某一些帶有魔術意味的小小事件時，當他想記一記那些美妙的一刹那——像他那麼樣無趣的人，有時候也從他那種平常環境中蒐集的美妙的一刹那時，他就掏出他的表來，放到耳朶旁邊，便能聽到牠小小的心穩定的跳動。

啊・・・啊——他心疼的小表。那麼滑，那麼圓，且那麼亮，因為現在擦表又成為他的習慣了，擦亮得如同磨光的白金一樣。他的小表——瞧，使他回想到他第一次遇見安娜的記憶，和他所感覺到的一種不習慣的浪漫熱情。又使他回憶到第一個孩子洛賁的降生，那眞是他生活中的一件大事。

歲月如流，安娜更為他生了許多孩子。可是自從洛賁降臨後，他們的來到便不再會激起他的興奮了。一年又一年，安娜變得脾氣又壞又乖張。瞧，如今，他愛表還勝過愛安娜呢。

來賁的鋪子生意蕭條。當他六十歲時，把他店內經理的操作交付給了洛賁。他們很窮大家分開來過着日子。孩子們現在全長大了。有幾個已經結過婚。安娜頭都白了，可是依照她族裡的老規矩，她戴上一個假髮，這一來把他那張打皺的臉同那兩個斂縮的鼻孔弄得更難看了。來賁現在生了一付長鬍鬚，他的眼睛也有點昏花了。他慢慢的老了。他開始對於他的表同那表上面的題字轉了許多念頭。他死時，這個表該給誰呢？這東西全然成為了他的一部分，他難於想像得到牠在另外一個人的手中。

有一天，他從鋪子裡走回家，發生了一件怕人的事。從籬笆背後，跑出了兩個人來打刦他。兩人都帶着手槍，當其中之一個拿了槍威嚇來賁時，另一個就開始搜尋他的衣袋。

來賁倒不怕。他想到離開鋪子前，業已把口袋裏僅有的幾塊錢掏空了時，他隱藏了一個勝利的微笑。因為鋪子裏短少錢換，洛賁請求他他就把錢留下了。這匪徒得不到他什麼的。

過後他忽然想起來了——他的表。

當一個匪徒很溜刷的搜着他的衣袋時，他趕緊抓住了袋子叫了起來：

「哦——不……不，別拿那個，先生。什麼都可以別拿那個。我給你錢——十塊——二十塊——可是得把表還我。」

「別說話——該死的，」一個人咆哮着。「再說一個字——我送你回老家！」好像為加重他說話的力量似的，就把槍柄在來賁肚子上粗暴的擊了一下。

除了他手指上一只戒指他們不會留意外，任什麼都叫他們刦去了。值價嗎？嗨，除了他的表什麼也不值價。他們就拿走了他的表。

漸漸的，他可怕的省悟到那個表對於他的意義了。他走到鋪子裏，把一雙衰老疲乏的脚拖過門檻時，好像熟悉的環境都在譏誚他。沒有了表這還成個家嗎？每件東西皆現出失了原有秩序的樣子。安娜，洛賁，他的孩子們，都像是陌生人了。他是迷惑了，被棄了，在生活中成為一個不再有興味的脆弱的老人了。一種絕大的淒苦潛入他靈魂中。那個晚上，他不吃也不睡。午夜時分，他從牀上驀然驚跳起來，聽聽他表的滴嗒滴嗒聲音。可是只有沉寂包圍着他——沉寂同他老婆沉重的鼾聲在他身邊。

當他最初告訴安娜時，安娜立刻就給警察局打了電話。他們還笑他。他們能做什麼呢？一只被偷了的表？如她所形容的那麼樣的「路刦」，在城中這個區域內眞是太平常了的事。他們無能為力。

一個禮拜過去了，時間在來賁痛苦中過得很

饃。安娜開始爲他把着一份心了。她雖手勸他吃點東西。他的憂愁是可憐的。偶然有幾分鐘他也會忘記。可是不一會她又看見他做一個輕微的動作，向坎肩上望一望他的表，就同他往常一天中許多次所習慣做的樣子。他的喪魂失魄之逐漸證實，是看了令人心碎的。

夜間，來賓醒在牀上，想着他表的裏亮上面的字句「吾將終汝生以侍汝。」雖，他還活着，表就背棄了他。在他曲解的，彷徨無定的腦經中，總咬定了是表背棄了他。牠現在不侍奉他了。牠賣了他。沒有牠，他覺得無望無助。

後來有一天，一個光榮所照的一天，他又見着牠了。那是在一個當鋪的窗子裏。準不會錯。那種厚實，那熟悉的表面兒，那扣子上拴着個鑰匙的結實鍊條。是他的……是他的表。

他走進那個骯髒的房子，禁不住渾身打抖。一種新聞紙同耗子的氣味鑽進他的鼻孔。一張陰闇的櫃台背後，一個鶻膠臉的皺縮的老人在向他張望。所有的東西都被積年累月的塵土封蓋着。連那個當鋪老闆，皮膚上也像落得有塵土，顯出一種做舊了的羊皮紙的色調。他敲一條古舊的頭巾，來賓走近他時，他搓着兩手。

「我要買窗子裏面那個表，」來賓用希伯來語說。「給你五塊錢。」

啊……啊——五塊錢。那是安娜同他過活一個禮拜的。可是他管不得了。他非得要那個表。

當鋪老闆繼續搓着手，一種微弱的，吱吱的聲音從他半閉的嘴脣裏出來了。

「這個表值十塊錢。」

「好吧，我給你十塊錢。」

來賓顫抖的手指觸着他的口袋。埋怨着每一分錢，苦痛的，慢慢的，他數出十張一元的鈔票。付過當鋪老闆之後，他袋子裏只剩下兩塊錢了。他同安娜就得靠那點錢過一個禮拜。生意做安貼了。當鋪老闆仍然用嘴脣做出那種特別的吱吱聲音，走去取窗子裏邊的那個表。他有一根帶鉤的手杖，彷彿釣魚似的，他用那鉤了把表鉤了起來放在櫃台上。來賓一把就抓住了。

啊……啊——他的表。又完全是他所有的了。銀子發冷的感覺；那個表的熟悉的分量；厚重的表面上那種不可捉摸的神氣；同牠的小小的跳動的心。牠的心呢？他放到耳邊，聽不到那個熟透了的滴噠滴噠聲音了。沒有聲音。牠不走啦。牠停住啦。牠的小小的心子不再跳啦。

他把牠撈出了當舖，激越的沿街走去。不時又站住，把表放在耳朵邊，搖搖頭。牠停啦。牠不走啦。一句話，牠背棄了他。牠死啦。啊……

啊——牠死啦。正像許多年前，寡婦閒倫的孩子似的那麼死啦。但是不——這不同。鐘表匠咧！畢竟有一個能夠使牠心再跳的。牠不是死。牠正在睡覺。

那麼樣嘰嘰咕咕的，手裏拿着那個表同那個搖蕩着的鍊子，他向大街上稠密的人羣中擠過去。他到了商店區。

他糊裏糊塗的，腦子裏只有一個念頭，穿過了馬路。剛到對街時，一個什麼人撞了他的膀子一下，那個表同鍊條就飛去了，在空中像一條銀色帶子，吭鐺一聲，掉在堅硬的石頭上。啊……啊——上千片機器的小片兒撒到人行道上，所有牠的小小肌肉，動脈管，神經，牠的小小的心——一堆捲繞着的鋼絲而已。

無望無助的，茫然無措的，被這事情的突然把他弄啞了，這老人木立不動的站在路旁。那時候，機器上有一個小片兒，好像是同其餘的離開了似的，頑皮的向馬路當中滾去。這就是上面有題字的那片發亮的表殼殼。他跟過去抓牠——想

把牠從無情的車輪下援救出來。他的手指剛剛挨上牠的時候，後面來了一陣粗大的聲音。

× × × × ×

「是誰？是誰？」

在人圈子外邊，一個小聽差向前面擠過去。可是他太矮了，旁邊的人，全都把頭向前伸着，看他們把那個屍身抬到警察汽車裏去。人羣立刻就散了，只剩下兩個警察在發生過意外的馬路上撒着木屑。

車子裏面有兩個看守屍身的人。其中一個是親眼瞧見這回事情的。

「該死的老猶太，」他粗聲大氣的說。「這正是以表明『貪得無饜』給你的報應。」

「到現在手還捏得那麼緊，剝都剝不開。」另一人掀開那張絨毯，把那個老人緊緊握着的手露了出來。

他們兩人都俯下身子去察看銀片上的題字。但那是希伯萊文，兩人中一個也不認得，他們這才輕蔑的重把絨毯子蓋在了那個屍身。

Mr. Eustace 生于一九○三年，年紀還不到三十時，就成爲英國，加拿大，同美國很著名的小說家了。他這篇小說，使他得到很好的名譽，曾在"English Review" "Canadian Forum"同"American Hebrew"，發表過。在"English Review"上面，被Edwerd O'Brien所注意，使他成爲："The Best Short Stories of 1929" 最著名的三篇小說中之一篇。後來收集在"The English Review Book of Short Stories"中，本篇即由此譯出。

一九三四，三，二三，在北京



齋藤博素描

歷樵

廣田外交的趨向，側重聯美，由他特別識拔的駐美大使齋藤博，實在是一個可注意的日本外交人物。

齋藤博於一八八六年耶誕前夕，生於日本岐阜。他從繈褓時代，就和英語發生關係，因爲他的父親，是岐阜的一位英語教師。後來齋藤長大到入學的年齡，他的父親被任爲外務省的秘書，他們舉家便搬到東京去了。

齋藤父親的交游當中，有許多知名之士，侯爵大隈重信便是其中的一個，齋藤特別受了大隈的影響，相信日本不出幾年，一定要成功世界列强之一，他自幼的志向，便是要做外交家。在東京讀書的時候，齋藤進的是貴胄學校。後來又卒業於東京帝大，卒業之後，立時便被派到美國去。因爲在美國有十多年的經驗，所以他儼然成功了日本外交界裏的一個美國通。一九一一年他被派充任華盛頓日大使館的譯員，後來擢升到第三席秘書，直到一九一七年方才離美。齋藤因爲管情報的事務，日日常和新聞記者接觸，尤其在大戰期中爲甚。他爲人謙和可靠，又善於詼諧，所以很得到一班新聞記者的歡迎。當時齋藤時常赴海軍次長佛蘭克林・羅斯福（即現任美總統）家的茶會，後來兩人在紐約的時候，也不斷有社交的接觸。

一九一八年，齋藤三十有二歲，他請假回國完婚，他的夫人是日本著名醫士長與男爵的女公子。以後三年當中，齋藤調任倫敦日大使館的秘書，大半的時間出席於戰後的各種會議，漸漸成了日本裁軍問題的專家。

齋藤是很有膽略的，他不怕打破先例。當昭和做日本皇太子去倫敦報聘的時候，有一位駐倫敦的美國記者，請齋藤介紹，想訪問日太子一次。齋藤當時答覆，說這件事恐怕辦不到。但是他到樸茨茅斯以後，又打一個電話給那位美記者，請他在清晨日太子軍艦到達，沒有和英太子歲爾士親王見面的時候，來嘗試一次，他可以從中設法。這件事因齋藤的神力，居然做成功了，太子並且破例地和美國記者握手。

一九二一年，齋藤又回到美國，任西雅圖領事，他好像返回了第二故鄉似的。不久他又奉調出席華府會議，辦理山東問題交涉。會後又返回西雅圖。一九二三年東京橫濱大地震，他奉緊急命令返國，辦理急賑事務。不久齋藤升任駐紐約總領事，在這裏他得到了一個施展抱負的好機會。他和美國商界領袖人物往來，很爲活動，時常有人請他演講關於日本的問題。

一九二八年他被調回外務省，任情報局局長，但是任事未久，於次年又奉派出席倫敦海軍會議。此後歷任倫敦大使館參議，日內瓦裁軍會議日本代表，駐美日代辦，最後任荷蘭公使。在廣田任外相之後，高唱協和外交，就特別拔擢他，充任駐美日大使。在現今海軍問題占重要地位的時候，廣田特地挑選一個熟讀海軍問題的美國通，任此要職，實在具有十二分意義的了。

齋藤爲人很機警，而且口才極好，能說美國土語。他在外貌上，也極力模做美國人，燙着鬈髮，留上一撮濃濃的黑鬚。穿的衣服也是美國式。一切的一切，充分表現出是一個日本代表式的外交家。

原文献残缺